
●行政院新聞局
●局版台號字第 7579 號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一月創刊
第 8 期·[季刊]
MIRAGE
幻象
千里追踪 尋找倪匡
最新力作
轉世暗號
STAR TREK 第三代影集

●行政院新聞局
●局版台號字第 7579 號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一月創刊

第 8 期·[季刊]

MIRAGE

幻象

千里追踪　尋找倪匡

最新力作　轉世暗號

STAR TREK 第三代影集

倪匡　最新力作　轉世暗號　幻象　【第八期】

編者的話

【文】張之傑

接下《幻象》的輪值主編，不知不覺已將近一年。這一年，世事不知經過多少變化，文壇也不知經過多少滄桑；唯獨科幻，似乎仍然是一片死水，沒有任何突破。

筆者最近赴北京洽公，和大陸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的一位先生談到科普、科幻刊物。他表示，八十年代初曾經風行過一陣子，現在則乏人問津。談到台灣的科學月刊如在大陸發行可發行多少份時，他說：「頂多三千。」我有點不相信，他進一步補充道：「我們辦的那份刊物（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的機關刊物）才發行兩千份。」十一億人口的大國，只有兩、三千個科普讀者，我除了搖頭，實在無話可說。

筆者到了杭州，就近打電話給上海的幾位科幻作家，大家都表示，因爲讀者太少，很多作家已擱筆不寫了。在西湖畔舉行的第五屆合作出版洽談會上，筆者尋遍書展場，也找不到一本科幻小說！科幻之不受重視，不能不令人浩嘆！

在杭州和北京的書攤上，盡是些半黑半黃的讀物。瓊瑤的言情小說和金庸、古龍的武俠小說，更是不可或缺的搶手貨。和書展場的情形一樣，書攤上也沒看到過一本科幻小說！

海峽兩岸儘管意識形態歧異，但閱讀習性卻有志一同。台灣只有一份科幻刊物（本刊），大陸也只有一份科幻刊物（《科幻世界》）。在爲數可憐的讀者的支撐下，海峽兩岸的兩份科幻刊物，遂成爲維繫科幻命脈的孤臣孽子。在言情、武俠和一些雜七雜八讀物的夾殺下，兩份科幻刊物的處境實在不樂觀。

然而，孤臣孽子的可貴處，就在其對目標的篤定及對信仰的堅持。我們堅信，一旦中國發展得有如歐、美、日本，科幻就會取代武俠，而成爲大衆所最喜愛的通俗讀物。展望未來，這一天必將降臨神州大地。

作爲台灣唯一的科幻刊物，我們必將寫入史册。在未來的中國科幻史上，《幻象》將是耀眼的兩個字眼。✲



第8期·目錄

▼1 編者的話 ……〔文〕張之傑

〔科幻漫談〕4▼5 生命、心靈與科幻小說 ……〔文〕周成功

8▼14 同樣的「點子」，不同的「樣子」 ……〔文〕黃海

〔科幻影話〕15▼25 銀河前哨深太空九號——九〇年代星劇的世代交替 ……〔文〕葉李華

〔科學報導〕26▼30 空中幻景——海市蜃樓 ……〔文〕劉昭民

32▼36 立足小分子，縱情大宇宙——記大陸「中國UFO研究會」盛事 ……〔文〕呂應鐘

〔大陸科幻美術作品〕▼31 乘鶴 ……〔圖〕向際純

▼37 SF吉祥鳥 ……〔圖〕向際純

〔科幻小說〕38▼39 眼中塵 ……〔文〕劉衛華

40▼47 維納斯的憂鬱 ……〔文〕方以庸

48▼65 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 ……〔文〕李逆熵

〔科幻接力小說〕66▼82 第五向度〔第七章〕 ……〔文〕楊麗玲

〔詩話〕84▼87 科幻詩初探 ……〔文〕辛鬱

〔科幻界〕88▼89 跨海的新橋——介紹「呂應鐘科幻文藝獎」 ……〔文〕編輯部

90▼91 爲「呂應鐘科幻獎」進一言 ……〔文〕張之傑

92▼94 「灰姑娘」在佛洛依德堡——追記一九九二年世界科幻年會 ……〔文〕譚楷

〔幽默小說〕96▼103 恨女人的人 ……〔文〕詹姆斯·耿恩·〔譯〕醒石

104▼111 玩偶之家 ……〔文〕詹姆斯·耿恩·〔譯〕醒石

〔科幻漫畫〕112▼127 啓示錄〈第二章〉 ……〔漫畫〕陳能明

128▼138 宇宙紀事館 ……〔漫畫〕溫啓斌

▼139 漫畫評·其實，漫畫是很「科幻」的 ……〔文〕鄭興國

〔人物顯影〕142▼145 尋找倪匡 ……〔文〕葉李華

〔長篇小說〕146▼224 轉世暗號 ……〔文〕倪匡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誌字第 7579 號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一月創刊



第8期·[季刊]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八月　春夏季合刊

●局版台誌字第 7579 號

●創辦人：張系國

●發行人：張敏敏

●總經理：葉步榮

●輪值主編：張之傑

●策畫顧問：高信疆

●編輯委員：平路、周浩正、范盛泓、張大春、黃海、葉言都、葉李華、鄭文豪、許順鏜

●編輯顧問：王溎、王建元、王溢嘉、沈君山、李昂、呂應鐘、苦苓、林崇漢、倪匡、許倬雲、袁瓊瓊、袁旂、陳漢平、陳亭安、張之傑、葉永烈、詹宏志、賴金男（依姓名筆劃序）

●美術構成：王幼嘉工作室

●出版者：幻象雜誌社
知識系統出版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厦門街 113 巷 17 之 1 號 2 樓

●電話：(02)365-7577(02)368-6790

●傳眞：(02)368-3001

●郵撥：1289064-6 張敏敏帳戶

●印刷所：長紅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電話：(02)943-1159

●全省總經銷：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地址：台北縣汐止鎭大同路一段 367 號 3 F

●電話：(02)642-2629

●國內訂購(含郵資)

●一年(4 期)500 元

●零售：每册 150 元

【科幻漫談①】

生命、心靈與科幻小說

[文] 周成功

生命在宇宙中的出現本來就是一項「奇蹟」，而它在地球上有限的時空中繁衍出「人」這樣的生物，可稱得上是奇蹟中的奇蹟了！

人在生物界的獨特之處全在於他的神經組織，由於有了這套複雜的神經組織，使得人具備了使用工具、發展語言及產生自我意識等等獨特的能力。接下來的問題是，爲什麼這種高層次的組織功能可以在地球演化史的「最後一天」突然呈現？我們當然可以認爲，演化過程的本身就充滿了意外的驚喜，我們永遠不能預期哪一種演化速度或方向才是合理的。但是人所具備的諸多能力又實在過於驚人，因此二種遐思不免一再重複地出現在人的歷史中。最長久的說法是，宇宙中有一位「神」，祂給了人這種能力。肉體與靈魂的二分法實際上掌握了東西方宗教的精華，所不同的是，在西方宗教中每一個「靈魂」都是獨一無二的，但在東方，因爲有輪迴的觀念，因此「靈魂」存在的數目應該是有限的。

科學家對這種無法驗證的靈魂之說一般說來不是嗤之以鼻，就是「存而不論」。但是面對「我是誰」這樣的大問題，又有幾個人能真的完全不動心地將它棄之一旁？最近有二位科學家就分別從不同的角度談了一些「人的起源」與「人的未來」的問題，這兩位科學家都是諾貝爾獎的得主，一位是神經生物學家伊克利斯(John Eccles)，而另一位則是理論物理學家戴松(Freeman Dyson)。

伊克利斯從人的腦部結構出發，他發現，從比較解剖學的觀點來看，人腦中負責語言部分的「語言中樞」，在其他哺乳動物身上是完全不存在的，而在如此短暫的時間裡演化出這麼巨大的一個無中生有的變化，對他來說是完全不可思議的一件事。因此，如果一定要解釋人類「語言中樞」的來源，他只有把它歸諸於「超自然」的作用了。在這裡伊克利斯很巧妙地閃避了所謂「超自然」是指來自外太空的生物呢，還是存在於另一個時空中的「神靈」？

戴松則從另外一個完全不同的角度來看人的未來。人有沒有未來當然要看宇宙的未來是開放還是封閉的。封閉的宇宙預期宇宙的崩潰，而沒有任何生命形式能在「熱死」的宇宙中存活；但如果宇宙是開放的，那人類未來遭逢的問題是「冷死」。但戴松經過一些計算之後認爲：「生命和智慧在溫度不斷下降，自由能不斷耗盡時，其知識與記憶的資源卻不斷累積；因此生命與智慧是有潛力能夠永恆存在！」戴松相信「心智」是永恆的，他認爲「心智」在這個星球上彈奏出美麗的樂章前等待了三十億年。對戴松來說，「心智」與「上帝」頗爲接近，而「上帝」可以是一種普世的靈魂或一堆精神體的集合。

伊克利斯或是戴松的想法，對熟悉科幻小說的人來說，其實並不陌生，像星際旅行中碰到「心智的力量」、史前外太空生物殘留的痕跡等等，都是科幻小說的素材；但是大多數科幻小說把這些「心靈」都處理成與我們對立的客體，而忘了其實我們自己就仍然可能是這些「心靈」現存的證物。當一些科學家在認真考慮「心靈」的問題，我們的科幻小說作者是不是也該到了急起直追，去進一步發揮你的想像力的時候了？ ✽

【作者簡介】周成功，台北陽明醫學院生化研究所教授。

【科幻漫談②】

同樣的「點子」，不同的「樣子」

〔文〕黃海

科幻作品裡面的「點子」，可說是全篇小說或電影中的靈魂支柱，抽離了它，整部作品便不存在。寫作科幻小說多年，常常會碰到令人洩氣的情況，自以爲是獨一無二的「點子」，有時會發現別人也「所見略同」，於是那種自我的成就感與創作的價值感，便大大的受了挫折與貶損；再加上台灣的科幻讀者一直是小衆局面，科幻作品在純文學創作者的眼光中又屬於旁門左道，很難進入文學的殿堂，這是後來我轉入少年兒童科幻的原因，希望能夠在比較重視幻想趣味的園地裡，達到藝術性與永恆性，爲科幻作品尋找到寄託之所。

同樣的「點子」被另一人有意的拿來再創作，在科幻世界裡大概要算「時間旅行」最普遍了，它最早應該歸功於一八九五年英國科幻大師威爾斯出版的《時光機器》中的「想像發明」，其後一直到今天將近一百年來，汗牛充棟的小說、電影不斷的借用時間旅行來舖陳故事，展開情節。但是只要作品是再創作，「基本道具」一樣，就不應該算抄襲。

最近爲了準備接受公共電視的訪問，談科幻小說在中國的早期發展，翻閱去年接到的大陸出版物，才發現我在一九七〇年寫的《來自一九七〇年的人》（發表在桑品載主編的《落花生》月刊）講冷凍人在五十年後復活之後，爸爸比兒子年輕的故事，而中國大陸的葉至善（科幻作家葉聖陶的兒子）早在一九五七年就由大陸的《中學生》雜誌連載了「所見略同」的冷凍人的故事，結局是二十二歲的弟弟抱住十歲的哥哥，那時這本雜誌台灣當然是看不到的。我是從《拾穗》雜誌介紹的科學報導觸發靈感：美國在一九六七年有一位貝德福教授，死後屍體被用攝氏零下一百九十八度的超低溫冷藏起來，希望將來更進步的醫學技術來到時，把他解凍再醫治復活；這是根據化學家艾丁格教授（R. C. W. Ettinger）所倡導而執行的理念。其後許多電影、電視影集或小說，也有不少以冷凍人復活的題材來加以發揮的。有一部由克里夫羅勃遜主演的影集就是講他被冰山活埋多少年後，被發現救活，也是爸爸比兒子年輕的故事。科幻點子越來越像是一種想像的邏輯文字遊戲，很難具有藝術性和文學作品的永恆價值。

一九七六年八月間我在《中央日報》副刊發表了一篇科幻小說《銀河迷航記》，很受注意，因爲《中央日報》一直不曾刊載過科幻小說。當時我是結合了兩個「科幻點子」構成這篇小說——利用複製人體的技術作爲自己死後的備用替身，再設法輸入自己原來的思想性格，使自己死後能「再生」。自信這樣的構想絕對是出奇的創見，發表就等於是經過「專利註冊」，我也絕對不相信自己的作品會傳播到國外去被人利用；後來在電視或電影中也發現有相同的構想，他們不可能取自於我的構想，卻一定是有了相同的創見。有一種說法是：大自然的秘密有如一個大拼圖，如果沒有愛因斯坦發明「相對論」，也會有別的科學家「發現」，找到那塊「拼圖」。在海洋學院執教的方新疇教授是個科幻迷，也說：讀者們對科幻小說讀得越多，就會發現「所見略同」的作品很多，科幻作家摩里甚至寫了《預知者》短篇小說，說到有一位作家每次要寫的點子都被另一位作家搶先了，最後準備去殺他，連這一點也被猜到了。我想這種「設計雷同」的情況在推理小說界也有同樣的危機，日本出版的一本彙集推理小說「點子」的書，就談到推理的「點子」似乎已到了「窮盡」的地步。科幻小說與推理小說本來就是同胞兄弟，愛倫坡是兩者之父，我早期也寫過幾篇推理小說，有一篇講「密室殺人」的，還在《台灣日報》創刊（一九六五年光復節）時就開始連載。但後來我沒有再往推理小說發展，因爲它距離文學又更加遙遠了。✻

【作者簡介】黃海，台灣著名科幻作家，現任職於聯合報。

【怪機奇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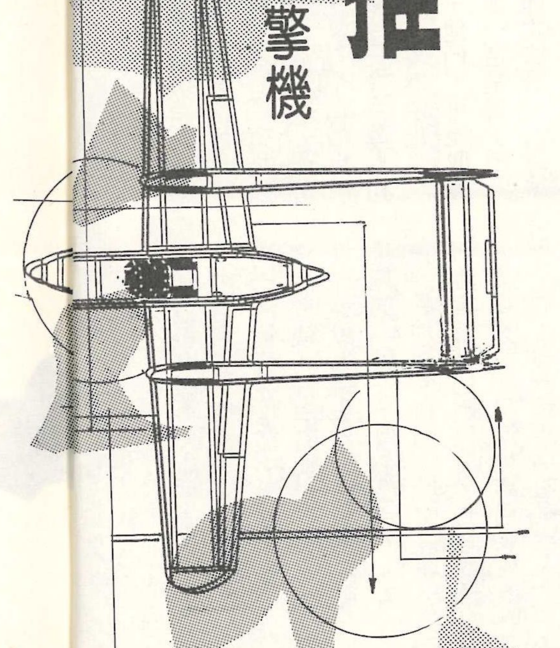
前拉後推

佛克公司的中線前後雙引擎機

【文】葉言都

乍看(圖一)中這架飛機，很難發現它有什麼怪異之處，足以列身怪機奇談，只能大略推測得出，它必然是不晚於二次大戰的產物；由機身的迷彩看，它是軍用機，X-4的字樣顯示它是一架實驗中的原型機，除此之外，它究竟怪在哪裡？

答案的重點是在機身「4」字標誌上下的兩小片陰影，原來這是一具轉動中的螺旋槳！換句話說，這是架雙引擎飛機，但兩具引擎裝置的位置非常特別——不像一般把兩具引擎分置左右機翼之上的作法，這架飛機除了機首有一具引擎外，另一具引擎竟裝在駕駛艙後面，螺旋槳也向後伸出，於是發動起來時，便成為前面有力量拉，後面也有力量推，確屬空中奇景。



把這架怪東西弄上天的是一群荷蘭人，隸屬佛克(Fokker)飛機公司，以該公司的首席設計師畢靈 (Ir M. Beeling)為首。其實機身中線前後縱列式的雙引擎飛機，是一個早已有之的概念，因為單引擎飛機的缺點在飛機發明後不久就告呈現：它只靠唯一的引擎運作，萬一這一具出點毛病，就要出事。為了增加推力，更為了安全，雙引擎是不可避免的趨勢，可是兩具引擎要怎樣裝置呢？

大部分飛機設計師都選擇左右機翼來擺兩具引擎，但也有少數例外，這些人認為，雙引擎飛機的兩具引擎擺在機身中線，駕駛員的前後各一，有下列優點：

一、兩具引擎之間的扭矩和兩具螺旋槳之間的陀螺效應耦連問題皆可獲解決。

二、飛行員向左右兩方的視線不會被機翼上的引擎擋住。

三、作為軍用機，可以使飛行員的前後各有一具引擎作為裝甲保護，尤其是後方，對防護大有助益。

四、機翼平整無物，正面也少一個螺旋槳轉動的面積，阻力因之降低，有益性能。

五、如果有一具引擎故障或被擊毀時，操控完全不受影響，不像引擎分置左右的飛機，有維持平衡的問題。

依照這種需求，早在一九一五年，佛克公司就試製過一種雙座的M 9式機，兩年以後，德國西門子公司 (Siemens-Schuckert)也推出單座的DDr-I三翼機，這兩型飛機都是中線前後雙引擎的設計；然而當時一次大戰方殷，二者均未能進一

《圖一》飛行中的D.XXIII，乍看倒沒有什麼奇怪的。

步研究改良成功而量產。一九三二年八月，俄國人謝尼雪夫(Victor Chernyshov)也研製成這種飛機，並飛上天空，蘇聯政府給它的編號是I-12，亦稱ANT-23。但不論如何，中線前後雙引擎的設計，有其一直無法解決的困難，也使這種飛機始終未能眞正發展成功。

然而荷蘭的佛克飛機公司卻始終認定，中線前後雙引擎飛機的困難都是可以克服的，而它前述的優點，必使它的前途無量，尤其是在軍用機上。於是他們將這種飛機的研發對象鎖定爲單座的戰鬥機，在一九三七年底，開始全力研究。更重要的是，佛克公司這次是全部自力研發，並沒有接到任何政府的計畫或訂單，由此可見佛克公司對這種飛機的信心。佛克公司的老闆安東尼·佛克(Anthony Fokker)甚至親自督陣，希望能早日完成這種飛機，推出上市。佛克很清楚那時歐洲情勢的緊張，使戰鬥機的市場大增；然而也由於各國的對立，使得飛機主要零件如引擎、螺旋槳等在選擇和訂購上將面臨困難。爲了跟時間賽跑，他把這型已編定型號爲D.XXIII戰鬥機的研發時間縮短，要求全力進行，於是佛克公司便爲這種怪飛機而大忙特忙起來。

既然飛行員座艙前後各有一具引擎，首先受到影響的就是尾部。爲了容納後引擎螺旋槳旋轉的空間，必須採取雙尾桁的設計，而且把它們的前端架在機翼上。又爲了起飛、降落時後螺旋槳不致碰到地面，特別裝置鼻輪而揚棄尾輪，因此D.XXIII在地面滑行時機身和地面是平行的，類似大型飛機和現代飛機，在當時堪稱戰鬥機中很特別的一種，也使機高達到3.8公尺。

佛克公司爲這種飛機找過好幾種引擎，最後因爲時間所限，原型機只得把有現貨的捷克的華特公司(Walter)天箭座I-SR型(Sagitta I-SR)氣冷式引擎用上，結果從此出發，設計出的原型機諸元爲：

＊最高速率 525公里／時(高度4,100公尺時)
＊巡航速率390公里／時(高度4,100公尺時)
＊爬升至1,000公尺，1.35分；至3,000公尺，3.9分；至5,000公尺，6.8分；至7,000公尺，11.6分
＊最大升限9,000公尺
＊飛行距離840公里(242公里／時，高度4,100公尺)

＊空重2,180公斤
＊總重2,950公斤，含武裝、彈藥220公斤，燃料290公斤
＊翼展11.5公尺，全長10.2公尺，總高3.8公尺
＊翼面積18.5 平方公尺
＊武裝：7.9公釐機槍二梃位於機首左右，13.2公釐機槍二梃，位於翼上尾桁頭

佛克公司把製造時間儘量壓縮的結果，使許多零件都無法從頭設計，而必須採用現成製品或替代品。最後原型機的機翼是用木頭做的，並非原設計的全金屬製，就連駕駛艙也是以佛克D.XXI型的現成品先裝上去再說。又爲了參加即將來臨的航空展覽，佛克公司另外做了一具和實物一樣尺寸的模型，以便趕上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的展覽，早做促銷。

到一九三九年四月，D.XXIII已經用加重至眞機狀況的模型做拖曳測試，結果情況良好，尤其高架的鼻輪令人滿意，並無原來擔心的不穩甚至折斷等意外。五月三十日，原型機正式完成，由佛克公司的試飛員桑德曼(Gerben Sonderman)試飛。到了正式試飛時，情況頓然改觀，中



《圖二》停在地面的D.XXIII。

線前後雙引擎設計上的問題終告出現：

首先是後引擎的散熱問題難以克服。兩具引擎一旦發動，在跑道上加速滑行準備起飛時，後引擎的溫度就升到攝氏320度，這使得試飛員根本不敢把它加到全速做測試。升上天空後，試飛員以4,000公尺高度做巡航試驗，結果後引擎的溫度始終在紅線的警告區，遑論全速。事後分析，後引擎過熱，主因在於飛機是向前飛的，引擎既然是氣冷式，又深埋機身之中，氣流不足，所以廢熱才沒有辦法散發。把氣冷式引擎改為水冷式會有一些幫助，但怎樣設計風管，使後引擎能充分被風吹到以散熱才是當務之急。更糟的是，這時德國納粹侵略大盛，捷克竟遭德國併吞，引擎製造者華特公司也和佛克公司失掉聯絡，佛克的人員不得不一切自行設法，雖然他們努力不輟，可是後引擎問題始終沒有得到根本的解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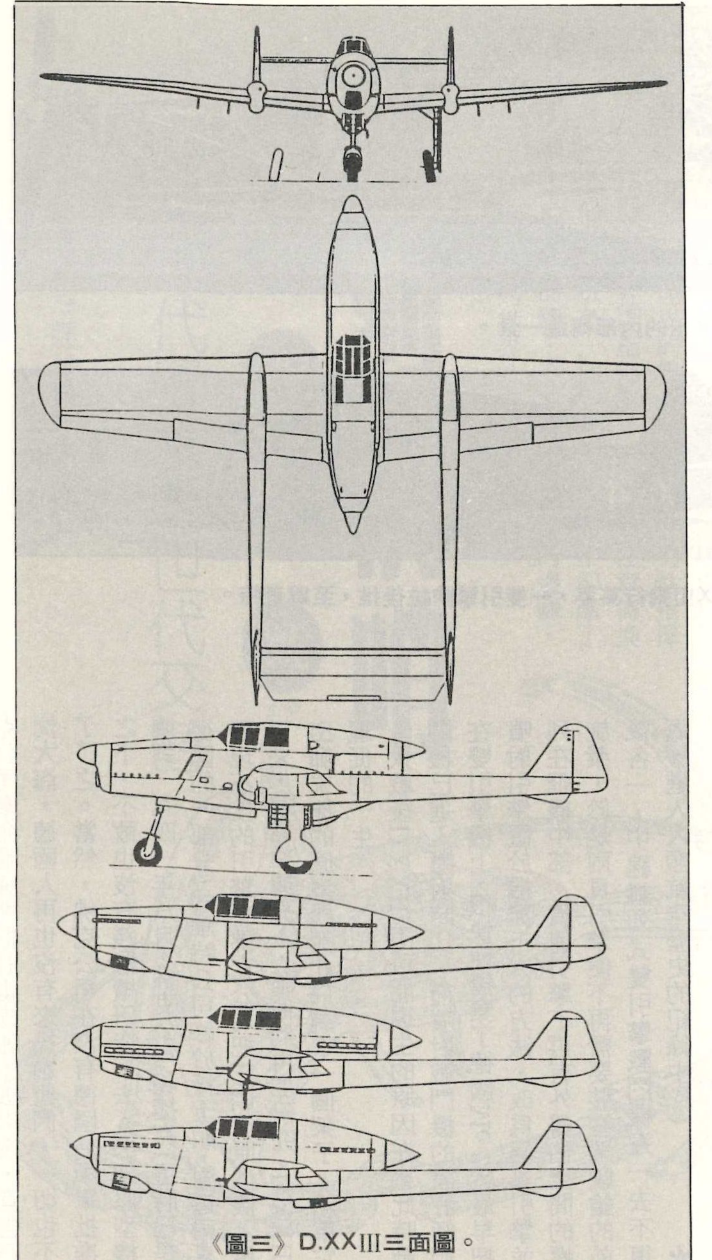
第二個大問題是飛行員的緊急逃生。一旦必須棄機逃生，而螺旋槳仍在轉動時，飛行員非避開螺旋槳不可。傳統單引擎，螺旋槳在機首的飛機，這根本不成問題，然而D.XXIII因為有個後引擎就麻煩大了。如果飛行員棄機時後螺旋槳未停，飛機也仍向前進，那麼飛行員落下時很有可能碰上轉動的槳葉而身首異處。在彈射逃生設備才初現微光的當時，佛克公司的解決之道是在駕駛艙頂端裝個欄杆，而飛行員要跳傘時，就得爬出駕駛艙後抓住欄杆，走到機翼上才跳下去，以避開後螺旋槳。這種安排可謂克難已極，居然也能被桑德曼試飛員接受。

就在大戰將臨的陰影下，佛克公司的試飛持續進行，可是不論他們怎樣努力，德國人終究大舉入侵荷蘭了。在德軍開始攻打荷蘭的時候，D.XXIII的試飛做過十一次，這架奇特的飛機總共飛行了四小時。桑德曼雖然每次都飛，但由於華特公司的引擎品質問題接連不斷，除去過熱外又添了轉速不穩、排煙過濃等狀況，使得全速前進、爬升到極限以及各種特技飛行等等試驗都沒辦法做，只有佛克公司自製的部分情況良好，除引擎之外的品質都還不錯，這也就是德國人插手接管D.XXIII之前最後的狀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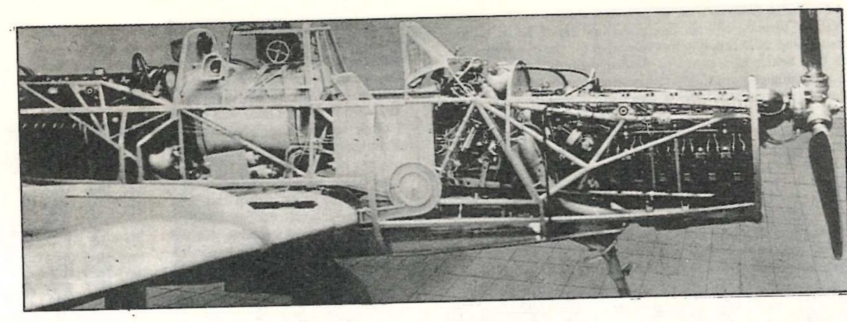
一九四〇年五月，在德國空軍的轟炸中，D.XXIII的原型機被炸彈碎片所傷，但不太嚴重，修復不難。那年八月，德國佔領軍發現了佛克公司的計畫，勒令將D.XXIII的一切資料交出。德國人研究一陣子後，一度也顯示對這種奇特的飛機有

興趣，並要求佛克公司將原型機在三星期內修復至可以飛行的程度。佛克公司人在矮簷下，不得不低頭，只得擬妥一份計畫，準備做下一階段三小時的測試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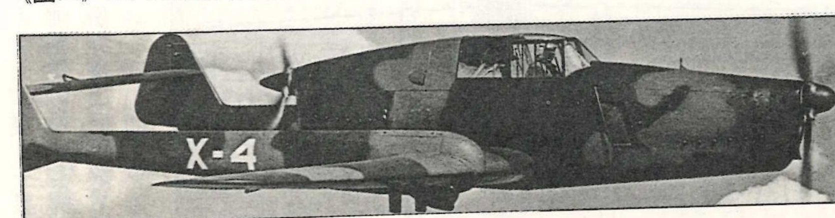
誰知當時戰爭激烈，德國人自己要做的事太多，包括研發他們自己設計的飛機在內，所以佛



《圖三》D.XXIII三面圖。



《圖四》D.XXIII的內部構造一景。



《圖五》D.XXIII飛行英姿，一雙引擎前拉後推，至為奇特。

克公司奉命唯謹地把計畫提報出去以後，竟告石沈大海，德國人再也沒有來找過他們，一切也不了了之。當然，佛克公司在沒有德國佔領軍批准之下，不敢也沒有錢繼續研究下去。那架原型機擱到一九四一年八月，佛克公司和捷克(這時已是德國的一部分)的華特公司終於接上頭，對這兩具表現不佳的引擎，佛克公司把它們從原型機上拆下來，運還給捷克人，請他們再加研究。D.XXIII出師未捷的原型機從此只剩下一個架子，結束它短促的一生。

大戰後D.XXIII不可能復生的原因在於此時戰鬥機已進入噴射時代，而噴射戰鬥機的設計師們在雙引擎機上，很快便揚棄了德國Me 262最早把噴射引擎置於機翼下方的方法，改為兩具引擎並列在飛機中部。噴射引擎不再有外露佔空間的螺旋槳，於是兩具引擎便不再需要裝在駕駛艙的前後各一，中線縱列式雙引擎戰鬥機遂一去不復返，進入人類航空歷史的紀錄中。✿

【作者簡介】葉言都，科幻作家，著有《海天龍戰》，由第一期起為本刊撰寫〔怪機奇談〕系列；現任職於中國時報。

銀河前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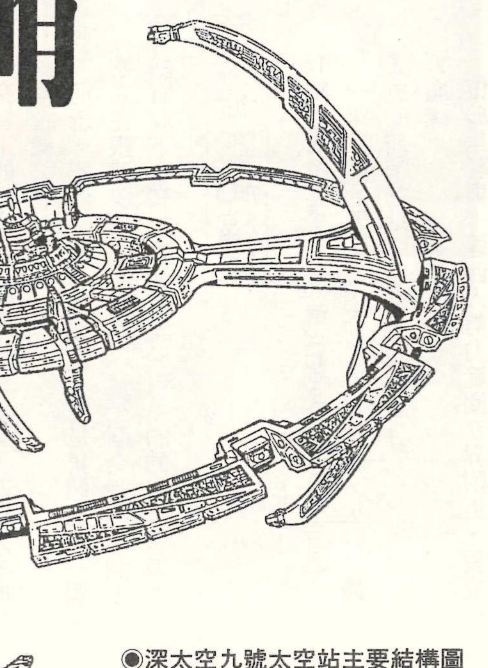
深太空九號

—九〇年代星劇的世代交替

【文】葉李華　【圖片提供】派拉蒙影片公司

編者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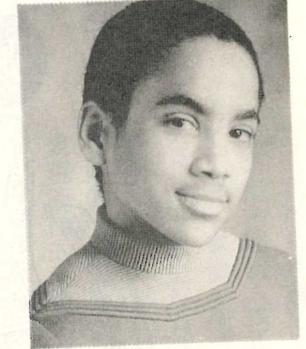
星曆46421，無垠太空的深處出現了一群怪異的組合：一位黑人男性指揮官、一位異星女性副指揮官、一位可以任意轉換外形的變形人，以及一個貌美如花、腹中卻藏了條怪蟲的共生生命體……他們群聚在銀河邊疆，為的是：探索新的世界，維護宇宙和平。



◉深太空九號太空站主要結構圖



◉指揮官希思科身負鎮守邊疆要職，又是個單親爸爸，責任重大。



◉希斯科獨生愛子傑克。

聽起來挺熟悉的？沒錯，他們正是寇克和皮卡艦長、史波克先生、DATA少校的接班人——美國科幻影集《星艦奇航記》(*Star Trek*)第三代的銀河英雄。

新年新禧，今年一開年，星劇便推出了第三代電視影集《銀河前哨》(*Star Trek: Deep Space Nine*)；衍生自《星艦奇航記》及其子影集《銀河飛龍》(*Star Trek:The Next Generation*)的《銀河前哨》，一月初在美國全國各地首映後，廣受好評，如《人物》周刊即盛讚它「青出於藍」，甚至勝過第一代和第二代。甫於前年歡度廿五周年慶的STAR TREK，四分之一多世紀以來繁衍出六部電影和兩部成功的子影集，確實印證了星劇這句名言：「生生不息，繁榮昌盛」！

不過，忠實的星艦迷們可能會大吃一驚——世代交替下的《銀河前哨》竟然甩掉了鼎鼎大名的星艦企業號!!

別急。雖然沒有了企業號，但是我們還有一個屹立在銀河邊疆的太空站以及一個奇妙的蛆洞！請看以下本刊編委葉李華發自美國的最新報導：

廿四紀檔案

1. 銀河前哨「深太空九號」(Deep Space Nine)：

一座巨型的環狀太空站，星際聯邦（星聯）最遙遠的前哨基地，番號爲DS9。

2. 座標：

位於星聯與卡達西人勢力範圍交界附近，獨立



◉Star Trek第三代銀河英雄。

行星波久星的領空中，鄰近一個有效距離七萬光年的人工蛆洞。

2.1 卡達西人(Cardassian)：星聯邊境的區域性強權，勢力與科技雖略遜於星聯與其他銀河帝國，但全國上下窮兵黷武，遂逐漸成爲星聯的新對頭。卡達西人全身皺摺密佈、青筋浮露，生性陰險狡獪，很可能是由爬蟲演化成的人形生命。他們雖與星聯訂有互不侵犯條約，暗地裡卻積極擴張，伺機而動……

2.2 波久星(Bajor)：位於星聯與卡達西邊境的獨立行星，一度曾淪爲卡達西人的次殖民地，如今正積極申請加入星聯。其人種與地球人類非常相近，惟鼻樑上隆起些許類似象鼻的波紋。波久星的文明起源頗具神話色彩，因而形成他們文化與信仰中濃厚的神秘主義傾向。因爲受到卡達西人經年的侵略與壓迫，波久星人紛紛揭竿而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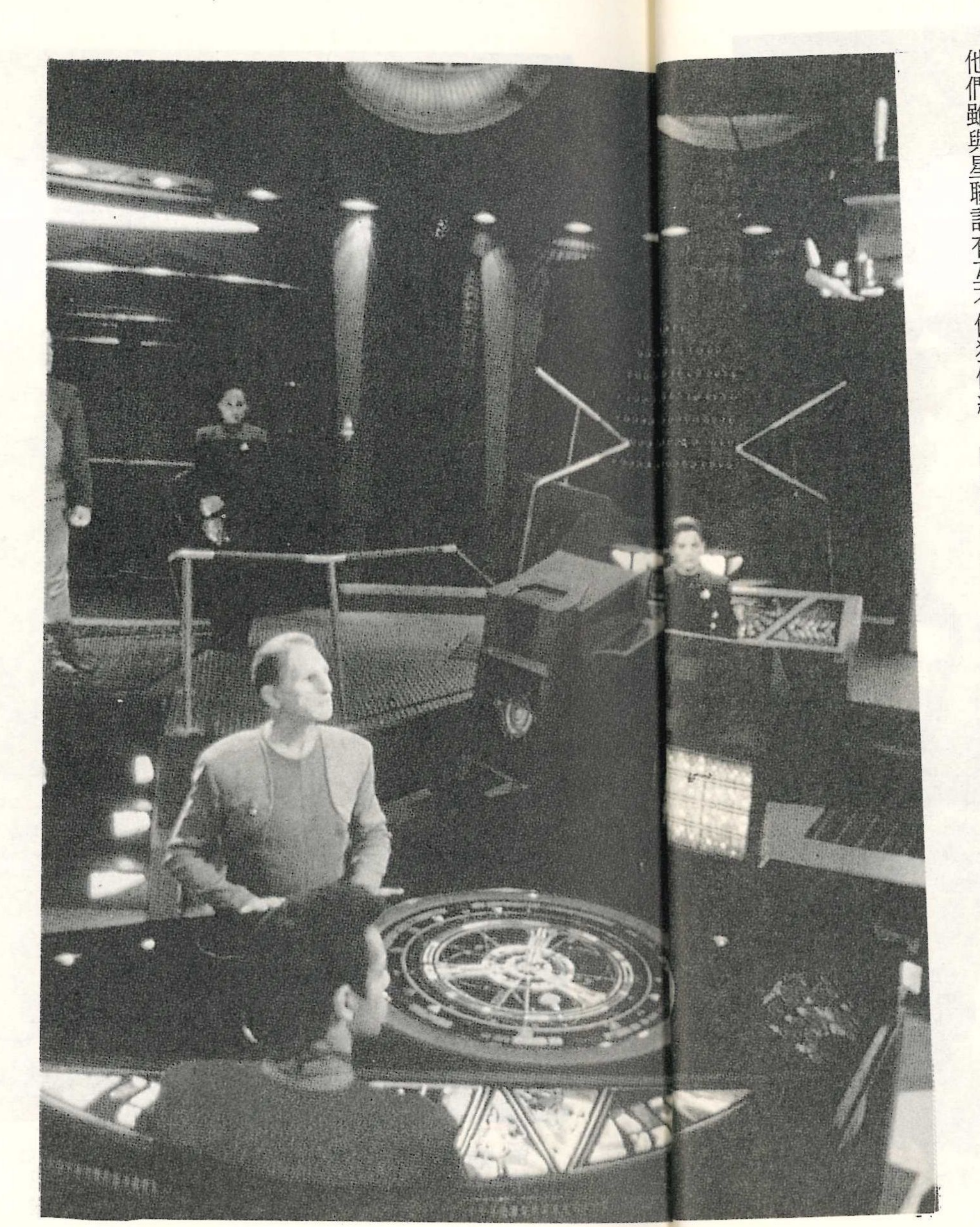
◉副指揮官琦拉；其鼻樑上隆起的波紋是波久人的特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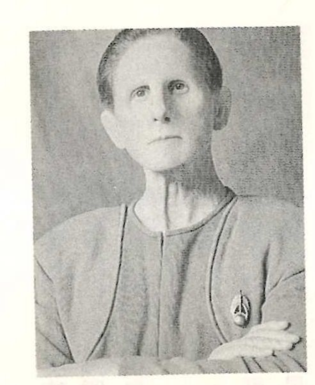
◉科學官達克思外觀十足是名人類美女，唯一的異相是臉側至頸側有許多斑點。

成立了許多地下組織與侵略者英勇奮戰。在卡達西人撤退之後，這些地下組織便合組了波久臨時政府，但是由於派系林立，各自爲政，故問題叢生而搖搖欲墜……

2.3 人工蛆洞(Wormhole)：位於波久星附近，內部時空結構極度扭曲，可在數秒內將任何物體轉送到七萬光年之外，是星際旅行與星際貿易的最佳捷徑。此人工蛆洞係由一種異質高等生命於萬年前所建，波久星的文明即爲此種異質生命播下，傳說中的波久「天廟」事實上就是這個蛆洞。蛆洞的發現者爲DS9太空站首任指揮官希思科。隨著蛆洞的發現，波久星遂成爲銀河航線的重要樞紐，地位日漸重要，爲波久星的復興帶來了無窮希望。



◉DS9控制中心一景。



◉眞貌不明的變形人——安全官歐多。

◉由新企業號調派至銀河前哨的「老將」機械官歐布萊恩。

3.歷史背景：

卡達西人花了六十年的時間，將波久星上的財富與天然資源搜掠一空之後，終於決定自波久星「光榮撤退」，只留下了這個滿目瘡痍的星球，和一座轉運礦石的太空站。新成立的波久臨時政府無力收拾這個大爛攤子，只好轉向星聯求助。有鑑於其戰略地位的重要性，星聯義無反顧地伸出了援手。於是，那座原已廢棄的太空站搖身一變，成了星聯最遙遠的戰略前哨—深太空九號。

4.年代：

廿四世紀。星曆46421，在新企業號第六年的巡弋期間，皮卡艦長率領企業號來到DS9太空站，親自爲首任指揮官希思科佈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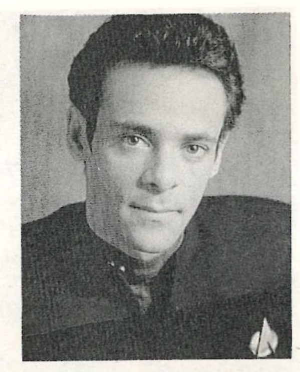
5.成員：

5.1 **指揮官希思科**(Benjamin Sisko)：地球美洲黑人，中年男性。頭腦冷靜，意志堅定，態度和藹，不怒而威。其妻珍妮佛於三年前在太空中遇難，獨子傑克(Jake Sisko)年紀尚幼，亦隨父親同住在太空站中。希思科鎮守在有若美國拓荒時期西部邊城的銀河前哨，統御著一群類似聯合國和平維持部隊和法國外籍兵團混合體的各星種英雄好漢，又要獨力撫育幼子，責任艱鉅可知。

5.2 **副指揮官琦拉**(Kira Nerys)：波久星女性。前波久地下反抗軍軍官，官拜少校，爲波久臨時政府派駐在DS9的聯絡官。外表冷豔，個性火爆(此爲波久女性共同特色)。她對卡達西人深惡痛絕，對星聯則始終抱持懷疑與保留的態度。(註：波久星之傳統，姓氏在前。)



◉有異於企業號的團結合作，DS9充滿了「內部矛盾」，指揮官希思科和副手琦拉即時起衝突。



◉醫官巴夏是太空站的「帥哥」。

5.3科學官達克思(Jadzia Dax)：曲爾族(Trill)共生生命——外形為廿八歲的人形美女，思想與意識則源自其腹內三百歲的蟲形生物。現今之人身為此「蟲」的第七位寄主。達克思累積了三百年的智慧，且融合七位寄主的人格經驗，故博學多聞，沈穩內斂，性格圓融，剛柔並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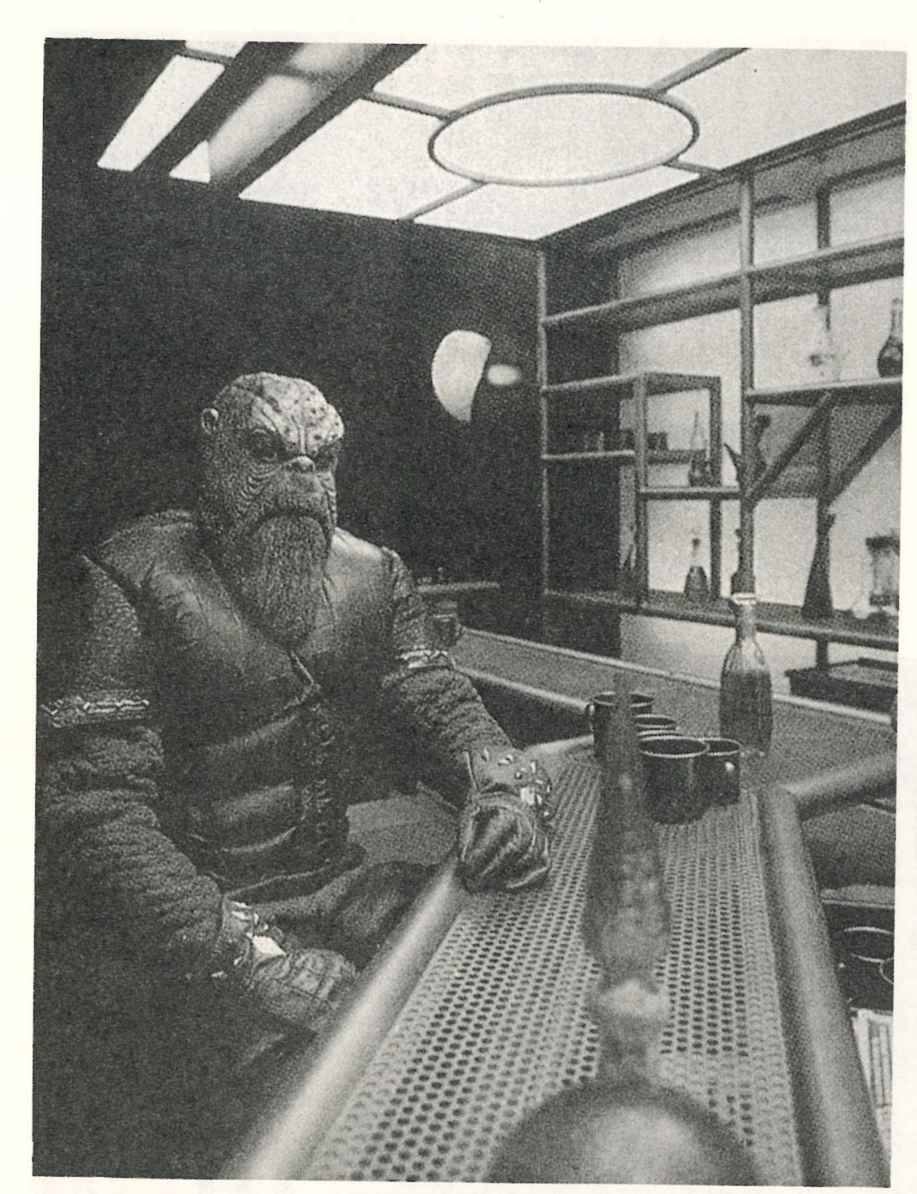
5.4安全官歐多(Odo)：身世不明的變形人(類似電影《魔鬼終結者II》中的液體金屬機器人)，平常則呈現倣似地球男性的形貌。歐多多年前出現在波久星外環，後歸化波久星，在卡達西殖民時期即擔任太空站的安全官。他大公無私，盡忠職守，人緣不佳，喜怒哀樂不形於色(因無法百分之百模擬人形)。由於具有銀河系獨一無二的變形本領，在執行任務時總是無往不利。

5.5機械官歐布萊恩(Miles O'Brien)：地球人，愛爾蘭裔白種男性。原服役於新企業號，為皮卡艦長的愛將，晉升後調派至DS9擔任機械官。其日裔妻子惠子與女兒亦隨之一同遷至太空站。惠子原為新企業號的園丁，在太空站中改任教師之職。

5.6醫官巴夏(Julian Bashir)：地球人，白種男性。剛以優異成績自星際艦隊醫學院畢業，專精「多物種」臨床醫學。性喜冒險，自動請纓來到此前哨基地。但因年紀尚輕又過分自信，故行動稍嫌衝動莽撞。雖然一心想當英雄，遇事卻易緊張害羞。

5.7奸商夸克(Quark)：福郎磯人(Ferangi)，男性。夸克是太空站俱樂部老板，生性貪婪好色，遊走法律邊緣。侄兒納各(Nog)則是一個早熟的問題少年。夸克家族與其他福郎磯人最大的不同，就是人人或多或少都還帶點喜感。

5.7.1太空站俱樂部：龍蛇雜處，三教九流各星人種齊聚一堂(類似電影《星際大戰》中的星際酒吧)。內設賭場、吧枱與「全像套房」(Holosuite)——功能一如新企業號上的「全像艙」(Holography Deck)，卻更進一步提供各種



◉各星人種齊聚一堂的太空站俱樂部酒吧。

◉福郎磯「奸商」夸克掌管太空站俱樂部。

「成人節目」。此俱樂部在卡達西殖民時期即已存在，星聯駐防太空站之後，希思科指揮官爲了鼓舞士氣，特別商請夸克家族留下來繼續經營。

6.預告：

在以後的《幻象》中，我們（希望有機會）將繼續介紹《銀河前哨》的精彩故事與各角色間的恩恩怨怨和愛恨情仇——如希思科與琦拉少校的衝突、與達克思（前世）的師生之誼、與皮卡艦長的殺妻之仇（！），歐多與夸克的齟齬，歐布萊恩與惠子的勃谿，傑克與納各的「兩小無猜」……還有巴夏對達克思的傾心，歐多對盧珊娜（新企業號心理輔導員黛安娜之母）的癡情，以及夸克對兩位女主角的垂涎……

7.回顧：

關於星劇的完整歷史，第一代、第二代電視影集與電影的內容，在《幻象》第一、二、三、六期中曾有詳細的報導與介紹。

【作者簡介】葉李華，刻在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攻讀物理博士學位，曾以〈戲〉獲得第六屆中國時報／張系國科幻小說獎首獎，著有科幻短篇小說集《時空遊戲》。

廿世紀檔案

1.銀河前哨：星劇第三世代，其前身爲《星艦奇航記》與《銀河飛龍》電視、電影劇集。

2.使命：逐漸接替並取代第二代星劇《銀河飛龍》電視影集。後者在一九九三年秋季將堂堂邁入第七播映季，卻已漸有強弩之末之勢。

3.開播日期：一九九三年一月初播出序集，目前已播完第一季影集。

4.製作群：同第二代星劇。（在星劇總舵手羅丹貝利過世之前即已開始籌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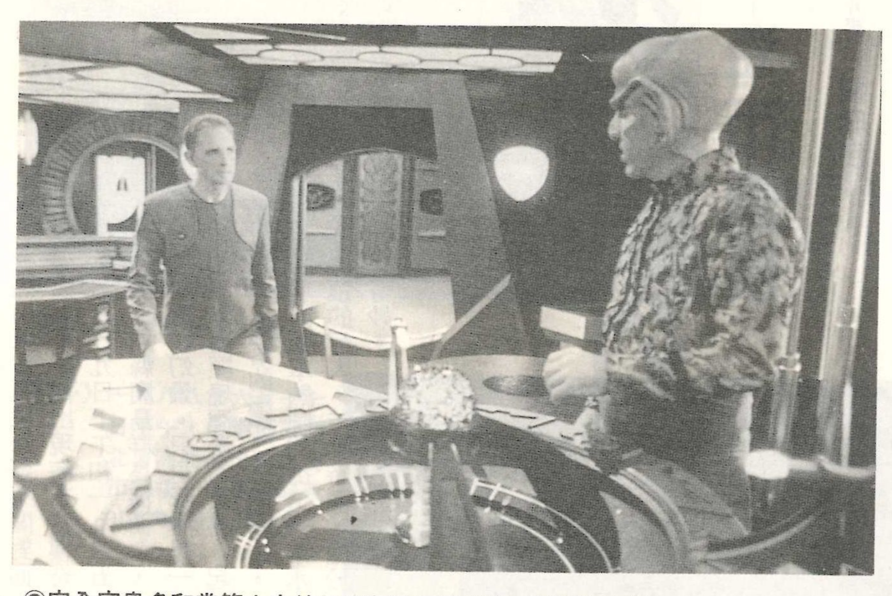
5.特色：舞台背景改爲靜態的太空站，不再是星艦的探險歷程。

6.意識形態：

6.1 **「挑戰與回應」的歷史哲學**：《銀河前哨》顛覆了以往星劇對未來世界過分理想化的描述。DS9基地可謂先天不足（改建自卡達西人廢棄的太空站），後天失調（成員忠誠度各異、向心力不夠、默契欠佳，經常出現內部矛盾）；既無天時地利，也談不上人和。而且由於太空站的地位與情況特殊，連星聯的「最高指導原則」都常在有意無意間被忽視或違背。然而這許多不完美的條件，卻正是「挑戰與回應」機制的必要課題。

6.2 **「邊陲理論」的應用**：刻意將太空站置於星聯的邊陲地帶，遠離星聯政府與星際艦隊的權力中心，以利發展嶄新風格、不落窠臼的精彩故事。

6.3 **原型的變通**：（易經繫辭下傳：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旅程」與「島嶼」原爲文學與戲劇的兩大原型，星劇過去太強調前者，漸感後繼無力，故從《銀河前哨》開始轉而經營後者。✱



◉安全官奧多和掌管太空站俱樂部的夸克總是「相看兩厭」。

【科學報導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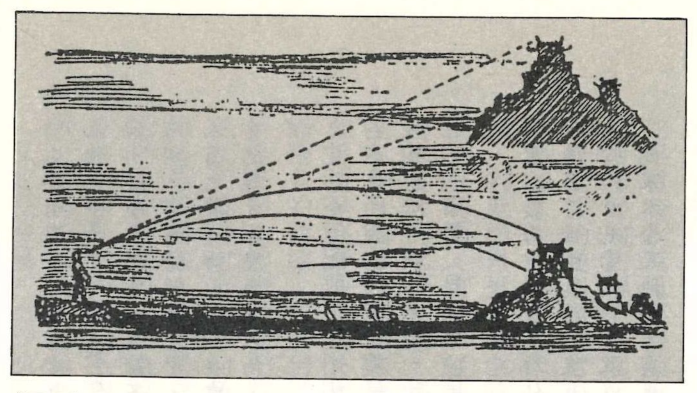
空中幻景
——海市蜃樓

【文／圖片提供】劉昭民

近年來，我國山東省蓬萊縣蓬萊閣對面的海面上，一再出現海市蜃樓奇景。例如一九八四年七月廿九日下午和一九八五年七月廿九日下午，在長島縣廟島群島海面上，出現了三次海市蜃樓的奇妙幻景。只見那本是一無所有的平靜海面上，忽而顯現瀰漫的雲霧，起伏的山巒、參差的樹木、錯落的樓閣，時隱時現，時大時小；有時還呈現出繁華熱鬧的街道、車水馬龍的車隊、熙熙攘攘的行人，時動時靜，處於不斷變幻之中，煞是奇妙。

一九八八年六月一日下午15時，蓬萊閣對面長山列島一帶的海面上，突然出現一條乳白色霧帶，橫貫整個海面，掩蓋了海上的島嶼，16時許，大小竹山島方向出現海市蜃樓，但見閃著亮光的霧帶變幻成兩個紫灰色島嶼，並向西緩慢移動，然後又變成兩個輪船狀島嶼，並出現一座大山，山上亭臺樓閣隱約可見。後來景像不斷地變幻，直到16時30分才消失。

一九八八年六月十七日下午14時20分至19時，蓬萊閣北方一百多里的遼闊海面上又出現了種種



《圖二》上現蜃景說明圖



《圖一》一九八八年六月十七日下午，山東蓬萊閣北方海面上出現之海市蜃樓——島嶼幻景（山東電視台孫玉平／攝）

海市蜃樓的景像，當時大陸各家電視台曾一再播出這些由電視台記者所錄影拍攝到的海市蜃樓奇景，引起不少人注意（見圖一）。

其實，這些蓬萊（古稱登州）海市在古代就已經很出名，宋代科學家沈括在《夢溪筆談》〈異事〉篇中描述說：

「登州海市，時有雲氣如宮室、台觀、城堞、人物、車馬、冠蓋，歷歷可見，謂之「海市」。或曰：蛟蜃之氣所爲。疑不然也。歐陽文公曾出使河朔，過高塘縣驛舍中，夜有鬼神自空過，車馬人畜之聲可辨……問去處，父老云：二十年前嘗晝過縣，亦歷歷見人物，土人謂之海市。」

沈括不但記述了登州和高塘縣的海市，而且還對古人所說的海市蜃樓是蛟龍之類的蜃吐氣而形成的說法，表示懷疑。此外，蘇東坡寫過一首著名的海市詩（見《東坡集》〈登州海市〉）：

東方雲海空復空，群仙出沒空明中；
蕩搖浮世生萬象，豈有貝闕藏珠宮。
心知所見皆幻影，敢以耳目煩神工；
歲寒水冷天地閉，爲我起蟄鞭魚龍。
（下略）

蘇東坡認爲他所見到的不是蜃氣，也不是貝闕，而是光線所成之幻影，並認爲蜃氣不能形成宮殿，這種看法是正確的。以現在的眼光來看，我國先民最初誤以爲海市蜃樓是蜃吐氣而形成的，到了宋代才被沈括和蘇東坡所否定，他們兩人對科學的發展是有貢獻的。

現在氣象學的研究認爲，海市蜃樓是一種特殊的天氣現象，它是在特殊的氣象條件下，光線在大氣中發生劇烈的反常折射，而產生的與實際景物十分逼眞的幻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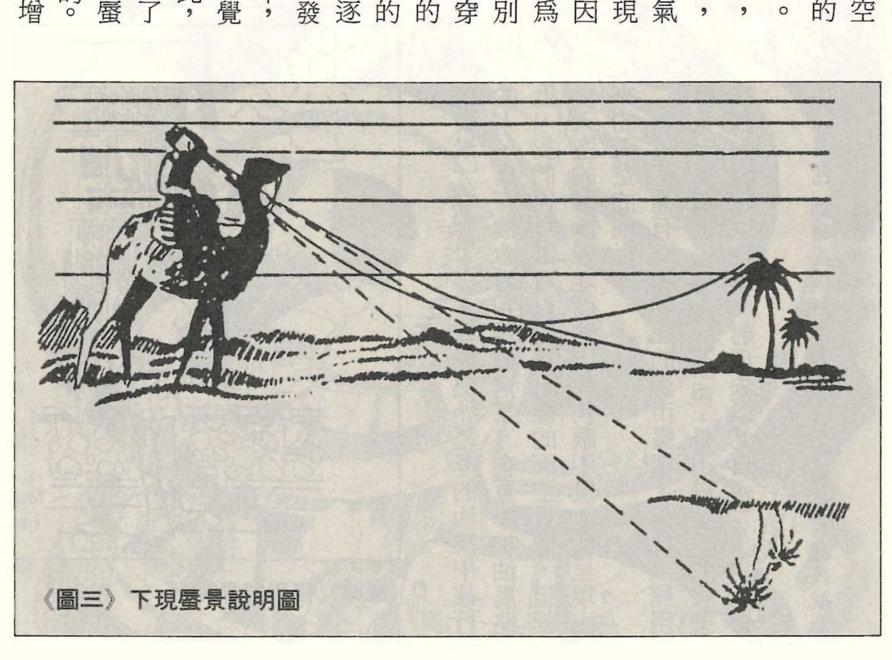
我們知道，光在同一密度的均勻介質內進行移動的時候，速度不變，以直線方向前進。但是，當光線傾斜地由這一介質進入另一密度不同的介質時，光的速度就會發生改變，進行的方向也發生屈折，這種現象稱爲折射。如果你將筷子傾斜地挿入盛水的碗中，可以看到筷子在水下的部分和它露在水上的部分好像折斷了似的，這是光線由密度較稀的介質（空氣）進入較密介質（水）所引起的折射現象。在發生折射的光線中，如果不折射而全部反射到水裡，就叫作全反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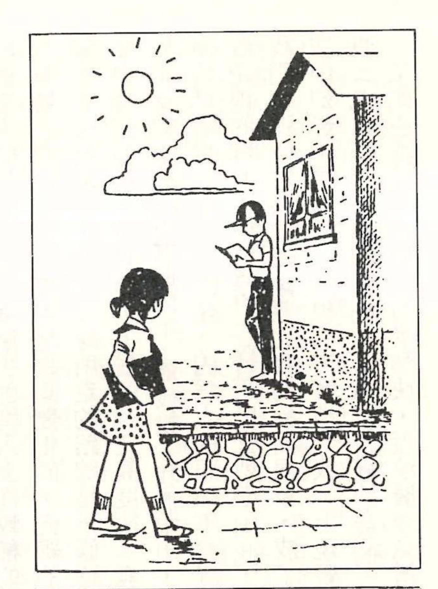
由於空氣本身並不是一個均勻的介質，在一般情況下，它的密度是隨高度的增加而遞減的，高度越高，密度越小。當光線穿過空氣層時，總會引起一些折射，但這種折射現象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已經習慣了，所以不覺得有什麼異樣。但是，

當空氣溫度在垂直方向分佈反常時，便會引起空氣密度垂直變化反常，而發生與通常情況不同的折射和全反射，從而引起海市蜃樓現象的發生。

例如在夏季，海洋或水面上，由於水的蒸發，近水層空氣較上層空氣爲冷，尤其是在海洋上，如果有冷水流流經海面時，接近海面的低層空氣受冷水面的影響，溫度比上層空氣低，於是出現下冷上暖的逆溫層反常現象。下層空氣本來就因氣壓較高而密度較大，再加上氣溫又較上層爲低，密度顯得更大，這時空氣層上稀下密的差別便十分明顯。這樣，從前方物體來的光線，先穿越密度大的低層大氣，逐漸折射進入上面較稀的空氣層。由於空氣的密度是逐漸變化的，光線的偏折也是逐漸變化的。光線所走的路線是一條逐漸彎曲的曲線，並且到了上層的一定高度後又發生全反射，然後再彎曲向下，最後投入我們眼中，使我們看到前方物體的像。因爲人的眼睛不會覺得光線的彎曲，而總覺得光線是直線前進，因此，我們實際所看到的映像要比實物抬高很多，成了空中幻影，這叫作「上現海市蜃樓」或「上現蜃景」（見圖二），我國登州的海市便是這樣形成的。

又如在沙漠，由於沙石受熱快，近沙層空氣增


《圖三》下現蜃景說明圖





《圖四》側現蜃景

溫快，使下熱上冷的空氣溫度垂直差異顯著，並導致下層空氣密度反而比上層小的反常現象。在這種情況之下，如果遠方有一棵樹或其他物體，並靠近潮濕的地方，這時樹梢或其他物體頂端傾斜向下投射的光線，因爲是由密度大的空氣進入密度小的空氣層，就發生折射。折射光線到了貼近地面熱而稀的空氣層時，就發生全反射。於是光線又由近沙面密度小的氣層反射回到上層較密的空氣中來，這樣，經過一條向下凹陷的彎曲的光線，就把樹或物體的影像映入人眼，並且是這個物體的倒影，通常稱爲「下現海市蜃樓」或「下現蜃景」（見圖三）。在酷熱、乾旱的沙漠中旅行的人，常有機會看到這種情景。在夏季柏油馬路上，我們也常常可以看到水樣的天空景像，這就是天空的影像經地面映入我們眼中後，所呈現出來的天空的倒影。

此外，還有一種側面的海市蜃樓，稱爲「側現蜃景」。這種海市蜃樓的出現，是由於豎立的牆壁被陽光曬熱以後的反射現象（見圖四）。✱

【作者簡介】劉昭民，科學史家，現任職於台灣民航局氣象台。

【大陸科幻美術作品❶】

乘鶴

〔圖〕向際純

【作者簡介】向際純，大陸美術家，現爲四川成都出版的《科幻世界》雜誌美編。

【科學報導❷】

立足小分子 縱情大宇宙

——記大陸「中國UFO研究會」盛事

【文／圖片提供】呂應鐘

零、前述

科幻小說 是唯一能讓人類遨遊浩瀚宇宙、縱情時空的作品。

而飛碟卻是科幻小說中最典型的題材、最熟悉的主角。

經典科幻小說及電影作品如《二〇〇一太空漫遊》、《基地三部曲》、《第三類接觸》、《星艦奇航記》等，莫不均和飛碟、外星人有關。

筆者從一九七四年翻譯《不明飛行物》（希代出版）迄今，孜孜研究「飛碟學」（Ufology），卻始終有股難言、常令我窒息、龍困淺灘的感覺，深深感到這和台灣科學界心胸狹窄，不能容納不同意見有關。

但是，四年來接觸大陸UFO研究學界，使我的感受更加濃烈，也使我的內心矛盾更為升高。

在政治上是海峽分隔、互相對立，但在科學研究上甚至UFO研究上，我是急望密切合作，成就全球未有的UFO研究大業，因為我深切相信：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研究UFO的世紀！

◉北京UFO研究會刊以《幽浮》為名，此為呂應鐘先生首譯。會刊上「幽浮」二字乃中央工藝美術學院李燕副教授所書，具有史前岩繪風格；李燕先生為大陸國畫大師李若禪之子，中國周易研究會理事。

壹、歷史脚步

大陸的UFO風潮要從一九七八年說起。是年十一月《人民日報》刊出沈恆炎的〈UFO──一個不解的世界之謎〉，隨即激起大陸學界熱烈的討論。

次年九月二十日，武漢大學空間物理系（太空物理系）成立「中國UFO愛好者聯絡處」，成員七十多人，分布全國二十三個省市自治區，積極進行UFO學術研究與現象調查。

一九八〇年五月，經武漢市科協批准，聯絡處改名為「中國UFO研究協會」，一九八一年二月在武漢大學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選出首屆理事會，共十一人，理事長為查樂平先生（現在美國匹茲堡大學物理與天文學系任教）。當時全國會員近五百人。

一九八〇年五月同時在重慶外語學院成立「中國UFO研究會資料翻譯小組」。

一九八三年八月該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來自二十五個省市自治區的八十多名代表，選出四十七人組成第二屆理事會，並將協會更名為「中國UFO研究會」。會上選出廣州暨南大學物理系梁榮麟教授為理事長，會址也由武漢遷往廣州。

一九八四年二月昆明電影製片廠和雲南UFO研究分會聯合攝製《飛碟在中國》影片，對普及UFO研究知識起了很大作用。

一九八六年八月全國第三次代表大會在吉林省長春市召開，全國二十三個地區八十名代表共同選出理事會，推選孫式立為理事長，且確立「學術研究」為該會中心工作的原則，並將會址遷至北京。

至一九九一年初，經過會員重新登記註冊，並經整頓，會員數已達三千五百人，愛好者近四萬人，各省均有UFO研究會設立，在全中國大陸已成為一支教育程度高、研究能力不斷提升的多學科、多專業的學術研究隊伍。

貳、四大新象

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一至十四日，「中國UFO研究會」在北京召開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暨學術討論會，筆者第一次「正式」參與開會，也親身體驗UFO研究會成立十三年來的豐碩成果。

四天會期，共分大會及發言討論、論文發表會、分組討論、經濟技術開發工作經驗交流會、理事長改選五個過程。雖是民間超科學團體的會議，但規模卻不比台灣科技會議遜色。

此次會議共有來自四十個省市自治區各地代表一百五十人左右參加，盛況空前。會中提報的論文達三十一篇，大多涉及高深物理範疇，而其水準不亞於台灣若干學術會議。

第四屆理事會的改選，更讓我親眼見到全無「拉票」的選舉過程。從發選票、圈選、投票，到開票、唱票，全部過程歷時二小時，一張一張選票清楚地唱名，在黑板上畫「正」字，所有代表從頭到尾不離席，直到新任理事會成員選出，大家才報以熱烈掌聲。

在會場中，我內心感慨一向將「民生」掛在嘴邊的台灣選舉，竟連「中國UFO研究會」換屆改選的「民主」程度還不如，不禁令人嘆息！（請勿認為我有偏頗思想——筆者註）。

在此會議中，筆者有幸被選為副理事長，一者肯定筆者在台灣十八年來對UFO的研究，二者表示兩岸UFO研究界將邁向壯大的學術之路。我不認為其中有任何「酬送」的成分在內，也無政治因素。我們要的只是「UFO研究的新世紀」而已！

理事長孫式立，現任駐墨西哥大使館一等秘書。副理事長除筆者外，還有三位，分別是王昌挺（北方工業集團總公司主管）、高原（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工程師）、陳林鋒（中國人體科學報社社長）。秘書長王煥良（航空航天部高級工程師），副秘書長崔玉林（北京育才學校教師）、姜華（工程師）、溫孔華（香港天問雜誌社副社長）。理事除上述各人外，尚有陳燕春博士（北京代表）、林起（農業工程研究設計院高級工程師）、金帆（大連代表）、吳嘉祿（上海飛機研究所高級工程師）、謝湘雄（湖南省地質學校教授）、劉鳳君（山西省太原工業大學土木系教授）等人。

由這個領導陣容，不難體會出「中國UFO研究會」並非「怪力亂神」、「科學野狐禪」、「現代神話」的民間好奇人士所組成，而是極有學術水準的一支學術隊伍。

前一段三個批評UFO的字眼，是筆者在一九七七年間遭受台灣象牙塔教授們攻擊的用詞，由此可見，台灣的一些只會拿教科書當聖經的教授，是何等的幼稚、無知、心胸狹窄；也可看出台灣科技低劣的原因所在了。

比較兩岸的學術態度，不禁令關心台灣科技前途的人士唏噓了！

◉1992年大陸「中國UFO研究會」第四屆部分理事合影，前排左四為本文作者呂應鐘先生。

叁、學術概覽

根據「中國UFO研究會」學術研究部的統計，從三屆大會以來，全國各地發表的UFO研究論文共計五百餘篇，內容涉及成因和活動規律、大氣自然發光現象、宇航理論、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電磁振動、射流推進、導向原理應用、低溫常溫超導材料等。

有關UFO研究的論文題目包括：電磁理論的非客觀性（暨南大學梁榮麟）、球形閃電地光火球



◉大陸「中國UFO研究會」'92年大會與會代表圍繞著呂應鐘先生（左一）簽名留念。

與UFO（大氣物理研究所鄒有所）、宇宙相對論量子力學（四川鄲都水電局馮勁松）、論高溫超導性的機理（馮勁松）、射流推進球形潛艇及計算程序（貴州科學院新技術研究所馬瑞安）、UFO隱形問題初探（湖南國防科技大學黃小龍）、論反引力宇宙能光子火箭發動機原理（河北保定應用物理研究所張寶旺）、飛碟旋轉與質磁場（南京師範大學物理系伍培云）、UFO生物耦合場圖譜（山東青州市電子應用研究所王偉剛、王大東）等等。這些研究論文篇篇深入，完全不脫離科學本質。大陸UFO研究人士的學術執著、科學精神、方向掌握等，都不是台灣UFO迷所能比擬的。我敢說，若干研究水平也是台灣大學教授們無法比擬的。

大陸早就是太空大國，也早能自製各式飛機，姑且不舉其在航天（太空）、航空方面的學術研究論文，光是看一下民間的「中國UFO研究會」會員們數百篇科學研究論文的題目，就能讓我們警惕：他們火箭能上天，不是沒道理的！

肆、後思

台灣生活富庶，但數十年來的科技發展，有幾項是足以自豪的？政府只迷信少數科技單位的丁點成果，對民間人士的默默努力卻一點關懷都沒有，對飛碟更是不屑一顧，這種象牙塔式的科技政策能經得起考驗嗎？

✻

【作者簡介】呂應鐘，台灣飛碟研究會會長，《幻象》首任主編，著有《科學眼看歷史》、《科幻文學》、《飛碟探索》等，近作包括《大啟示：聖經外星人實錄》、《大世紀：佛經宇宙人紀事》。

【大陸科幻美術作品❷】吉祥鳥 〔圖〕向際純



【作者簡介】向際純，大陸美術家，現爲四川成都出版的《科幻世界》雜誌美編。

【科幻小說①】

眼中塵

〔文〕劉衛華
〔圖〕黃志湧

在茫茫的霧中，我和珉走出蜉蝣號，踏上W星的地面。我們剛落下地，地面竟富於彈性地輕微顫動起來。

不久，霧漸漸散去了。朝下看去，地面很像透明的厚橡膠，「橡膠」下是淺綠色的渾濁液體，液體中摻和著一些棉絮絲樣的深褐色物質。

「真沒想到，竟有這樣奇妙的地面。」珉說。地面顫動得似乎更強烈一些了。

「真是太難以想像了。」我卸下背包，拿出小鎬，不管地面越來越強烈的顫動，一連刨了十幾鎬，可是，地面不但沒掉下半塊碴兒，甚至連一點兒痕跡都沒留下。

「群！」珉突然驚叫起來：「快看！」



地平線上驀地冒出了一片長長的丘陵，丘陵正以一種不可抗拒的氣勢不斷升高。另一方向也冒出一片丘陵，兩邊丘陵形狀一樣，升高的速度也一樣。

「真怪！」我朝珉聳聳肩：「W星和我們玩的什麼把戲？」

「別嚼舌了！」珉急得直跺腳：「你看看周圍！」

兩片丘陵，不，已經可以稱它們為「山」了，像是由陰沈冷凝的物質形成，濃黑濃黑的，黑得像無底的深淵一樣陰森。山越升越高，剛才陽光普照的大地迅速暗了下來，天只剩狹長的一條，兩山大有合攏之勢。

「真有點兒天方夜譚的味道。」我冷汗直冒，拉著妻子就跑：「快，上咱們的飛毯！」

「群，」珉聲音都顫抖了：「這是怎麼了？」

鑽進蜉蝣號，我們迅速關好艙門，點火升空。這時，兩側觀察窗已是漆黑一片，只有前觀察窗還有一線天的光亮。我又按下加速器按鈕，就在兩山即將合攏的瞬間，飛船從狹小的空隙中飛了出去。

「夠味兒！」我頭仰在椅背上，全身放鬆，長長吁了一口氣：「比看恐怖片還夠味兒！」

「神經有毛病，你。」珉捂著胸口，驚魂未定：「再夠味兒，我們就雙雙去見上帝了！」

蜉蝣號越升越高，下面的地貌也愈加鮮明：一大片圓形高地，一條皺褶橫穿圓面——皺褶是兩山合攏分界線，圓形高地不停抖動。突然皺褶又裂開了，裂大了，露出一個淺綠色圓盤。圓盤中心有個深黃色小圓盤，小圓盤中心還有個深褐色圓點。在恆星光輝的照耀下，圓盤閃著光——眼睛！這分明是這個以生命形式游蕩在太空中的星球的一隻巨眼！

「怪不得它的表面總是顫動，」我恍然大悟：「原來，我們和蜉蝣號成了沾在這巨眼玻璃體上的幾顆討厭的灰塵了！」

「哎呀！」珉輕輕叫了一聲。

「怎麼了？」我問。

「快幫我吹吹，」珉皺著眉，不停地眨著右眼：「我這右眼不知讓什麼給迷了。會不會也是……」

✻

【作者簡介】劉衛華，大陸新秀科幻作家，現任職於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交電採購供應站。

【科幻小說❷】

維納斯的憂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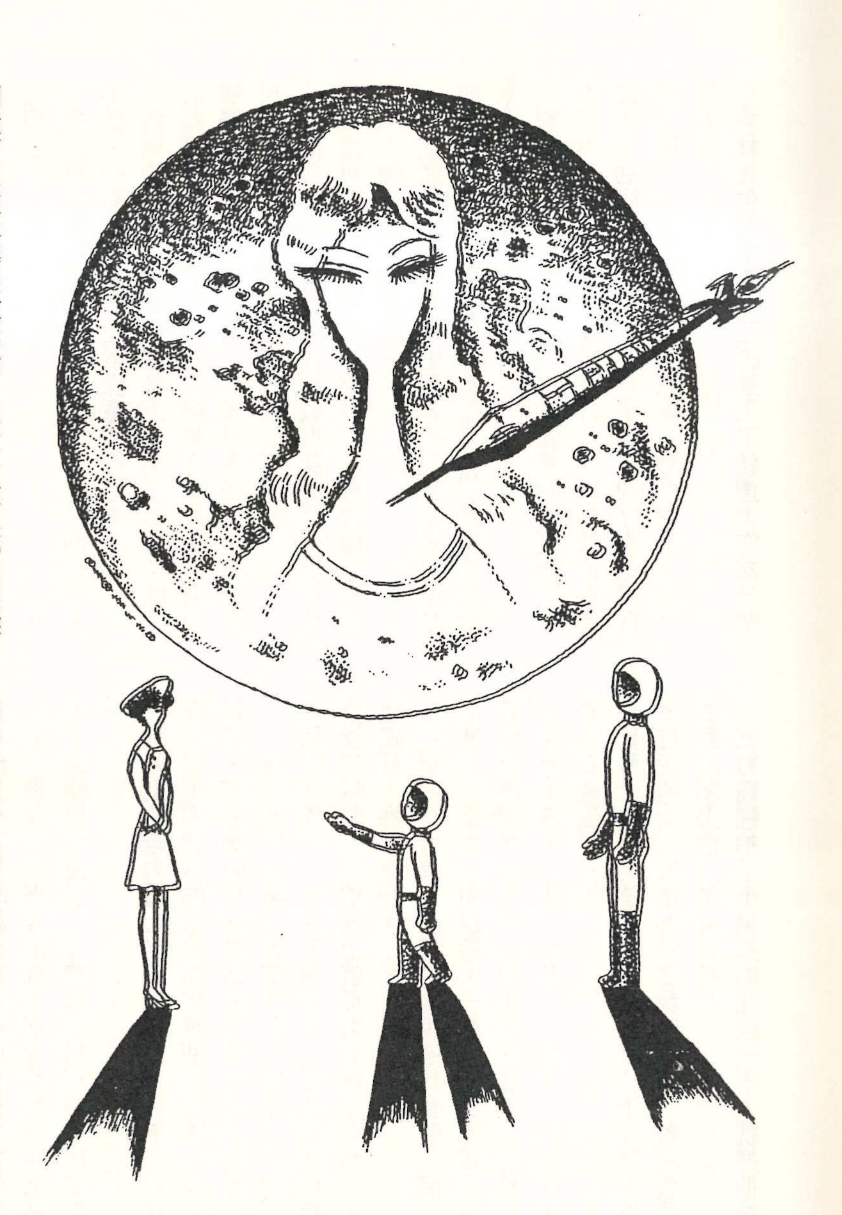
〔文〕方以庸
〔圖〕關文信

嫁得銀河客，年年望歸期，
早知雲路遠，嫁與瞿塘賈。
——仿李益江南曲

亞熱帶的雨雲在頭頂上翻騰，當雨點打下來的時候，靜怡已經走進了星雲大廈的電梯。智慧型的電梯不用人指揮，立刻就上升到一百一十五層她的公寓所在之處。走出電梯，大門已經自動打開。廚房裡開飲機的水溫急升至一百度，可以在接到命令的五分鐘之內泡好一杯清香軟滑的雨前茶。

靜怡踢掉腳上的高跟鞋，同時又對著牆上的電腦說道：「泡茶，洗澡。」然後就走到落地窗前觀看雨景。

自從市政府把衛生局和文化局兩個單位合併之後，街上雜亂無章的廣告牌和清潔運動標語就減少了許多。南部氣象中心送給高雄市民一項難得的選擇：在每星期五下午市政府清洗街道的時候觀賞人造雨景，或是在雨過天青之後到街頭散步，享受清新的空氣和瑰麗的彩虹。小朋友們還可以在水溝邊放紙船，但大多數人都只能躲在辦公室中趕著在週末來臨之前把工作了結。



靜怡卻是一百多萬市民裡少數能夠把工作和娛樂結合在一起的幸運份子之一。她是省政府南部氣象聯合服務中心的操作主任，所有有關利用天氣調節氣溫、清洗街道、灌溉農田，或是利用閃

電施放氮肥，甚至文化活動如空中瀑布、滑翔翼比賽等，都要經過她點頭才能進行。在二十一世紀中期的地球社會，微型氣象管理師的影響力甚至超過了立法委員。

電話鈴聲打斷了她觀賞雨景，靜怡一面坐下來喝茶，一面通知電腦把影像電話接進來。

值班的技術員出現在螢幕上。「報告主任，剛才的陣雨已經滿足了大多數的申請案。但高屏農會那邊的觀察員說氮氣固定的密度還不夠，希望明天下午能夠補放，就等您的裁示了。」

靜怡看了一下電腦數據和氣壓圖，回答道：「技術上沒有問題，不過旗津海邊一帶也會降下一些雨水。福建省那邊怎麼說？」

「他們說，今年春耕的雨水已經差不多了。整個雲帶就要向東移動，就算他們想要更多的雨水，也得等到下一次了。」

靜怡又仔細地看了一下雷電固氮的模擬結果，肯定沒有問題之後才授權進行。然後她關掉電腦畫面，到浴室中洗了一個熱水澡。洗完澡她又回到客廳，在茶杯裡加了些熱水，命令電腦列出今天的留言。

「林先生的太空船已經進入了軌道太空站，明天中午左右就可以降落在高雄了。」終端機回答道。

「把上星期一的錄影通訊再放出來。」靜怡命令道。過去十天來靜怡每天都會重看一次這個檔案，電腦早已擺了一份拷貝在常用檔案記憶區之中。

螢幕上的維力看起來比兩年前又蒼老了一些。在太空中六個月的工作和休眠使他的臉上長滿了鬍子，不過兩眼仍然像以前一樣炯炯有神。

「嗨！他們提早一天把我們叫醒了。一切都沒有問題。我們大約在下週六以前降落。我只有一分鐘的時間，他們馬上就要啓動離子引擎了，通訊障礙，妳知道的。」

「記得在六個月前我跟妳說過我會帶一個人回家嗎？」維力一面說話，一面伸手到旁邊拉出一個小男孩到鏡頭前面，用雙手扶著他的肩膀道：「這是小浩，是我和仲華在火星上生的小孩，剛過完五歲生日。」

螢幕上的小男孩對著她微笑了一下，用幼嫩的童音說道：「阿姨妳好！我叫小浩。爸爸說我們要到妳家去住，是眞的嗎？」

維力輕輕拍了小男孩的屁股一下，就把他推到

旁邊去，然後再看著靜怡道：「小浩這次跟我回地球和一項重要的任務有關。我回頭再跟妳解釋。對不起，我要切斷了，見面再談。再見！」

螢幕上的維力對著她給了一個飛吻，通訊就終止了。

靜怡把畫面倒回去，又看了一會小浩的畫面，這才把影像關掉。

她重新在茶杯裡加滿熱茶，坐在沙發上慢慢地啜飲著。她的心情也在品嚐著那一股甘甜苦澀的滋味。

二十世紀末是一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都同時發生的時代。政治結構慢慢地從壁壘分明的民主自由和中央集權轉變爲多元化，各國的經濟狀況也隨著政治進步而改善。人類社會終於意識到，他們的共同敵人竟然是由於進步而導致的生態環境惡化，能源、物質以至生存空間的取得成了人類奮鬥的目標。社會進步的結果就是：歷史的巨輪又回轉到了人與天爭的局面。

火星的生態開發計畫就是在這種共識之下成爲事實的。但另一方面卻有更多較爲穩重及保守的人寧可留在地球上，用他們的智慧結合生態、文化與科技，要把地球改造成爲一個人間天堂。

靜怡正是這一類人裡面的佼佼者。她實在不懂爲什麼有許多像維力一樣的人會蠢到去開發七千多萬公里以外的荒地。就算是爲了人類的將來而未雨綢繆吧，爲什麼不選擇月球，或是金星？後者到地球的距離僅及火星的一半，最新式的離子引擎太空船在半年之內就可以往返一次。到火星的話就需要兩倍多的時間。

維力曾耐心地向她解釋。月球的引力不足，不可能形成大氣層。金星的氣壓太大，是地球的九十多倍，而且充滿著有毒的酸性氣體，先期工作站的設立會困難重重。火星有微薄的空氣和藏在岩層裡面的水份，在細菌移殖上容易得多。最重要的就是：火星位於地球軌道的外層，本身就有兩個月亮，再往外走就是充滿各種貴重金屬礦藏的小行星帶，更遠一些的氣體巨星周圍，共有十多個岩石結構的月亮可供未來開發之用。相形之下，向太陽的方向僅有金星和水星兩個選擇，它們的環境比地獄好不了多少。

本身就是行星氣象專家的靜怡很不甘心地接受了這些邏輯。爲了表示異議，她花了好幾年的功夫研究金星的大氣層，希望能夠在理論上找出改善金星空氣的有效途徑。幾年下來她成爲全中國

數一數二的溫室效應動力應用專家，但是想像中的精神勝利仍是遙遙無期。

公元二〇二〇年代時，人類藉著最新發展成功的人工基因技術，終於找到了適合在火星表面上生存的細菌。雖然預計還有一百多年才能把火星表面的大氣層改造成爲地球的型態，移民的熱潮卻已經開始形成。全世界各民族都要有他們的份子名列在未來火星人祖宗的名單上，因爲誰也丟不起這個臉。

幸好大家都沒有忘記過去幾百年來狹隘的民族主義在地球上所造成的苦難。在火星殖民基地上，大家共同的敵人只有一個——環境。整個火星沒有一枝手鎗或任何以傷害爲目的的武器。在地底社區共同生活的二百多名科技人員生存的目的就是——如何增進他人的生命安全和幸福。

沒有人會想到，火星社區的制度最後還是對地球上的人類社會造成了某種程度的傷害。那就是幾乎和人類歷史一樣古老的婚姻制度，或者，說得更確實一點，是近二百年來普遍盛行的一夫一妻制度。

在火星集體生活的公社之中，像維力這樣隻身赴任的已婚男子和朝夕相處的女性工作夥伴日久生情，可以說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基於太空拓荒者的特殊處境，火星上所發生的重婚情事自然也就獲得了地球當局的諒解。

當維力專程返回地球來向她坦白，並且表示不願意放棄作爲她地球上丈夫的身分的時候，靜怡倒是很冷靜地接受了這種安排。儘管如此，八年來她仍然無法避免在晚上抬頭凝望夜空，痛苦地意識到，在那一顆暗紅色的星體所在之處，正有另外一個女人合法地擁有著她的丈夫。她多麼希望維力去的地方是金星而不是火星，因爲前者的運行是在地球軌道之內，只有在日出前和黃昏時才可以看得到。

她拒絕了許多想乘虛而入的男士的追求，並且把她的時間和精力都投入氣象管理的工作上。有時候她也會反省，是否自己是基於嫉妒的心理，才想要把地球改造成爲現代的伊甸園，來和火星上的烏托邦社區一別苗頭！

靜怡思潮起伏，始終無法寧定下來。她無奈地想道，一切只有等明天維力回來後再說了。

■

次日當維力和小浩走出太空站時，已經是下午

三點多鐘了。維力熱列地擁吻她。過去十年來他們眞正相聚在一起的日子實在不多，但經常利用星際影像電話互吐心聲，只要忍受二十分鐘左右的訊號延遲即可。維力雖然大享齊人之福，但是他在十年中往返地球六次，有很多時間都是在太空船裡度過的。有朝一日機電生命權利法案通過的話，說不定太空船裡的電腦也會要求登記爲他的配偶呢！

靜怡蹲下來凝視維力身旁的小浩，試圖要從他的五官上找尋仲華的影子。小男孩緊緊地抱著父親的手臂，頭低低的，小臉不時流露出驚慌的神色。維力不斷地輕拍他的後背表示安慰，一面對靜怡說道：「這是小浩第一次不穿太空衣走到這麼空闊的地方。地球上的重力也讓他覺得很難過。」

靜怡和藹地說道：「我們馬上回家去，給你洗個熱水澡就上床睡覺，好不好？」

維力搖搖頭。「醫生剛才給他注射了針藥。他吩咐最好能讓小浩多活動一下，這樣比較容易克服生理上和精神上的壓力。」

靜怡道：「既然這樣，我正要到旗津區海邊看降雨，你們有興趣的話可以一塊兒來。」

他們坐捷運車穿過海底隧道。等車子走出地面時，已經到了旗津海岸的沙灘，黃豆般大小的雨點正在當頭灑落。

靜怡把他們兩個帶到一間海鮮飯店內避雨，自己卻打著傘到沙灘上觀看降雨狀況。多年來的經驗已經使她養成了老水手看海浪一般的本事，光憑眼睛觀察雨點的密度和大小，就可以推斷出連儀器都測不出來的一些重要變數。

她一面看雨，一面用無線電話和中心通話，肯定作業都在正常進行後才關掉電話。轉過身來，卻發現維力就站在身後不遠處，已經被雨淋得像一隻落湯雞似的。

靜怡一面咒罵，一面把雨傘挪過去。維力卻開心地笑道：「不記得有多久沒有淋雨了！在火星上有一個人造雨的密室，只能算是望梅止渴。妳記得以前我們在雨中散步，還大唱『雨中歌舞』這首曲子的事嗎？」

維力的話挑起了她心中的柔情蜜意。兩個人挽著手，沿著海灘慢慢往回走。快到屋子外面時靜怡停下來，正視著維力的眼睛道：「你把小浩老遠帶回來是要炫示給我看的嗎？」

「小浩是在火星上出生的第一批兒童。我們發

現他與仲華之間有心電感應的能力，時間快到用儀器根本測不出來。這件事情引起了很多人的興趣。科學院行文要求把他送回地球好好研究一番。假如他們母子兩人的感應可以超過光速的話，連超弦理論都要改寫了！」

靜怡楞住了好一會才說道：「就是這個原因嗎？」

維力嘆了一口氣，什麼事都瞞不過她。「我回來是想說服妳跟我們一塊兒到火星上去。火星的大氣層已經改造得差不多了，最需要一個像妳一樣的氣象專家去那邊工作。」

閃電驀然在燈塔附近的峭壁上方爆出。雷聲霹靂靂地掠過天空，遠處的山區傳來低沈的回聲。靜怡卻完全無動於衷，仍然一言不發地瞪視著維力。

維力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抬頭正視著她。「最新式的電漿引擎已經開發出來了，我在太空船上的工作也要結束了。今後我只能在地球或火星上選擇一處居住。離開了妳或仲華任何一個人，我都活不下去的！我們晚上再好好談談，我要先進去看看小浩。」

靜怡獨自一人站在外面，凝視著頭頂上的那一片霧靄沈沈楚天闊。過了好一會，才想起自己的責任來。

她拿出無線電對講機，接通了氣象中心的值班員，用冷冰冰的口氣說道：「立刻報告！」

「報告主任，是高屏農業區那邊沒有經過第二次確認就切斷了引雷針的線路。多餘的電子都跑到旗津區去了，才造成了這一次閃電。我們已經立刻把電壓都疏散了。」

「立刻著手檢討，請他們也確認簽字。明天一早我的桌子上就要看到書面的報告。」她不待回答就掛上了話機，因為她看到維力正抱著小浩快步衝了出來。

「小浩被剛才的雷電嚇住了。醫生建議我們馬上回家休息去！」他說道。

他們回到星雲大廈靜怡的公寓的時候，小浩已經恢復過來了。維力立刻替他洗了一個熱水澡。靜怡早上抽空訂購的小男孩衣物已經送來了。火星上的物質缺乏，大家的生活都非常樸素，小浩第一次穿上這麼漂亮的睡衣，快樂得像春天牧場上的小狗兒一樣。

靜怡給父子二人泡了一杯熱騰騰的巧克力飲料。外面的雨早已停了，夜幕低垂，高雄市的萬

家燈火有如好幾百個銀河般燦爛。她趁著父子倆在欣賞夜景的時候洗了一個熱水澡。換上睡袍出來時發現小浩已經露出疲倦的神色，就把他抱到客房的大床上，蓋上被子。她把維力支使去洗澡，自己坐在床邊看著那大枕頭上面的小腦袋瓜。

小男孩用信賴的眼光注視著她，神色中沒有一點兒陌生的感覺。靜怡突然想到了一個事實。在火星的社區中，大家都住在一起。小浩幾乎可以說是同時擁有兩百多個父親和母親。相形之下，自己在地球上幾乎是孤伶伶的一個人。想到這點，淚水禁不住悄悄地流下了她的臉頰。

「媽媽乖，不要哭！」小浩突然輕輕地說了一句。

靜怡擦掉眼淚，溫柔地摸著他的頭髮問：「小浩好乖！是爸爸要你叫媽媽的是不是？」

小腦袋搖了一下，「是我家裡的媽媽說的。」

靜怡楞住了好一會才問道：「是你和爸爸坐船來地球以前嗎？」

「就是剛剛她說的。」小浩一面回答，一面用雙手抱著她的脖子，溫潤的小嘴在她的臉上吻了一下。

靜怡閉上眼睛。在腦海中她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仲華向她微笑。從來沒有見過面和通過信的兩個人，竟然可以透過彼此的靈魂毫無保留地互相溝通，此生夫復何求？過去八年來她辛苦設立的防線就此冰消瓦解。突然間她的心智一片清明。維護眼前這個小男孩的安全和幸福成為宇宙中最重要、最光榮的使命。任何其他的問題都再也不是問題了。

維力洗完澡出來，發現小浩依在靜怡的臂彎中，兩個人都已經睡著了。他站在床前看了好一會，才輕輕地幫他們蓋好被子，關了燈，靜悄悄地退了出去。

他用影像電話接通了火星上的仲華，跟她說了好一會的話，這才掛斷準備就寢。

一直到他完全睡著以前，維力的心裡仍然在納悶，為什麼這兩個女人的嘴角都掛著那似曾相識而神秘的笑容，好像她們正在分享著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似的！ ✻

【作者簡介】方以庸，海洋生物學家，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之餘亦不忘情於寫作，曾於《幻象》第二期發表短篇小說《星緣》。

【科幻小說③】

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

【英文原著】李逆炯
【譯】關慶寧・李逆炯　【圖】章嘉麟

我從來沒有乘過火星駱駝。過去幾次訪問奧林帕斯天文台，都是乘離子直升機直抵頂部，因為任何有腳的交通工具，都會被地球人視為褻瀆的事物。

乘離子直升機只需半個小時的航程，乘火星駱駝竟用了一整夜。我們昨天黃昏從羅威爾市郊出發，到達山頂中途站時，朝霞已爬上了火星的天空。中途站在奧林帕斯頂峯下一百五十公尺處，比火星大地標準面足足高出二萬四千八百五十公尺。

雖然火星駱駝裝有避震系統，但疾跑時仍不免令座艙不斷輕輕搖晃，使我有點不適。當夜幕降臨的時候，透過紅外線顯示器往外看，原本已十分單調的火星景色顯得更為乏味。過去幾個星期所發生的種種事情，早已令我心力交瘁，此刻我終於支持不住，在半路上打起瞌睡來了。

「我認為周勵之不是那種壞人，不應該被判死刑。」我彷彿又回到中學最後一年的課室裡，坐在我對面的是同班同學斯坦尼，三年來他一直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們剛從廣播中聽到周勵之被處決的消息，他的罪名是「科學修正主義」，因為他秘密地研究怎樣發展人工智能。

「任何企圖製造擬人機器的人，都是徹頭徹尾的壞蛋。」近來我和斯坦尼越來越談不攏了，現在他正在理直氣壯地闡述他的道理，「你中了你舅舅那些禁書的毒了！」

「但是那些書和人工智能根本毫無關係。它們都是關於太空探險和外星人的。」我反駁道。

「也好不了多少。」斯坦尼不是那麼容易被駁倒的。「那些關於飛向恆星的言論，都反映了一種不願與大自然和睦相處的傲慢心態。各個星球之間寬廣遼闊的距離，其實是大自然特意安排的。當我們對自己的同類還未完全了解的時候，就企圖與根本不存在的什麼外星人接觸，這是道道地地的反革命行為。」

我完全不同意斯坦尼的論點，反正那只不過是原封不動地從倫理學課堂上搬來的。但當時的我卻拿不出任何有力的理由去駁斥他。我惱怒我自己。每次我認為自己有道理，但又找不到合適的詞句來表達的時候，我都是這樣埋怨自己的。要是我能……

不知怎的，場景倏然轉到十二年以後。坐在我對面的仍然是斯坦尼，不過這次是在拉薩天文台我的辦公室裡。他穿著綠色警察的制服，左肩上的銀色條槓代表他剛被晉升為指揮官。

「老張，我們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我實在不想傷害我們的友誼。我知道索絲是你的同事，也是你的好朋友，你一定知道她參加了普羅米修斯協會。我們現在想知道，參加這個組織的，有哪些科學家，特別是天文學家。」他頓了一下，繼續說道：「你應該十分清楚，被認為是這種叛亂行為同謀者的人，會有怎樣的下場。」

那是在普羅米修斯協會遭到鎮壓一星期以後。「普協」是一個由各種專業科學家組成的地下組織，這個協會的目的是實現科學研究和使用科研成果的自由。索絲參加普協我是知道的，事實上，她曾經暗地裡慫恿我加入他們，但我因爲有我自己的計畫，婉言拒絕了。

眼下，索絲已經死了。她是被斯坦尼手下的一個警察殺死的。他們破門衝進她的辦公室時，她正設法銷毀普協成員的名單。「我不曉得她和普羅米修斯協會有什麼關係。」我竭力抑制內心的悲痛與憤怒，一個字一個字地吐出這句話。「我只知道她是個好人，是個優秀的科學家。她的死是科學界的重大損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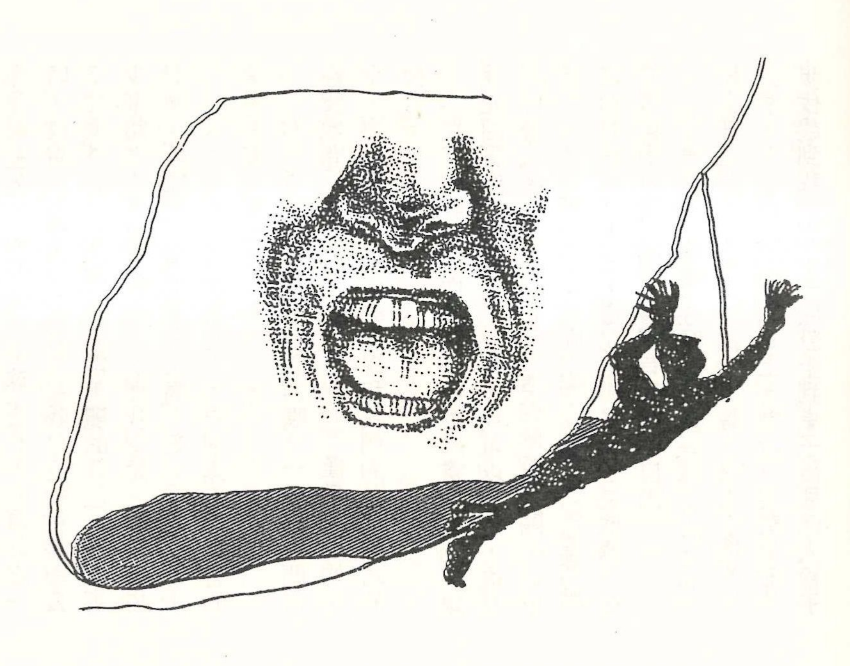
「她所做的一切都是對人類的背叛！」斯坦尼吼叫道。「你眞的絲毫沒有改變，對嗎，老張？你知道，你堅持這種異端邪說是會惹禍的。我再給你一個機會，把你所知道關於索絲的一切資料都告訴我，我保證你不會受到牽連，你甚至還會在學院委員會裡獲得晉升……」

「請醒醒，張敎授，到中途站了。」安部把我從不愉快的回憶中喚醒。安部征爾是史耐達博士的學生，也是我在羅威爾市的聯絡人。「我們從這兒乘電梯可以直達天文台。」安部解釋道。

在我們的座艙從火星駱駝轉移到升降機之前，我抓緊時間瀏覽了一下周圍的景色。我雖然來過這兒不止一次，但每次看到這裡的景色時，都會油然生出一股驚訝讚歎之情。

奧林帕斯山不但是火星上的最高峯，也是全太陽系的最高峯。這座二萬五千公尺高的山峯雄踞亞馬遜尼斯平原，它比珠穆朗瑪峯高差不多三倍，但由於喜馬拉雅山本已位於海拔達五千公尺的靑藏高原上，所以珠峯的絕對高度實際只等於奧林帕斯山的百分之十六左右。從身處的這個太陽系最高峯往下看，亞馬遜尼斯平原的所有景色盡收眼底。

火星比地球小，所以在火星地面看見的地平線就比較近。可是如今登上了這座高峯，極目千里之感較地球有過之而無不及。游目四顧，此際的亞馬遜尼斯平原正沐浴在火星粉紅色的晨曦之中。過了一會，金光耀目的太陽開始從東方的地平線爬上來，最初懶洋洋似的，但不久即逐漸積聚能量，最後突然彈離了地平線。周遭的大地似乎瞬間被點燃了，一片紅彤彤的。起伏的山巒在這一片金光中投下了一道道陰影，最大的一個陰



影當然是由我身處的山峯所投下的。這道陰影向遠處無限伸展，似乎要誓死保衛黑夜，抗拒白天的到來。

這時我卻被吞沒在另一種黑暗之中。火星駱駝的座艙已被轉移到升降機之上，外面的奇妙景色一下子被隔絕了。不過，在失望之餘，我也趁此機會略爲休息一下，好讓情緒在會見主人家之前穩定下來。

「我等了你一整夜啦！」電梯門剛一打開，候在門外的約翰•史耐達博士就對我嚷道。「我壓根兒沒睡。什麼風把你吹來了？來得這麼神秘，而且還在獨立的前夕！」他那雙有力的大手緊緊握住我的手，一把把我從電梯裡拉出來。他說個不停，最後我只好打斷了他的話。

「我們可以先到你的辦公室再說嗎？」我說。

「當然可以。往這邊走，我的老朋友。」

我們從樓梯走上較高的一層。這層樓我比較熟悉，大多數的辦公室都設在這兒，而且還有一間設備完善的演講室。三年前我曾在這間演講室裡做過一個關於ＩＳＭ磁場的講座。史耐達帶著我走過一條短廊，不知不覺就到了他的辦公室。

他的辦公室內最吸引人的，是辦公桌後面的那

個大窗子，因爲窗外的景色實在壯麗得可以。當你想起窗外的氣壓僅是地球大氣壓的百分之一時，就會倍感驚奇了。雖然在我自己的拉薩辦公室往窗外看，也能欣賞異常美麗的景色，而且不少來訪者也曾嘖嘖稱奇，然而我還是一直羨慕史耐達，可能是「這山望那山高」吧。

「來，到我的客廳去吧！」史耐達用他特有的誇張手勢示意我進去。

「你能肯定這裡沒有竊聽器嗎？」我站在門口輕聲地問。「要知道，我關心的不僅是自己的安全，更重要的，是你的聲譽和我們的計畫成功的機會。」

「我們的計畫？你說的是什麼計畫？不過，讓我先回答你的問題——沒有，我可以肯定，這裡沒什麼竊聽器。誰願意來這裡偷聽有關『紅位移』、『3K輻射』、『大虛空』，或是『銀河黑洞』這類討論呢？再者，這兒是火星，不是地球，在從事科學研究方面，這裡有較大的自由。」

「希望你的判斷是正確的。因爲我要告訴你的，是極其重要的事情。」我一邊說一邊走進他的辦公室。史耐達隨手把門關上，然後用運動員般的步伐趕到我前面，一屁股坐到桌子後那張大椅子上。我在他對面的椅子上坐下，舒了一口氣，目光也從瑰麗的火星高山景色移到他那長滿鬍子的臉上。「你聽說過『全天域綜合探察』嗎？」我緩緩說道。

「當然聽說過。我還知道你爲了把這計畫付諸實現，做了大量的游說工作。這麼說，你們已得到一些有趣的結果了？可以告訴我結果是什麼嗎？」

「可以。而且你即將聽到的，將會是你有生以來最令人吃驚的消息。」我停了一下，賣個關子。「我收到外太空智慧生物發來的訊號！」

「你不是在開玩笑吧？」史耐達這時的表情也著實「蔚爲奇觀」。他在天大事情面前也可以面不改色的能力，在行內是出了名的呢。

「不，我沒開玩笑。自從一百多年前佛蘭克．特萊克首次做出嘗試以來，我是第一個把夢想變爲事實的人。我已經在科學史——不，是人類歷史上佔有一個席位。不過，」我苦笑了一下，「那是一個怎麼樣的地位，還要看以後的事情怎樣發展。」

「等一等，你究竟收到什麼訊號？會不會像上個世紀一樣，把快速旋轉的中子星輻射誤當作外

星人發射的電波？又或是像本世紀初所發現的諧振序列——最後發現原來是微型宇宙弦的震盪罷了。大自然往往喜歡捉弄我們這些自作聰明的人，尤其是像外星生命這樣容易激動人心的題目，我們更要加倍小心呢。」

「不，不，我知道這是真的。我已把訊號錄在磁碟裡，你等會兒可以親自看看。不過，請告訴我，什麼自然現象會以無線電脈衝顯示出勾股定理呢？而且先是用自然數顯示，然後再用二進制數字顯示？」

「顯示勾股定理的無線電脈衝？那是怎麼回事？」

「那訊號是3、4、5，停一下，然後是7、16、25。這不是很明顯嗎？」

「可真很明顯。不過，接著的訊號還說些什麼呢？」

「接著當然還有更多。你要是真的要破譯磁碟上的所有資料，即使不要幾年，也總得花上幾個月的時間。這也是我來這兒的原因之一，不過卻不是最迫切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是，想看看能否利用你們的設備，在未被地球政府發現之前，向對方發出答覆訊號。你看我們能不能在幾個小時內把望遠鏡安裝好？恐怕我們的時間不多了。」

「你說的是什麼答覆？是答覆向我們發出訊號的『人』嗎？那可是政府的事啊！」

「是的，不過我相信蓋阿議會絕對不會這樣做。而，爲了避免得罪地球政府，火星政府相信也不會採取行動。他們甚至不會把收到訊號這回事公諸於衆。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發現，將會被列爲最高機密而永遠被隱藏起來。當然，這一切都會以『保護人類福祉』的名義進行。」

「你這套觀點雖然悲觀了些，但想來也實在難以和你爭辯。」史耐達嘆了一口氣。「但另一方面，在這個時候回答來自外太空的訊號，是否明智之舉呢？雖然現今政權的很多作法我是不贊成的，但我也可以找出很多不回覆訊號的理由。」

「例如呢？」

「好吧。要是那些發訊號的『人』，對人類心懷不軌，甚至要征服和奴役我們，那怎麼辦呢？說不定他們會把我們當作獵物，以爲他們提供狩獵的樂趣，甚至當作科學實驗的實驗品。誰敢保證不會這樣？正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他們的思想和我們可能完全不一樣，他們的動機和價值取向也可能跟我們的截然不同。在沒有把事情

弄清楚之前，貿然回覆他們不是很危險的事情嗎？」

「唉，算了吧！我還以爲你不愛看科幻小說呢，約翰。你以爲他們花那麼多力氣，做那麼多準備工作，僅僅是爲了引誘他們的鄰居暴露自己嗎？更重要的是——我想所有的科幻小說都不會提到的——你所假設的那種侵略要花費的時間。噢，我好像還沒告訴你訊號是從哪裡發出的。它是從天秤座一顆名叫格侖 211055 的恆星那兒發出的，這恆星離太陽系大約110光年。」

「是一顆類似太陽的恆星嗎？有沒有發現一些行星環繞著它運行呢？」史耐達一邊問，一邊已在案頭的電腦終端機上查詢有關的資料了。

「不完全像太陽，但很接近，是個K1—Ⅳ，比太陽冷些、暗些。」我回答道。

他的手在鍵盤上飛快地敲打，才幾秒鐘就得到所需的資料了。他臉露喜色，「比太陽暗28%，它的大部分能量都集中在ＩＲ光譜的地方。」

「我們暫時不要理會它的光譜分析。我要說明的是，我們收到的這些訊號踏上旅程已有一個世紀多了。我們若是答覆，他們也要一個世紀以後才會收到。如果他們接收我們的訊號後馬上決定侵略我們，而且以光速前來——當然這是不可能的——那麼，他們從發出第一通訊號到抵達這兒，整整要花三百多年時間。你想，他們會這樣發動星球大戰或建立銀河帝國嗎？那是完全沒有意義的。」

「對你毫無意義的事情，對一個超級文明可能很有意義。哥倫布的航程對那些只有二十四小時壽命的昆蟲可能是沒意義的。不過，要是我們所說的那些『人』的平均壽命是一千年，那麼，花三百年或者一百年——如果只算旅程所花的時間——去征服一個世界，那就是很值得的了。誰敢保證他們不可能這樣做呢？也許他們還可以打破光速的極限呢！安德森最近發表的兩篇關於Σ場共軛震盪的論文，你或許也看過了吧？」

「我看他是吹牛皮。不過，讓我們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吧。試想想，一個能夠跨越遼闊的星際空間的文明，必定擁有比我們先進得多的科技，那麼他們還需要向我們掠奪什麼呢？一個已經開發了眞空潛能、充分掌握了基因工程技術，並擁有馮諾曼式機器的文明，還有何求呢？當然，除非他們也受到一個像我們政府那樣的政權的禁止，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的意思是，害怕被外

星文明征服，實際上是一種對科技的力量認識不足所造成的恐懼症。」

「你的意思我明白，可是……」這時有人敲門。

「請進。」史耐達說。安部從半開的門探進頭來，說：「對不起，打擾你們了，不過早餐已準備好了。」「好的，我們這就下去。」史耐達邊說邊站起來。「走吧，親愛的朋友。在做重要的決定之前應該先飽餐一頓，好好休息一下，對嗎？你長途跋涉上山，夠累的了。我們先塞飽肚子，再起碼睡他幾個小時。你要是想洗個澡，我有多餘的衣服，雖然你穿起來可能會鬆了一些。唔，現在再看清楚，你肯定比上次見面時瘦了些呢。」

吃早餐時，我簡單說了收到訊號的經過，還談到如何避開研究局的重重監視。我告訴他我是怎樣藉口休那一再拖延的假期，以便離開工作崗位。我最先去了一號島，然後在移民局裡的一位朋友的幫助下，以假護照乘上一艘主要是運送糧食和藥物的太空船，秘密地抵達火星。

「老實對你說吧，我之所以到這兒來，是因爲在我所信賴的朋友當中，你是唯一有條件幫我實現計畫的人。我知道這樣做，會使你的事業受到威脅，但我沒有其他選擇了。」我抱歉地解釋。

「如果不是用來出賣，要朋友來幹什麼？」這是史耐達愛說的一句戲語。「不管怎麼說，我們先休息一下，然後再解決這個問題。順便問一下，我可以在你睡覺的時候看一下那些你接收到的資料嗎？我恨不得馬上便看看這些從別個星球發來的訊號呢！」

■

我這「片刻的休息」竟成了大半天的酣睡。等我醒來時已是火星的晚上，床頭櫃上有一張史耐達留下的紙條，說他在餐廳等我。

我走進餐廳時史耐達已快吃完了，那兒的全息電視屏幕正在播放火星各地爲明天的獨立慶典做最後準備的情況。「我原來打算等你一塊吃的，可是我實在太餓了。」史耐達有點不好意思地說。他招手示意我坐在他身旁面向屏幕的位置上。

「你知道嗎？即使你沒有來，這幾個星期我單是爲了獨立的來臨便是已夠興奮的了，」他側身對著我說：「現在你又帶來了這個磁碟。我已粗略看了一遍原來的訊號和你的初步分析。眞了不起，太令人興奮了！在太空深處竟有一些外貌和生活方式極可能與我們迴然不同的生物，卻和我

們想著同樣的東西。這一事實雄辯地證明了邏輯、數學和科學的驚人普遍性。」

「這麼說，你答應執行我的計畫，發射答覆訊號了？」

「是的，我們要答覆，這點沒問題。問題是，我們應否自己來做，還是由有關當局來安排呢？我看這不是我們可以處理得了的。」

我沒回答，因爲史耐達的注意力被全息電視傳來的吵鬧聲吸引住了。這時播放的是一個關於人類到火星定居歷史的紀錄片。「我們看完這部片子再談好嗎？」史耐達說。我知道他是個非常愛國的火星公民。我還聽說過，他的弟弟參加了２０７４年馬尼坎特拉起義，在該年的「六四」事件中慘遭屠殺。於是我沒再往下說，也把注意力轉到屏幕上了。

衆所周知，人類是在２０２２年首次踏上火星。二十年後，地球上便發生了「蓋阿大災難」，二十九年後又發生了「大碰撞」。火星殖民地經歷了一段高速發展時期以後，在地球的大紛亂時期，也遭受了巨大的衝擊，一半以上的人口死了，其餘的人也只有靠著超人般的毅力和奮鬥，才得以死裡逃生。

片子說的雖然是火星殖民地的奮鬥歷史，我的思路卻不可避免地轉到她的故鄉—地球—上來了。最先是２０４２年的全球性生態大災難。這場災難是由基因改造的ＰＳＰ細菌引起的。之所以會變成全球性的災難，實是由多種因素所造成，其中包括了處理不當和疏忽，也包括了純粹的運氣不濟。地球仍未從這場災難中恢復過來之時，接著又發生了２０５１年的巨型流星碰撞。舊金山和洛杉磯被碰撞所引發的地震和海嘯毀於一旦。大碰撞不但在地震儀上造成強烈的反應，還在仍心有餘悸的人們心頭造成更大的震撼。對許多人來說，這是上帝對人類的傲慢行爲的懲罰。

在文明世界的瓦礫中，最後出現了以大地女神 Gaia 命名的「蓋阿議會」和「綠色綱領」——環保主義終於奪得了政權。就像一百多年以前出現的共產主義一樣，人類的一切不幸都被歸咎於「萬惡的」科學，所有以求知——而非服務人群——爲目標的科學都被斥爲「浮士德科學」，一如一個世紀之前以追求美爲目標的藝術被指責爲「資產階級藝術」。２０６１年，哈雷彗星再次回歸，而人類竟沒派任何飛船進行探測。歸途中的哈雷目睹

人類對太空的興趣大減，與１９８６年它回歸時看到的那種「哈雷彗星熱」成了強烈的對比。這種變化著實不可思議，卻又實實在在地發生了。

「……竟會這麼殘暴不仁！」史耐達突然叫道。

「你說什麼？」我問道，一邊把注意力轉到電視屏幕上去。原來屏幕上出現了血腥鎮壓馬尼坎特拉起義的鏡頭。

「我說歷史眞會嘲弄人。從保護環境、與大自然和睦相處的良好願望出發，最後竟導致這樣的悲慘結局。」史耐達對著屏幕搖搖頭。

「噢，我讀書時就研究過你所說的這個所謂的『嘲弄』了。」我變得嚴肅起來。「說到『良好願望』，有什麼可以跟十九世紀的馬克思主義者相比呢？然而看看馬克思主義給人類帶來多大的災難吧！同樣，二十世紀那些將自己的身軀，連同那經不起風浪的橡皮艇一起橫在捕鯨船前面的人們，肯定也不會贊成當今政權的種種作法。我的結論是，一切否定科學和理性的哲學，不論出發點如何正確，最終都會導致教條主義和專制主義。」

我們就這樣暢談天下大事。我把自己所知關於普羅米修斯協會的情況告訴了史耐達，但我很謹愼，避免提及任何成員的名字。而史耐達則把火星獨立後，其政府將會執行的一些計畫告訴我。當他把珍藏的火星威士忌拿出來以後，我們的談興更濃了。幾個星期以來從沒有這麼痛快過！我們一直談到半夜才分頭就寢。

■

「老張，我還是有另一種想法。」史耐達忽然說。打從早上我們見面時起，他就一直一副若有所思的樣子。我當時以爲是設備發生了故障，因此當他在吃早餐之際把困擾他的原因講出來時，使我大感意外。「我覺得我們應該取消這個計畫，因爲任何接觸都會是壞處多於好處。或許我們應該繼續接收訊號，弄清楚是誰發出的。」

「可這是爲什麼呢？是不是外星侵略者的夢魘在昨晚捲土重來，使你又害怕起來了？我們不是已談得好好的嗎？」我被他的突然變卦弄得氣沖沖的。

「不，不，我不是說物質上的侵略，而是擔心這種接觸——哪怕僅僅是無線電接觸——會對人類造成心理上的影響。我這話或許聽起來很牽強，但我相信，不但可以在物質上摧毀一個文明，

還可以從心理上摧毀它。」

「你這話我聽不懂，可以說得明白一些嗎？」我說。

「好吧。你想一想澳洲的土著，或愛斯基摩人的遭遇吧。我們並沒有掠奪他們的預謀，更沒有消滅他們的企圖，但是他們的文化、價值和傳統都逐漸消亡了。你可以把這種現象叫作『殖民剝削』，也可以叫『文化衝擊』，還可以叫作『自然淘汰』作用，但無論叫什麼，結果都是一樣。」

「所以你認爲，如果我們和一個比我們高級得多的文明接觸，我們也會被摧毀，是嗎？」

「不是在物質上摧毀，而是在種族尊嚴、文化傳統和進取精神等方面的摧毀。」史耐達一字一頓地總結出他的觀點。

我深深吸了一口氣，然後說：「你以爲我完全沒考慮過這個問題嗎？事實上我也曾分析過，但結論和你的完全不同。人類當前最缺乏的，正是你方才所說的那種進取精神。這種內向的心態完全是現政權所鼓吹，甚至強迫人們去接受的。正當人類開始掌握了馳騁於星際空間的能力之時，我們卻放棄了整個宇宙！」

「懷特海曾經說過：『沒有了冒險，文明便會衰敗。』我還記得一位二十世紀的小說家曾經這樣說過：『一個社會如果不知道自己在宇宙中所處的位置是多麼微不足道的話，這個社會就不是一個眞正的文明社會。也就是說，它包含了一些會使自己在某種程度上失去平衡的致命因素。』人類目前正是處於這種情況。和外星智慧生物的接觸，就像一把錘子，可以敲破這個綑縛住我們的蠶繭。」我停下來吸了一口氣，禁不住又加上一句：「請記住，引致文藝復興出現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外向和開放的世界觀，而不是一個內向和封閉的世界觀。」

「不過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史耐達仍在堅持。「你是否認爲一場『超級文化衝擊』不會帶來任何不良的影響呢？如果人類的尊嚴受到嚴重的打擊，難道這不會令我們的文化失去活力，使我們像印地安人那樣走向沒落嗎？」

「不，我沒有否定這種接觸可能帶來的不良影響。但我相信，我們是一種適應能力極強的族類，完全可以承受這種衝擊。我還可以舉出幾條支持我的論點。首先，你不能把印地安人或南太平洋的玻里尼西亞人和西方文明的接觸，與我們和另一個更先進文明的接觸等同起來。歷史從來不會

重演。我們的文明可能比不上他們，但我們仍有極高的智慧和科學技術。我也打個比方：我們與外星人接觸，就像一名十六歲的中學生和六十歲的愛因斯坦的交往，而不是一個三歲小童和一個二十歲的青年打交道。何況我們還有最好的心理學家，可以幫助我們做好應付這種衝擊的心理準備呢！

「說到準備工作，這也就涉及我要談的第二點。如果我們現在就答覆那些訊號，以後再和發訊號的族類做全面接觸，我們就有充裕的時間來爲未來的相會做準備。反過來，如果人類完全被蒙在鼓裡，而有朝一日天外來客的飛船突然從天而降，那只會引起更大的恐慌和混亂。這並不是一些低級科幻小說中的情節，因爲，既然肯定外太空有高等智慧生物，那麼人類和他們的接觸就只是一個時間問題而已。你建議不答覆，其實是一種鴕鳥政策，最終的結果仍會是一樣。

「說到對人類尊嚴的打擊，我不否認有這種可能性。但是我覺得，如果這樣可以帶來更偉大的事情，這不過是很小的代價。有了步槍之後，愛斯基摩人投擲魚槍的傳統技巧也就日漸式微了。如果我是個愛斯基摩人，我可能會感到這是很遺憾的一回事。但另一方面，一個奇妙的新世界卻在我面前展開，我會學到元素週期表、牛頓力學、馬克士威方程式、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等等。比起投擲魚槍的技巧，這不是更令人激動的事情嗎？」

「至於藝術方面，」我繼續說道：「等待著我的是米開蘭基羅、侖布蘭特和貝多芬。海雅德爾你一定聽說過吧？他被認爲是二十一世紀最偉大的作曲家。他出生於芬蘭一個飼養馴鹿的家庭，如果他墨守傳統的話，最多可能成爲一個出色的馴鹿師，但我們就永遠聽不到他那雄壯的第六交響樂和不朽的第一號鋼琴協奏曲了！」

「好吧，」史耐達帶著點猶豫的口吻說道：「我承認自己沒有從那麼多的角度看問題。再給我一點時間好嗎？我要好好地想一想。」

「想一想當然可以，可不要想得太久。我知道綠色警察正在跟踪我。我們一定要在他們發現我之前採取行動。」

■

史耐達整個上午都把自己關在辦公室裡，而我則在圖書館裡利用天文台的電腦對那些訊號做更深入的分析。吃午餐時，我第一次見到天文台的

所有工作人員：分光專家佛蘭克、技術員斯羅和廚子兼守門人波利；當然，還有我的「嚮導」安部征爾，他是史耐達的研究生，專攻天體化學。

午餐後，史耐達把我帶進他的辦公室。我們坐下後，他用那雙又深又大的眼睛盯住我。我以前從來沒見他這麼嚴肅過。最後，他終於開腔道：

「我想通了，我同意按照你的計畫去做。可是啊，我親愛的老張，這絕不是一個容易的決定，一點也不容易。我這次是『捨命陪君子』啦！」

我長長地舒了口氣，癱在椅子上。「你知道我聽到這消息有多高興啊！」

「不管怎樣，」史耐達說：「我已經想過了，我打算把我們的T1型望遠鏡改裝為一台⿱雨美發射器。除了電路設計以外，電源是主要的問題。這個問題我無法獨力解決，即使是兩個人——如果把你也算進去——也不行。我們還需要額外的助力。我建議請我的研究生安部幫忙，他是個電子儀器方面的天才。」

「可是，那不是要讓他知道我們的計畫了嗎？」我充滿疑慮地問道。

「所以我才特地找你來徵求你的意見。我想只好讓他參與我們的計畫了。他是個十分聰明的年輕人，我們橫豎也瞞不過他的眼睛。我們只好冒一次險了。」

就這樣，我的「嚮導」就成了這個秘密計畫的第三個同謀者了。史耐達沒說錯，安部的確是個頭腦敏捷的年輕人。他聽了我的敍述之後，先是大吃一驚，繼而是一陣興奮，但很快就冷靜下來，一本正經地考慮「220計畫」的細節了。「220計畫」是他為我們的計畫起的代號，因為我們起碼要220年以後才能收到對方的回覆訊號呢！

整個下午我們三人都聚在一起研究我們的計畫。除了發訊號方面的技術問題外，我們還圍繞著回電的內容展開了熱烈的討論。我在離開地球之前就擬好了一篇回電，這時我把它拿出來，幾個人反覆斟酌修改。大半天過去後，我們終於有了整個行動的具體計畫了。

一道巨大的障礙終於被克服了！我終於看到自己的計畫成功在望。而幾個月前，這個計畫還好像海市蜃樓般可望而不可及。奇怪的是，眼下的我卻沒有得意洋洋的感覺。

晚上我待在房間裡聆聽海雅德爾的第六交響樂——宇宙交響樂。這個微型唱機是我從地球帶到火星來的為數不多的物件之一。在海氏的十二首交響樂中，我最喜歡第六首。其中的第一樂章是關於宇宙那令人敬畏的美，第二樂章則描寫在一個小行星—地球—上，人們的快樂生活。這些樂章都予人無限美的感受，眞箇是百聽不厭。但第三樂章我聽了總會流淚，它描繪的，是人類在廣袤無垠的宇宙中的孤寂，一種令人感到絕望和窒息的孤寂。

海氏的作品是在「獨有論」佔壓倒性優勢的時候創作的。當時人類在經過一個多世紀的觀察後，始終不曾發現任何外星智慧生物的踪跡，既無任何無線電訊號，也沒有天體工程或銀河殖民的任何痕跡。

人類在宇宙中眞的是孤獨的嗎？難道生命這種現象只在我們銀河系的歷史上出現過一次嗎？我從一開始就對「獨有論」表示懷疑。無數個太陽放出的光和熱怎可能都在星際空間的黑暗中浪費掉呢？

交響樂已奏到最後一個樂章了。這個樂章描述的是精神對物質的超越和人類的命運。一個狂烈的B小調在衆多的樂聲中脫穎而出，正努力地尋找它最後的昇華。人類的命運將會是怎樣的呢？我問自己。或者應該這樣問：人類的命運「應該」是怎樣的呢？努力地獨善其身，從而得到滿足，這是否就是人類應該努力的方向？還是應該和其他有智慧的生物共同探索這個浩瀚而奧妙的宇宙呢？如何才能確定宇宙對像我們這種年輕的族類是善意還是惡意的呢？回答那些來自外太空的訊號，會不會使人類失去這些選擇的機會，甚至受到威脅呢？

為了使史耐達信服，我只好把自己的疑慮藏在心裡。今天和史耐達討論時，我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這是因為我進行這種討論已不止一次了——不是跟別人，而是跟我自己，而且是透過不同的角度反覆進行。今天令史耐達不放心的問題，幾個月來也一直纏繞著我。史耐達實際上說出了另一個「我」的心聲——

一個人有權利決定全人類的命運嗎？

■

往後幾天裡，我竭力排除一切疑慮，專心一志投入工作。我們討論得比較多的，是如何在發射訊號後向火星政府作出報告，才能避免激怒蓋阿議會。另一方面，我們又要確保此一消息不會成為秘密，要讓火星和地球的人民都知道。我們考

慮得最多的還是這項消息對公衆可能產生的影響，以及可能引起的火星政府和地球政府之間的緊張狀態。

「對不起！」安部拿著一份電文闖進餐廳，他那稚氣未脫的臉上佈滿愁雲。T1望遠鏡的改裝工作已接近尾聲，如無意外，明天就是發射的日子了。「我們剛才收到氣象局的警報，」安部說：「一股巨大的沙暴正向我們這邊推進，估計於15UTC左右便會到達，亦即約三小時以後。」

史耐達接過電文，迅速看了一眼。「哎喲，這可是個超級的大沙暴啊！」他整個人彈了起來，「看來氣象局前幾天發出的黃色警報倒不是騙人的。如果他們沒搞錯，這將是『全球沙暴監察網』建立以來觀察到的最大風沙，比一九七一年迎接『水手九號』太空船的那次還要大。我們必須趕快把各種設備蓋起來。對不起，張，你繼續吃你的午餐吧。安部，請立刻通知佛蘭克和斯羅。」

風沙颳了七整天。七日七夜，一刻也沒有停過。在天文台的每一個角落，都無法逃避那隆隆的震動。很難想像這樣稀薄的大氣層竟會有這麼強大的沙暴。大多數時間裡，我們和外界的聯繫完全中斷了，唯一可做的是等待。安部開玩笑說，要等到天開了，我們再給人類開闢一個新的天地。

沙暴終於在一個上午完全停止了。我醒來時發覺周遭一片寂靜，我困惑了好一會，才想到是沙暴停了。當我走進控制室的時候，史耐達和安部已經在裡面了。他們站在控制台前，眼睛盯著觀景窗。當擋沙盾向兩邊緩緩打開後，亞馬遜尼斯平原的全景透過碳化玻璃整個展現在我們眼前。黑暗完全消失了，陽光灑進了控制室，令人產生一種奇妙的興奮感覺。外面的大氣清新已極，一眼望去，似乎可以看到天邊。

我們忙著安裝發射儀器。突然，安部叫了起來：「瞧，離子直升飛機！」沒錯，那是一架離子直升飛機。一種不祥的預感猛然抓住我的心頭，把它拉進恐懼的深淵。我知道飛機上坐的是誰。奇怪的是，我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一號島上那位曾經幫過我的朋友。

離子直升飛機快速地飛近，不一會兒就可以看見機身上漆著的綠色警察徽號了。「快點！」我喊道：「我們必須在他們到達之前發射！」這時室內的對講機響了起來，是斯羅的聲音：「史耐達博士，直升機上的綠色警察透過無線電要求使用降落台和氣閘進入天文台。我們應該答應他們

嗎？」

「他們一定是被沙暴耽擱了幾天，一直等到現在！」我咬牙切齒地說。「不，告訴斯羅，問他們來這兒幹什麼，有沒有搜查令，儘量拖住他們。」

在史耐達與斯羅通話的當兒，安部勝利地宣佈：「天線豎起來了，隨時都可以發射了！」

「好！我們發射吧！」我大喜說道。但是安部突然轉向我，臉露失望之色，「一切都準備好了，可是目標卻還在地平線以下三度！」

「見鬼！」史耐達怒吼道：「這該死的星球不能轉快一點嗎!?」

「他們說他們持有逮捕令。」對講機傳來斯羅的聲音，「恐怕得讓他們進來，史耐達博士，他們已經抵達氣閘入口了！」

我突然萌生一個念頭，「安部，你能不能立即改寫電腦程式，使這個系統可以在目標出現時反覆地自動發射？」

「改寫程式倒容易，問題是沒有足夠的電源。我想最好是命令系統在目標出現時立即發射一次。」

「好，就這麼辦！」爲了爭取多一點時間，我飛奔到門前，鎖上了控制室的門閂。

我還未走回安部的身邊時，就聽到樓梯上傳來一陣急促的腳步聲，不久即有人在門外喊叫和大力拍門。接著沈默了一會，然後一聲鎗響，門閂被打掉了。大門被粗暴地推開，一群綠色警察一擁而入。領頭的指揮官不是別人，正是我的老朋友斯坦尼。

「把手放在頭頂！」斯坦尼嘎叫，他身後是火星綠警的一名警官和兩名警員。安部站起來，把手放在頭上，低聲對我說：「對不起，張教授，程式還沒編好，還需要人工指令才能發射。」

人工指令的按鈕在控制台的另一側，離我大約兩公尺，我想悄悄往那邊挪動。「站住別動！」斯坦尼高叫。他用手鎗指著我說：「張，你被捕了。我知道你想幹什麼。你最好別動，我不願意殺自己的老同學，但是如果有人迫我這樣做，我會下手的。」從他的眼神可以看出他是當眞的。

難道我們所做的一切就這樣白費了嗎？不，還有一線希望。「你怎麼知道我在這兒？」我儘量爭取時間。

「你把我們的情報工作估計得太低了，還低估了我們的公民同志的忠誠！」

我露出一副嘲諷的笑容，「算了吧，斯坦尼，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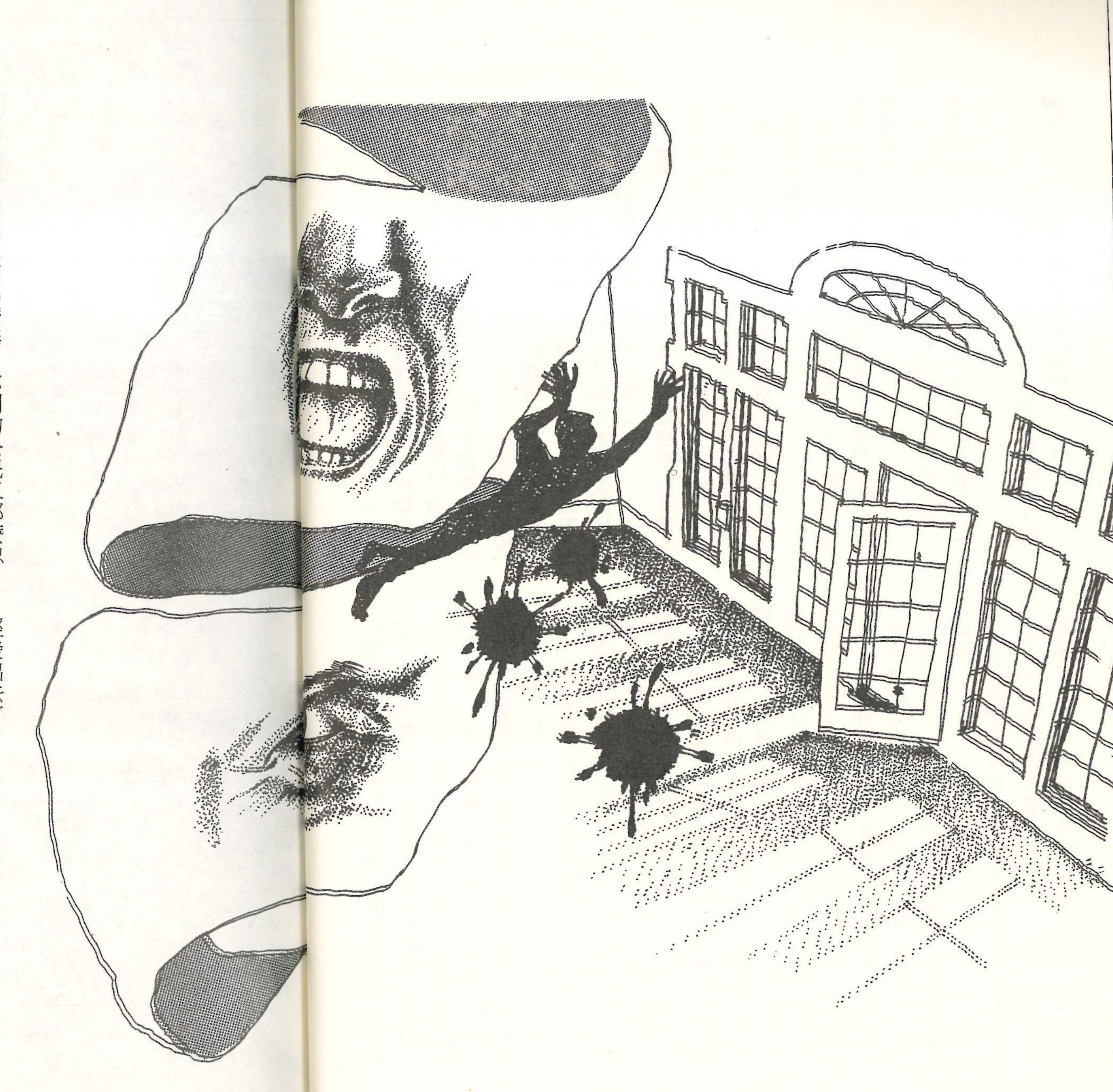
果你們的情報工作那麼棒，你們的公民又那麼忠心，我還能到這裡來嗎？照理，我早就應該被送進你們在戈壁的勞改營了。」

斯坦尼的臉龐霎時蒙上了一片黑氣，我知道我擊中了他的痛處。他狠狠地說：「那只是一個小小的失誤。我保證這種情況不會再次……」

「目標在望啦！」安部在我背後低聲叫道。

我想也沒想就撲向按鈕。「抓住他！」斯坦尼叫道。我撲到按鈕旁邊時，他開鎗了！一顆子彈擊中了我的胸膛，我打了個踉蹌，但我顧不得疼痛，也顧不得鮮血直流，用力伸手攀住控制板。又一顆子彈打中了我的腰部，但沒能阻擋住我，我用盡最後的力氣，撳下按鈕。

我倒在血泊中。斯坦尼還在瘋狂地射擊，不是射向我，而是射向控制板。但，沒有用，訊號已



經發出去了！

最後的一口氣迅速地離開我，起初我仍然可以看見自己流滿一地的鮮血，後來連這也看不清了。在黑暗完全降臨之前，我只有一個念頭——

但願我所做的一切是正確的……

✻

【作者簡介】李逆熵，現居香港；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科幻「發燒友」，對中西科幻作品素有研究，多年來致力於推廣科幻，於科幻方面的著作、譯作極豐。〈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是他首次在《幻象》發表的小說。本篇係以英文寫成，由關慶寧先生及作者本人再譯寫爲中文；標題中的普羅米修斯 Prometheus 是希臘神話裡從奧林帕斯山上盜取火種贈予人類，開啓人類文明的神祇。



《第五向度》

《前情提要》廿年前的陰曆除夕，陜北鄉下小學教員古仁和新婚妻子玉娘去逛九曲陣，玉娘在太陰星君座下摘了一盞燈；過後不久，從未到過北京的玉娘卻因參加八九北京民運的罪名被捕入獄。玉娘在獄中結識了難友方健，隨後又因爲具有非凡的超感應力，被中俄合作的超能力研究計畫選中，移送到高加索基地；研究小組組長羅斯柯尼可夫卻對玉娘產生了異樣的情愫……廿年後，旅居美國的古仁已經成爲一位天文考古學家，但他從未忘懷過玉娘；一天，他發現古馬雅星圖竟和九曲陣若合符節……另一方面，一個和玉娘長得一模一樣的台灣女子盧飛鸞出現在華府，而且邂逅了攻讀比較藝術史的方健，兩人並先後回到台灣。聽到這個消息，羅斯柯尼可夫、監控中俄研究計畫的CIA華裔探員錢沛德，以及古仁，也紛紛趕往台灣。這一夜，他們群聚在台北盧飛鸞所開設的「九段咖啡」中，古仁卻做了個怪夢；同時，六角星也已開始結印，「龍」就要甦醒了……

【科幻接力小說】

第五向度

第7章

〔文〕楊麗玲
〔圖〕王抗抗

《第五向度》

公元2009年，1月25日
中原標準時間：凌晨2時

一夜北風緊。

雖是晴朗的冬，台北上空除了一座座龐碩的空中懸浮廣告在黑闇裡灼灼輝閃之外，看不到一顆星辰，大氣中的灰塵指數極高，環保問題從上個世紀延續到本世紀，不僅沒有改善，反而日趨惡劣。

這對專研天文考古學的古仁來說，雖沒有直接影響，卻有極大的間接干擾，天文衛星以及太空船所攝取的星圖，終究無法完全說明一些古星圖的佈列玄機。

他想起馬雅星圖和九曲陣之間的奇妙關聯。

夢中，方健曾說，九曲陣其實就是一種古代的電路板，是傳遞人類意識的一種廻路，是某種觀念動力的整合裝置，是意識的擴大器，是人類意志的積體電路……，這些毫無根據的事，難道竟會是眞的？

或許自己被說服了？否則爲什麼放棄大好的睡眠時間，像個呆子似的，來到荒僻的郊區吹冷風。他縮了縮脖子，拉高領口，極目望去，擎天崗下的太陽谷地一片漆黑。這位處大台北都會區東北角的隘口，就是方健言下使六角星在圓周上獨缺一段的部分。

據說在上一個世紀，從七星山、夢幻湖、冷水堀、擎天崗到太陽谷連成的一條風景線，每至假日就遊客如織，具特殊療效的冷泉取代了北投溫泉，成爲日本觀光客衷心嚮往的溫柔鄉，所以市政府在重新規畫大台北都會區的範圍時，將之一一涵蓋進去，捷運工程原欲直抵太陽谷，然而施工過程艱鉅，在擎天崗和太陽谷的一段，意外迭生，傳說是觸怒了山神，雖屬無稽之談，但從此工程怎麼也無法向前順利推進卻是不爭的事實，最後不了了之，所以太陽谷就變成了風景線上的死角，人煙漸稀。

觸目盡是荒涼。

陣陣怪味由谷地揚昇。

古仁在髒臭的溪畔找顆較乾淨的石頭坐下。這塊遭棄的土地似已沈入永恆的黑暗，被成噸成噸的垃圾掩埋著，除了大量蚊虻蟲蠅外，難見其他生物，怎可能再度「亮」起來？方健的憂慮顯然

多餘可笑，那些荒唐的夢話——古仁搖搖頭，更荒唐的是，他竟然不敢不信，彷彿受到強大的吸力，一步步朝向夢境而去。

公元2009年，1月24日
中原標準時間：夜間11時30分

古仁依稀記得自己做了一個夢，只是夢，夢中，盧飛鸞播放一段顚倒錯亂、茫無頭緒的影片，他自己也成了演員。當他「醒」來，以形同自言自語的口氣對錢沛德說，「我要看看盧飛鸞到底長得什麼樣子」，那時牆上掛鐘的短針恰好指到十一點。

「那是夢，卻也不是夢。」方健乾笑兩聲。

盧飛鸞握了握方健的手，充滿感情的眸子蒙上一層淡淡的淚光。

「九段咖啡」裡，十幾張大小方桌的排列方式，動線曲廻，複雜而不亂，任何稍懂室內設計的人，都不免驚歎其創意高妙，但唯有深悉中國方陣學的人才能看出個中奧秘。點點燭火廻環而成的陣勢九曲九轉，繞行金、木、土、火、水、太陰、太陽……等星宿，任何一處都是起點，也都可以是終點，陰陽兩極相生相尅，導出虛即實，實即虛的引力場，在這裡時空是彎曲的，曲率等價於引力場的存在，換言之，時間不再是直線進行，而是一種可折疊的概念。

「你說那不是夢？」這句話幾乎是從齒間迸出來的。看見玉娘——不，即使只是酷似玉娘的女人依偎在別的男人身邊，都讓古仁胃裡直冒酸水。

「相信你也察覺到室內的陳設和佈置不同一般。」方健拿出一張紙來，在上面畫出九曲陣圖，「時空距離是相對性的，當完全抽掉時間因素時，人就可以從A空間，馬上跨越到B空間，甚至C空間；同樣的，當一個事件將在某時間發生，如果將主觀的線性時間加以折疊，結果會怎樣？」

「你是說——九曲陣是蛆洞？」古仁驚駭地望向盞盞燭火，心神一陣暈眩，彷彿又要懸盪起來，連忙收回視線。

「或許這可以算是一種說法吧，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紀，人類對宇宙依舊所知有限。」盧飛鸞笑一笑，對於面對這個既陌生又熟悉的男子，她有

《第五向度》

《第五向度》

一種特別的情愫，卻非關愛情。

「如果把人看作粒子，九曲陣就是四維時空連續區；平常，不受力作用的粒子的徑跡是一條直線，但當粒子在九曲陣裡，所放射出來的電磁波受引力場作用，推移行進的軌跡，就變為一條曲線。這樣你懂了？」方健把白紙揉成一團。「簡單說，就像站在櫃子前面，你原本只能依時間順序一層層打開抽屜，現在卻先得到鑰匙，提前打開櫃門，預見了部分將在未來發生的事實。」

「或許下一秒，龍就要開始動了！」方健的眸中閃過一抹陰影。

「你憑什麼肯定，我夢中所見的將是事實？」古仁微微變臉，「事實」二字咬得特別重，他並未托出夢境的內容呀！

「玉娘沒有白愛你，即使經過二十年阻隔，你們依舊心靈相通。你所預見的，我和他也都預見過，」盧飛鸞指指方健，「那其實就是玉娘超感意識中的片斷。」

「如果你和玉娘已經恩斷情絕，就算置身九曲陣裡，也和尋常一般人一樣，由於本身電磁波太弱，雖然受引力場作用，也等於沒作用。」方健冷笑，他雖深愛飛鸞，但這份愛卻源自潛意識對玉娘的思慕。「事實」證明玉娘仍是古仁的，使他內心深處最纖敏的部位莫名抽痛起來。

公元2009年，1月25日
中原標準時間：凌晨1時

「事實」果然依夢境所預示的內容往前推進。

先前，在掛鐘指向十一點零五分時，錢沛德完全失去耐性而先行離去；作為一名CIA探員，他也未免太沒有耐性了，因為十一點三十分整，方健和盧飛鸞便悄悄出現，和古仁密談片刻，又閃進咖啡店深處的那扇木門。

金髮俄羅斯人羅斯柯尼可夫如果死後有知，大該後悔自己竟在那個時刻跑去蹲馬桶，足足佔據廁所十五分鐘，不顧店裡其他客人的抱怨，雖稍稍紓解了便秘之苦，卻也為自私付出最大的代價，遺漏或能逃過一劫的關鍵。

難道天命的確不可違？

原已離去的錢沛德發現暗藏指紋手套的筆遺失了，連忙匆匆折返。幾分鐘前，方健才以那隻筆替古仁繪圖解說九曲陣的內在玄機，雖察覺其中陰謀，為免打草驚蛇，用後仍將筆留在桌上。

羅斯柯尼可夫走出廁所，逆光的身影緩緩步向座位，錢沛德也恰好推門而入，再度走進「九段咖啡」的迷離空間。

同時，一對男女由咖啡店深處的木門施施然走出來。

再見仍如初見般激動，古仁喉頭哽咽著，癡迷地望著眼前的女人。

接下去的二十七分鐘就如夢境重演。

方健、盧飛鸞和錢沛德在古仁身旁落了座，交談片刻，方健突然站起來，帶領其他三人走進店鋪深處那扇木門。羅斯柯尼可夫見狀，也急忙尾隨而出。

俄羅斯佬甫走進宿命之門，匿身門後的錢沛德就像切皮蛋般，以鋼絲漂亮地割斷了他柔軟而富彈性的喉管，又戴上捺有古仁指紋的透明手套，在電梯間留下幾隻血手印；這個兇手內心暗爽不已時，卻發現方健他們早已駕著直昇機離去，自己竟變成一枚笑話，被棄置在大廈頂樓停機坪上。

直昇機在大台北都會上空盤旋。

「古──先生，」飛鸞握住駕駛盤，微側著頭說：「我們需要你全力加入。」

「叫我古仁！」古仁啞著聲說。

方健轉頭望向窗外。直昇機正經過六角星的圓心上方，朝東北角的缺口方向飛馳，大台北都會區的光燦燈火逐漸往後退去。

「是的，古仁，」飛鸞歎口氣，「除了剛剛方健所說的之外，張系國預言方程式還有一個無法突破的關鍵──辛。」

「新？」古仁皺皺眉。

「不，辛苦的『辛』。」飛鸞似乎能看穿他的內心，「我們雖然知道當圓周合攏，六角星完整時，龍會甦醒，卻不曉得確實的時間和地點。方程式只推演出來，龍的甦醒和沈睡都和『辛』字有關。」

「我們懷疑，」方健的聲音穿插進來，嘴卻沒有動，「『辛』是馬雅星圖的象形記號，或者是一種符咒，一種使龍甦醒或制服龍的密碼。」

「到了。」飛鸞緩緩降落機身。

直昇機停在太陽谷地的一片坦坡上──不，更確切地說，應是一片垃圾堆上。這裡自從沒落後，幾乎淪為垃圾場，鄰近市鎮的不法商人常將工業廢料或垃圾成噸成噸載來傾倒，由於財團介入，台灣政府干預無力，只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第五向度》

《第五向度》

「幸虧是TOYOTA型直昇機，若是上個世紀需要螺旋槳的老式直昇機，恐怕早搧揚起滿天垃圾了。」方健愛憐地扶了扶飛鸞，在她之後跳下直昇機。「啊，又能用嘴說話了，感覺眞好！」

從另一邊機門下來的古仁想了一下這句話的含義。

「麻煩你先在這裡等等。」方健頭也不回，與飛鸞攀上谷頂。

古仁就這樣獨自在其實已不堪稱之爲溪的溪畔呆呆守候了將近一個小時。

公元2009年，1月25日
中原標準時間：凌晨2時35分

台灣的冬，平均氣溫雖在十度以上，但這兩天由於寒流過境，加上島國溼度較高，冷風淒寒，當飛鸞和方健再回到原處時，古仁已經凍得像根融化中的冰棒。

「古，呃，古仁，抱歉，害你受寒了。」飛鸞柔聲地說。他們爬上去探勘地勢時，方健不知怎麼搞的，突然熱情賁張，硬把飛鸞拖到山溝裡做愛，所以多耽擱了四十分鐘。

「我不懂，你們究竟，帶我來這裡，做什麼？」古仁顫著牙齒。

「你仔細數數看，這裡總共有幾顆大石頭？」方健指著溪畔。

「一，二，三……」古仁瞪大已經熟悉黑闇的眼睛，「……七，八？」

「不，還有你坐著的，」方健笑了笑，「總共有九顆巨石。現在請你發揮聯想，把這九顆巨石，加上直昇機也當作一個點，把十點用線條相連，你將——」

「辛!?」方健話未說完，古仁已經跳起來，比乍聞九曲陣奧秘時更驚駭！溪畔的巨石排列成：

若以線條連接，則成了：

「問題就在這裡，君山九型電腦測出龍首必在六角星的東北角，如果推論沒有錯，只要依馬雅星圖，排列辛字記號，應該就能遏止龍的出現；然而，無論怎麼排列，就是必需十個交點才能排出辛字，而不是九個，換句話說，九曲陣和辛字之間，有著無法彌補的缺口。」

《第五向度》

「你是說——唯有九曲陣和辛字可以相互換置，一而二，二而一，才能解救人類或將被龍毀滅的災厄!?」

「這是君山九型分析出來的，至於依照馬雅星圖在這裡排列辛字記號，則是我和飛鸞共同的想法。」

古仁額頭冒出汗來，忍不住想抽一口煙，哪怕只是紙煙。

「你忘了絕不能讓東北角亮起來？哪怕只是一根火柴也不能冒險。」方健苦笑著制止。

「但願我們的作法沒錯。」飛鸞歎口氣。

「或許你的天文考古專業對這件事能有些幫助，也或許，」方健頓了頓，似乎極不願說出口，聲音變得有點硬，「也或許，你和玉娘之間的特殊感應，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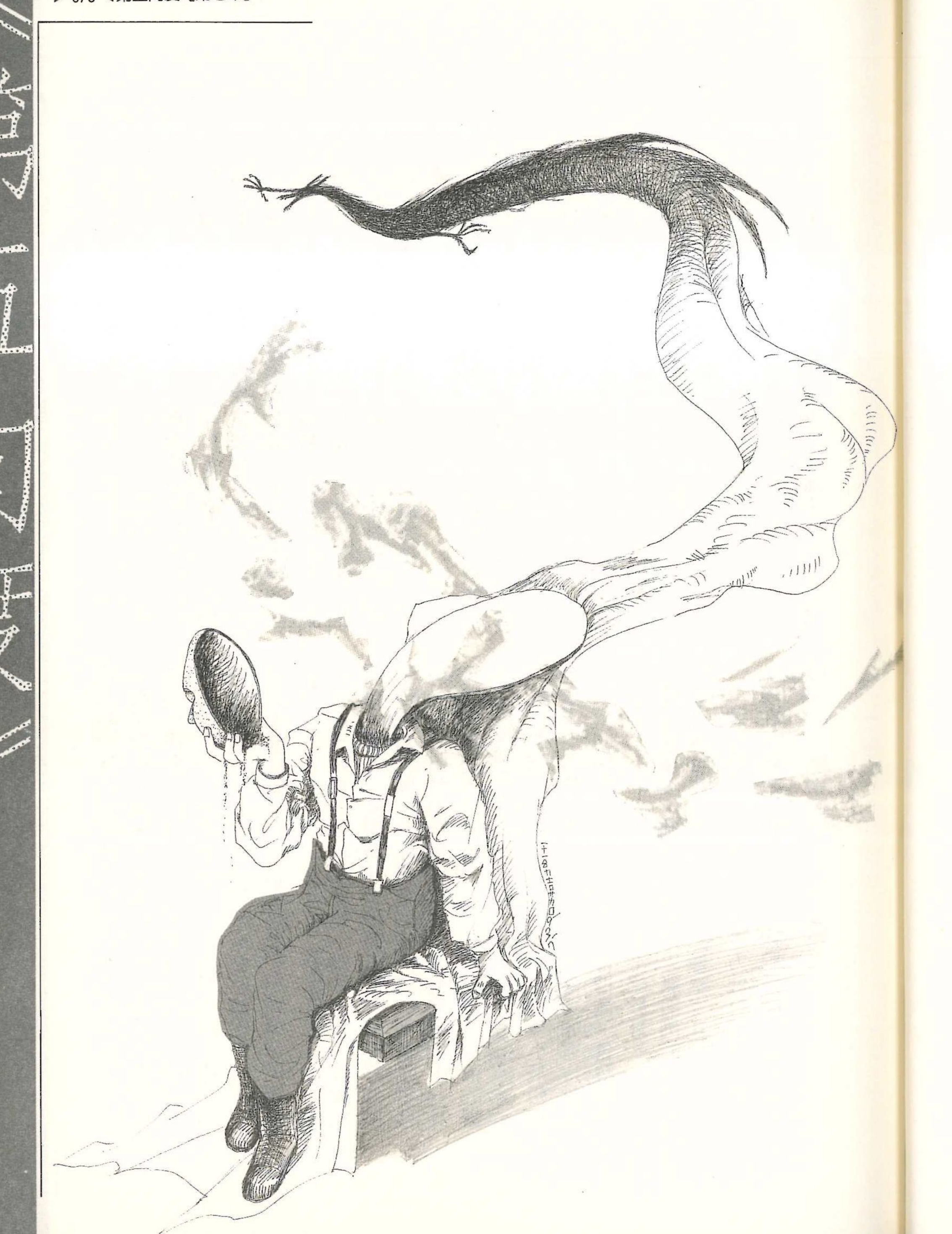
公元2009年，1月25日
中原標準時間：凌晨4時整

他們都對，卻也都錯了。

問題的關鍵在於二十年前玉娘走九曲陣時，在太陰星君座下所摘下的那盞燈。

這是二十一世紀人類知識尚無法解釋的。當年，老大娘攛掇著玉娘去摘一盞燈，以期年內可以抱娃娃，命格坐屬太陰的玉娘無巧不巧地就摘了太陰星君座下的燈，瞬間啓動了宇宙潛能的樞紐，九曲陣開始變化，九個燈桿不停挪動方位，排列成奇怪的圖案，但是，對於在陣裡奔走的衆人而言，九曲陣依舊只是原本的九曲陣，並未察覺任何異狀。兩個次元並時存在於同一空間，玉娘跌入第五向度的座標中，穿越時空界限，影像出現在天安門廣場，被自動錄像機拍攝進去，成爲日後公安局抓人判刑的鐵證。而當玉娘轉過身，發現古仁不見了，驚喊「古仁！你在哪裡？」的同時，突然一個踉蹌，手裡的燈籠猛地熄滅……事實上，燈籠並未熄滅，而是燈籠裡的燭火並未隨玉娘回到現象世界，反以超光速飛馳在第五向度內。

照說，任何物質的運動速度都無法超過光速，因爲物的質量隨速度的增加而累進，當速度達於光速時，質量將無限大，也就無法繼續前進；然而這苗燭火卻在玉娘踉蹌的剎那，受宇宙潛能猛力推進，超越光速，造成超相對論現象。



方健和盧飛鸞意圖在太陽谷排列馬雅星圖的象形「辛」字是對的，卻也因此犯下極大的錯誤。

當他們搭著直昇機離開，太陽谷地的九顆巨石雖排不成「辛」字形，卻成了最簡單的九曲陣形。這個陣形的引力場雖小，作用卻是相同的，會使光線產生彎曲，那焰苗在第五向度內的燭火，原本和人類處身的三度空間雖並時共存，卻因次元不同而彼此相安無事，但從六年前方健和盧飛鸞在谷地排列石陣開始，燭火運動的徑跡曲率慢慢加大，而速度變緩，逐漸趨近於光速……

「你肯定當那個圈圈合攏，龍，就會出現？」古仁嚥了嚥口水。當直昇機朝來時路返航，在不夜的大台北上空往下俯視，殘缺而詭異的六角星又出現在視域裡。

「相信我們還有時間，會想出辦法的。」飛鸞對古仁嫣然一笑。

「哼，天知道什麼時候才能排出辛字九曲陣！」方健的眼袋抽搐了幾下，清清喉嚨，冷笑說：「我覺得還是用嘴講話比較自然——」

然而他沒有時間用嘴把以下的話自然說完了。另一次元裡飛旋的燭火在方健說出前一句話的同時，行進速率恰降至光速，質量變為無限大，瞬間停止運動，跌出第五向度，落回三度空間的現象世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何況太陽谷到處是易燃的垃圾！

質量極大的一苗燭火霎時引發為大火。

六角星的六個頂點全亮了！黑亮的圓周線圖形完整。

突然，巨大的爆裂聲自機身下方的氣流湧起，整架直昇機被亂流衝激。

整座都市瘋狂震動。

地層底下傳出排山倒海的撞擊聲。

享受著夜生活或酣眠於夢中的人們還不及尖叫，地表已如摔碎的豆腐崩然龜裂。

幢幢百層建築嘩嘩傾頹，水泥煙塵如爆發的山洪遮蔽天空。

公元2009年，1月25日

中原標準時間：早晨6時50分

「龍開始動了！」一個遙遠又熟悉的，令古仁終生牽念的聲音隔空悠悠傳來。

飛鸞和方健也聽見了。在尾翼險些被一塊熾熱

的鋼筋擊中的刹那，直昇機突然歪傾六十五度，陡地拔高，強大的G力把三個人都震昏了。飛鸞的手無力地垂下駕駛盤，然而直昇機依舊平緩地斜斜飄昇……底下，崩潰中的都市罩在火烈的焰濤和濃黑的煙塵裡，爆炸聲嚎嘯貫空。

昏迷狀態裡，玉娘溫柔的聲音流水般滑過來，他們恍似在夢中聽見，同時被喚醒，睜開眼，驚訝相望。那聲音，不，那流水，並非只是無形的震波，而是一道透明的流質水晶，游過他們的額際，穿窗而出，層層迴旋的波紋將直昇機密密圍繞起來。

除了額際微感清涼外，他們只能看見「液態水晶」旋動的紋路，伸手碰觸，卻感覺不到任何質感。直昇機就像裹著透明的生蛋白，在失重的狀態裡飄浮。

與此同時，被拘禁於高加索山區的玉娘正沈睡在奇怪的夢境中，她莫名心痛著，宛如最心愛的東西即將被摔碎，無論如何也要搶救回來。「龍開始動了！」她驚慌地喊，晶瑩的淚水滾出她緊閉的眼瞼，沿兩鬢滑落。實驗室裡輪值的JNR計畫小組研究員自瞌睡中驚醒，差點從椅子上跌下來。停機狀態的電視顯像器竟自動接通電源，畫面出現一座毀滅中的陌生城市，大批大批人群在火海中掙扎吶喊，被傾倒的建築活埋，跌落忽然裂開的溝塹……地表像遭受強力擠壓，從震央中心迅速向四方隆起皺折……研究員們瞠目咋舌地瞪著螢幕，一分鐘後才想起來應該錄影下來，可惜羅斯柯可尼可夫已無緣見到這些異象的畫面了。

當被玉娘攝入夢境而逃過一劫的古仁、飛鸞和方健「眞正」清醒時，發現整部直昇機完好無損地停在舊東區，台北都會遍地瘡痍，到處斷壁殘垣，軍方出動配合醫護救援，從廢墟裡挖出一具具屍體丟進卡車，街上排滿一列列等待救治的傷患，劫後餘生的人們目光呆滯，在災區現場流連。

狂熱的宗教份子駕駛三十幾部蜜蜂型小飛船在廢墟上空盤旋，末日審判的宗教傳單如雪片般灑落；街的那頭，教堂和寺廟裡都擠滿了告解贖罪或祈神問卜的人，哀嚎痛泣聲不絕於耳。

情況慘烈。人們卻以為這是史無前例的一次大地震，不知更大的危機還在後面。

『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方健打了個冷顫，「現在只是龍尾稍動，等到龍眼睜開，龍頭也動起來……」

「一定要想出辦法，不能任事情惡化下去。」飛鸞掏出一片金箔口香糖塞在嘴裡，另分了兩片給古仁和方健。

「你說，你一直無法申請到使用WDC（編按：世界資訊中樞系統）的權利，嗯，或許我可以盡點力。」古仁沈吟著，他現在完全相信有關「龍」的傳說實非虛言。

方健拍拍古仁的背，古仁熱誠地握住他的手。

公元2009年，1月26日【陰曆正月初一】
中原標準時間：早晨7時05分

二十四小時內，發生了七次地震，每回震央都不同，這是台灣，甚至世界地震史上從未有過的怪現象，唯有在上古世紀文獻裡曾見過類似的紀錄，但那是傳說，無憑無據，豈能信以為眞。有關單位頭疼不已，一次比一次更嚴重的災情不斷傳來，中央卻束手無策。

在驚慌痛苦中，人們記起今天正是中國傳統農曆春節，雖然到了二十世紀末時年節氣氛就早已蕩然無存，但是現在，或因所有的休閒場所和遊樂設施都遭毀壞，人們竟對傳統產生了濃濃的鄉愁，努力打起精神，度過一個慘淡的中國年。

公元2009年，1月27日【陰曆正月初二】
中原標準時間：早晨7時27分

災厄似乎過去了！連續兩日未再有地震發生，人們開始在政府協助下，著手重建家園，國際間的各項支援也紛紛送到。

旭日高昇，曦輝普照，亮朗的晴空充滿光明和希望。

然而一切卻顯得過分平靜，平靜中透著一股怪異的壓力。

公元2009年，1月28日【陰曆正月初三】
中原標準時間：早晨8時15分

已過農曆立春，日出時間應該漸漸提早，今年卻異常了，從地震當天開始，反而往後延，精密的氣象儀完全失效。

這一日，竟然直到八時十四分，天幕依舊漆黑幽暗。

八時十五分，亮烈的火球忽然躍上山頭，天空無一片雲。

八時十六分，雷電狂作，東北方向傳來急鼓般的獸吼，當著霽朗的晴天驟雨嘩嘩，人們驚訝極了，紛紛奔到街上，爭看奇觀。

美妙的太陽雨輻射千萬道絢爛的虹影。

雨澤滋潤著災難後仍未復甦的破敗現象，一座座海市蜃樓就矗立在斷壁殘垣間，既有中國的飛簷畫棟，亦有希臘式的宮廷，還有無數發人幽思的古老建築，和諧並存地架構成一幅氣勢恢宏的圖景。

八時十七分，有三、四個人說，他們看到傳說中的龍。

八時二十五分，有百來個人相信他們看到蛟龍吐氣。

八時五十九分，有數千市民肯定自己親眼看到飛龍昇天。

九時十五分，官方接獲無數關於「龍出現在台北上空」的報告。

公元2009年，1月31日【陰曆正月初六】
中原標準時間：午夜0時0分

這些日子，方健、飛鸞和古仁並沒有閒著。

他們在WDC中心殫精竭慮地工作著，分別朝自己的專業領域去探尋，互相配合，希望能統合出一條線索來。

首需解決的問題有二，一是如何以九個交點排出和九曲陣疊合的「辛」字，二是如何以「辛」制服龍？

「與『辛』相關的漢字，通常都帶有宰殺或負面的含義，像辟、宰、孽、辜、妾、僮等等；而在甲骨文中，『辛』是以斧劈木的象形……」古仁若有所思地讀著資料。

「古時候有關殺龍甚至養龍的記載，大多只有事件而無內容。」方健重重吐出一口雲煙，「我做一個大膽的假設，你們聽聽看：『龍』字的左旁，由立和月構成，立是『辛』字的變形，而月則指的是時令——月圓之際，如果我的推論沒錯，這代表什麼？」

「月圓之際，以『辛』鎮服龍？」飛鸞抬起臉來望著方健。

古仁用力一擊掌，彷彿頓悟了什麼，但不及說出口，WDC中心突然強烈搖撼起來——這座一百六十二層高的大樓採特殊彈性鋼架結構，會隨震波搖擺，測試過程顯示抗風力和抗震力達十級以上（編按：到目前為止，地球上還沒有發現震級肯定超過八．九級的地震），現在，具防彈功能的透明鋁帷外牆卻開始龜裂，不！不是龜裂，而是一道白色黏液緩緩往下流，流經處就把鋁帷幕給腐蝕、氣化了，玻璃牆裂開一隙不規則的縫，強風呼呼捲進來，室內溫度氣壓驟變，紙張飛得到處都是。

自動警訊系統鈴聲大作！

「龍涎!?」方健狂喊，拉著還想搶救資料的飛鸞和古仁衝向出口。

人們驚慌地朝疏散方向奔跑。武裝部隊在一分鐘內已趕到現場。

二十一世紀的武器對抗在二十一世紀甦醒的龍！然而，這是一場無法進行的戰鬥，一場不打自敗的戰鬥，一場怪異無比的戰鬥，沒有人能具體說出龍的形象，即使到死前的一刻。

嚴陣待命的武裝部隊只是莫名地呼喊出「龍！」然後就全體仆倒，臉色慘白，眼中所見或許是「龍」，然而意識裡的敵人竟是自己，那是筆墨難以言述的既恐怖又可笑的畫面，數百名精兵跪下來猛磕頭，哭著喃喃說：「我是罪人，我不配活下去！」接著，竟相互玩起猜拳遊戲，輸的馬上舉槍殺掉贏的，繼續和另一位輸家猜拳，死亡在勝負顛倒的競賽中進行，直到賸下一位最後輸家——那位曾經出生入死，殺敵不眨眼的士官長全身猛烈抽搐，喉嚨發出獸死前的哀鳴，嘴角冒著白沫，倒下來，即時僵斃。

公元2009年，2月1日【初七，人日】
中原標準時間：午夜0時0分

人與龍在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回合交戰，草草結束。

好幾連兵士的屍體經解剖化驗，只查出腦部有麻痺現象。

官方封鎖WDC中心，化驗殘留在現場以及防彈鋁帷玻璃上的「龍涎」，那是一種有異腥味的鹽狀物，乾凝後成為結晶顆粒，外觀、色澤及成分

竟和珍珠一模一樣，不具任何腐蝕性，然而，鋁帷玻璃上的裂縫卻事實存在。

這是科學家完全無能解釋的，除非是巫蠱或魔術。

二十四小時後，同樣是子夜零時零分，鬱黑的天色突然霞氣萬千，衛星雷達上出現電磁波干擾的現象。

軍方緊張了，出動一百輛碟型V號坦克和二十七架S小雷虎戰鬥機，卻不知該包圍什麼地方，夜空廣渺，霞光如晝，衛星雷達根本偵測不出來光源或龍的藏身處何在。

霞氣愈來愈重，整座修建中的台北都會沐在一片詭異的流光中。

民衆都被異象嚇怔了。

小雷虎在天上茫無目的地飛竄。碟型坦克開進市中心，在街上搜尋。

然而一切徒勞。約莫一小時後，異象消失，天空漸漸黯淡下來，衛星雷達也恢復正常，軍方白忙一場。

「除非龍願意現身。」方健仰望平凡的夜色說。

逃離WDC大樓後，他們三個來到已燒成一片焦土的太陽谷，刺鼻的臭味陣陣撲來，九顆大石頭仍矗立原處，只是其中兩顆爆裂了，因而變成七大、四小不全。

古仁一次又一次數著那些已構不成辛字也構不成九曲陣的石頭，皺眉深思，慢慢露出笑容：「恰如我所想的——」他話未說完，飛鸞眼睛一亮，搶口說：「我也想通了，我們一直朝古代的辛字去揣摩，而忽略了答案就在眼前。」

方健疑惑地望著他們。

「我們一直執著於用九顆石頭來排列辛字，事實上辛字除了有十個交點，也可以由十二個交點組成。」飛鸞撿了九顆小石子和三根火柴棒排列成

「你瞧，九顆石子是實的九曲陣，而三根火柴棒則代表我們三人在陣裡，我們可以隨時異位，任意移動，而辛字、馬雅星圖或九曲陣三體合一，完全不受影響。」

公元２００９年，２月３日【初九，天公生】

中原標準時間：午夜０時０分

東方傳來遙遠而威怒的獸吼，其聲如雷如鼓！

一條巨大的火龍率魚而飛，翱過天際。

軍方迅速展開地對空的猛烈射擊，火焰彈嚎嘯貫空。原應悠游於深海的各種魚類紛紛中彈如雨跌落，在地面摔成魚醬；有的魚類長達數公尺，重量超過一千斤，重量加上速度，不少炮兵被擊昏了，甚或被壓扁了，在魚醬下碎成人醬，不死也受內傷；有些魚則倒霉地恰恰跌進炮孔，堵住彈道，卻同時被炮管烤熟了，發出滋滋的焦香。

五十六架小雷虎一齊出動。墨夜如海，在一萬公尺的高空上，火龍廻環而成一座金輪，群魚踴躍，爭相穿輪而過，威猛地衝向小雷虎。

銀亮的鱈魚、獠牙肥腹的叉齒魚、細長如鞭的電鰻、獅頭鳳尾的擬獅子魚、口大如甕的銀斧魚……奇形怪狀、色彩繽麗的魚群在夜海裡翻浪，強大的逆流激撞，小雷虎原本嚴整的陣勢如沙般散開，五十六架小雷虎在雲氣間摔滾，個別展開苦鬥。

有如人海戰術的魚海戰術幾使這些空軍菁英招架不住，並非火力不足或戰力不夠，而是太過驚訝了——在千百回模擬戰鬥訓練中，他們殲敵無數，摧毀過外星侵入者，殺死一整營的敵軍也絕不眨眼，但是現在，敵方既非人類也非外星惡客，竟然是活生生的魚！每架小雷虎都攜帶有可以炸平一座機場的彈藥，配備非不得已絕不使用的磁光鎗，卻似無用武之地，因爲魚群如蝗蜂般湧來，密匝匝地包圍住小雷虎，一波又一波撞擊駕駛艙前的玻璃，即使由電腦操控無需依靠人眼目視也能掌握飛行方向，小雷虎卻陷在困境中動彈不得，配備的武器形同虛設，一發射，雖然炸死無數條魚，由於射程太近，小雷虎本身也會受損，甚至爆炸墜毀。

二十三架小雷虎罹難後，其餘的小雷虎不敢再發射彈藥，改以磁光鎗突圍，這表示他們預備以死相搏，因爲磁光鎗一經啓動，小雷虎即進入絕對的作戰狀態，完全由電腦控制，戰鬥員的意識唯存戰鬥，腦波經超導傳輸進入電腦系統，和小雷虎連接，人機合一，成爲空中殺戮機器，直到耗盡最後一滴能源，機毀人亡方休。更嚴重的是，臭氧層將遭大損壞，國際禁武協會因而嚴格限制使用磁光鎗，但私底下各國還是多秘密擁有。

空中猛然爆亮三十三道光粒子纖束，作半徑橫掃。

光纖揮舞如劍，被芒鋒掃中的魚類無一倖免，馬上形碎腐化。

《第五台階》

魚群漸少，失去保護的金輪在腥臭黏稠的大氣中滾動，躲開節節逼近的光纖，三十三道光纖梭織爲網，截斷去路，金輪猛然一個翻躍，化身火龍。

天地驟然變色，火龍大張金口獠牙，吞噬一道道光纖……

公元2009年，2月9日【十五，月圓】
中原標準時間：下午5時59分

人龍大戰不眠不休地進行著。

二十一世紀的尖端武器火力猛烈，轟打在巨龍堅韌的鱗甲上卻少能奏功，反而彈回炸碎發射點。台灣眼見將成廢墟。

太陽谷中，方健、飛鸞和古仁呈三角對立的態勢在九曲陣裡位移，每一動，九曲陣仍維持著不變的「辛」字馬雅星象圖式。他們努力地在陣勢裡移轉方位，企圖以強大的引力場干擾龍的威力，壓制它的能量發揮，然而，龍的磁場極強，單靠他們的力量是不夠的，除非玉娘或像玉娘一樣具有特殊超感應力的生命體加入，或可強化引力場，借宇宙潛能來和龍對抗。

但是莫說玉娘如今身在高加索，就算她能及時趕到台灣，是否就能化解這場龍禍？如果君山九型分析得沒錯，玉娘和飛鸞實是一體的分身，一旦相見會發生什麼事，依舊是個謎，這也是方健至今猶未能完全破解張系國預言方程式的幾個疑惑之一。他設計了一組方鏡，佈列在九曲陣每個適切的角度裡，不管他們三人如何移位，都可映現出另一個飛鸞，「鏡中飛鸞」是虛的存在，不致破壞「辛」字九曲陣形，而飛鸞與玉娘既如鏡照的兩面，那麼對換而言，飛鸞即是「鏡中玉娘」，倒置過來，也可以說，飛鸞才是虛的，是玉娘的「鏡中影」，而「鏡中飛鸞」反是玉娘的實的存在。

在月圓時刻，「鏡中飛鸞」將恰恰坐屬太陰，這是他們所能期待的最後一擊，也是人類存亡的關鍵。

時間開始倒數了！

【第七章完】

【作者簡介】楊麗玲，青年小說家，著有短篇小說集《失血玫瑰》及長篇小說《愛染》，現任職於《自由時報》副刊。

【詩話】

「科幻詩」初探

【文】辛 鬱

詩的創作領域亟待開拓，這是資訊時代必然的趨勢。要怎麼開拓，向那個方位開拓？這是本文所要試作探索的。並且希望獲得迴響，引爲討論的題旨。

在台灣，詩的現代主義的興起，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儘管詩人中仍有固守傳統的表現手法，不認同現代主義的精神，但就整體來說，現代主義詩風已蔚爲主流，這是不爭的事實。

什麼叫作「詩的現代主義」？它的「精神」如何？它經由創作實驗所形成的「詩風」如何？這些問題在四十多年演變的歷程中，已有了不少現成的答案。在這裡歸納如下：

「詩的現代主義」是針對傳統的一種覺醒，是詩人們契入時代、承受時代壓力後的一種心理抗拒的行動表現。如今回溯既往，不難想像五十年代的那些禁制，條條框框，是如何阻絕詩人們內心的想像空間，並且在種種設定的格局之中，不容詩人們縱放心靈，發揮對事物「假設」的潛能。在那樣一個時代，詩，陷於僵化，趨近死亡。「現代主義」雖源於外域，但人們對事物的感知——除了宗教——能力並無差異，何況，詩人們不能自外於時代，於是，這開啓想像空間與縱放心靈的現代主義，極自然的被接受容納，詩的僵化機能恢復了動力。

詩不是一種肯定，詩是一種假設；如此才能使詩的生命源源不息。現代主義的精神，就在於擊

破視詩爲一種肯定的迷信，告訴人們，「假設」才是詩創作的主旨。而當詩人們自覺的從層層桎梏中啓開想像空間，縱放心靈在對事物的假設之上，活潑靈動，無牽無礙的詩風便形成了。

詩，是自由的產物。

但是，詩的自由並不表示散漫，「節制」是詩人們作爲時代的一份子與社會的一個介入者，所深深警悟並牢牢信守的準則。由於對節制所採的不同角度，加以個人獨具的才華，便也形成各異的個人風格。

然而發展至今，詩的整體表現似有停滯與低盪的疲態出現，於是有人喊出：詩瀕於死亡。對此，堅持既定信念的詩人們或許不爲所惑，仍一往直前的奮力創作，但不免另有一些詩人憂急在心，較爲悲觀的意欲擱筆，不甘心者則思另創新局。其實，當今詩創作的停滯與低盪現象，應被視爲時代變局中的必然結果，並無大礙於詩的發展。

爲什麼這麼說？

且看這一時代中的人們，年輕的一代是如何與變遷齊一步伐，共其脈息，而年老的一代雖憂憤不安，卻亦在作心態與行爲的調適，意圖跟得上時代步伐。政治亂象是一回事，社會結構鬆動是

【附／詩三首】

〈火中之火〉，作者辛鬱，台灣知名詩人，《科學月刊》社務委員，「現代詩」、「創世紀」詩社同仁，著有詩集《軍曹手記》、《同溫層》、《豹》、《因海之死》等。

〈複製人加工廠〉，作者吳望堯，前輩詩人，曾僑居越南，後移民南美，著有詩集《靈魂之歌》、《玫瑰城》等。

〈飛碟吟—念奴嬌〉，作者蕭蒂岩，大陸詩人。

火中之火

◉辛 鬱

忽而青綠
忽而赤黃
我是從巨泉中煉成的
一團火中之火
吞食著太陽系的熱源
旋飛成千顆萬顆
尚未命名的星

是一切神秘中的神秘
生命的理論
不能詮釋
我是力的匯聚
以億萬光年的觸角
伸展而又伸展
在宇宙的最深處

一回事，唯利是圖是一回事……，這些都是落葉，入地化爲沃土，展望未來，這個時代是一個過渡。那麼，它不是培育了足夠的資源，容詩人們無盡的挖掘嗎？

更何況，年輕一代詩人在近期較無聲息，並非視詩創作爲畏途，而是轉入與時代脈動更貼近的情境，尋找個人生命的位置，與更能展現個人生命的表現方法，以激發詩創作的動機。

展現個人生命的表現方法，在當今年輕一代詩人中，已有人這麼做。例如使用電腦語言，解構解碼，或以不連續語字組合抽離語意，或置想像空間於人世與地球之外，顛倒時空、數據，別創新象。

這類作品，一時或不易引起共鳴，但它們的出現與存在說明一個事實：詩，有它無限寬廣的領域。

「科幻詩」，是這類作品中尚不多見，卻十分醒目的一環。有人問：科學能否入詩？科學以實驗而驗實，科學家的想像空間儘管多麼浩大而無際，但未經實驗驗實就不能成立。這跟詩人的想像空間並無二致。但詩人的想像空間在刹那形成之後，不必經由實驗驗實就可以表現出來；因

複製人加工廠

◉吳望堯

像印一本書　洗一打照片
或在那個自己的模型裏
倒出很多　很多的自己

四個人一桌牌　一場「梭哈」
紅中有四張　愛司也一樣
不如大家配給　休管輸和贏
你的就是我的　我的就是你的

麻煩的是討老婆
（不過沒有關係　新娘也可多製她幾個）
可是生了兒子就抓瞎　究竟那一個
才是自己眞正的爸爸

我們原活在工業的時代
生產線上　最後要加工的
原來是我們自己

此，除了數據，除了科學名詞或科學家的作爲，可被引用入詩，科學是不能入詩的。於是，詩人企圖探入科學領域，便有了所謂「科幻詩」，這便也拓寬了詩創作的領域。

寫「科幻詩」，是否需要具備基本科學知識或常識？這問題極難找到答案。有人認爲，「科幻」純屬幻想、幻覺與幻見，與科學根本無涉，何需基本科學知識。也有人認爲，科幻也者，出之於對科學的幻想、幻覺與幻見，至少要具備部分基本科學知識，或常識。譬如說宇宙的形成、人體的結構等等，不然，下筆無據，豈非一團混沌。

這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值得探討。此外，「科幻詩」海闊天空，甚至顛倒海天，它的意象與語言，自必異於一般，這又如何處理，並引發共鳴呢？

「科幻詩」或許不失爲是一條拓寬詩創作領域的途徑，但從事創作「科幻詩」，是否需要具備基本科學知識或常識？以及「科幻詩」的異質意象與語言爲引發共鳴，應如何處理？這兩個問題在詩人們的心目中或許已有答案，或許仍在探問，本文名爲「初探」，謹以這兩個問題結尾，並希望有興趣探問的詩友一同來「再探」。 ✲

飛碟吟　念奴嬌

◉蕭蒂岩

是何妖物，
在空間
如此藝精技絕？
十色五光何性質，
何故賽鋼賽鐵？
高速高溫，
時鳴時咽，
何又悄然滅？
非星外客，
這謎何以了結？
來於宇宙何方？
考查何等事？
何交何接？
應有信息昭示我，
敢不心同力協？
學究天人，
置身穹海，
樂作道遙業？
神差鬼使，
白教靈感傾瀉？

【科幻界①】

跨海的新橋

—介紹「呂應鐘科幻文藝獎」

〔文〕編輯部

中國的科幻界中，張系國先生首先設立「世界華人科幻藝術獎」，一九九一年已在海峽兩岸產生令人注目的成果，其第一屆的得獎作品裡，即有多篇為大陸科幻作家的傑作。

而由一九九三年起，另一位台灣早期科幻作者與推動者呂應鐘先生，也是本刊首任主編，在「世界華人科幻藝術獎」的大主題下，以四川《科幻世界》雜誌為大本營，設立新的跨越海峽的科幻獎「呂應鐘科幻文藝獎」，期在大陸激發起中國人的科幻風潮。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二、二十三日，大陸的《人民日報》海外版和《科技日報》均發佈一則新華社的電訊稿，四川電視台連續二天也播出這一消息，內容如下：

新華社北京十一月二十一日電（記者韓松、實習生魏方）：據中國科普作協一位人士昨日在此間透露，台灣天文學家、科幻作家呂應鐘已決定在大陸設立科幻文藝獎。

這項獎命名為「呂應鐘科幻文藝獎」，將於明年（一九九三）首次頒發。呂應鐘日前在北京說，此舉是為了鼓勵青少年和新作者，促進兩岸科幻文藝的交流。科幻獎分為文學和美術兩類。獲獎篇目將由大陸唯一的科幻期刊《科幻世界》確定。

呂應鐘博士是台北天文協會理事，已出版科學、科幻著作四十餘種，近兩年他還多次來大陸為台商投資者牽線搭橋。

呂先生是本刊編輯顧問及前任輪值主編，本刊當然「有權」要求呂先生多說明一點。呂先生表示，這個獎包括科幻文學獎和科幻美術獎二類，第一獎各一名，第二、三獎各二名，每年共取十名。第一獎獎金人民幣一千元，第二獎七百元，第三獎五百元。以大陸平均收入而言獎額不少，五百元就約等於二個月薪水，但

對台灣科幻作者而言，實在不多，也因此，此獎重點放在大陸，旨在鼓勵並發掘科幻人才，承續中國科幻小說的發展。

不過，呂先生表示，這個獎也非常歡迎台灣的科幻作品參加，不要看獎金的多寡，要看大陸數萬以上的讀者群能經由此讀到台灣科幻作品，其在科幻史上的價值就很壯觀了。

談到參加的方法，呂先生說任何時間將作品寄到「四川省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十一號科幻世界雜誌社」，註明參加「呂應鐘科幻文藝獎」，就可參加評選，有機會在該刊刊出。

每年年中由該雜誌社將已刊出的參獎作品彙齊，交由台灣和大陸兩岸共組的評選小組評選投票，依票數多寡排名次，若其中有票數相同但僅能取一名者，最後由呂先生選擇。

呂先生表示，為求客觀起見，台灣及大陸評選小組各三人，目前人選未定。

「呂應鐘科幻文藝獎」實際上也是張系國先生的「世界華人科幻藝術獎」的第二屆，總稱為「第二屆世界華人科幻藝術獎——呂應鐘科幻文藝獎」，為所有華人提供科幻創作的大園地，更是科幻界的「希望工程」，獎額雖不大，但意義很大。

誠如四川《科幻世界》雜誌所言：深信海峽兩岸共同努力，一定能使中華科幻文藝在世界科幻領域大放光彩。

而今，科幻名家張系國先生和科幻推動者呂應鐘先生大力結合，相信一九九三年起，可以說是世界華人的科幻里程碑。✽

【科幻界②】

爲「呂應鐘科幻獎」進一言

【文】張之傑

欣聞老友呂應鐘先生延續「世界華人科幻藝術獎」，在大陸設立「呂應鐘科幻文藝獎」；筆者欣喜之餘，願提出一些粗淺的看法，供呂先生參考。

「呂應鐘科幻文藝獎」的徵選重點放在大陸，「旨在鼓勵並發掘科幻人才，承續中國科幻小說的發展。」所謂「中國科幻小說」，我不知其意涵爲何。但我確知，大陸官方對科幻的認知，和我們大不相同。在設獎之前，似乎應該先予釐清，以免雙方評審時有所扞格。

雖然大陸科幻界對科幻的屬性一直有所爭論，但官方的立場卻始終一貫——科幻姓「科」、不姓「文」。在官方的概念中，科幻小說隸屬於科學文藝，而科學文藝隸屬於科普。這從大陸出版的各種科幻選集中，可以得到印證。

「科學文藝」一詞是我們所沒有的，根據大陸《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卷的說法，科學文藝是：

「介紹科學知識的文學作品。包括科學幻想小說、科學小品、科學童話、科學相聲、科學詩等多種體裁。主要供青少年兒童閱讀，但也常常以其豐富的知識性、濃烈的趣味性和奇特的想像力，爲成年讀者所喜愛。高爾基認爲這是『以藝術手腕傳播科學知識』。蘇聯科學文藝作家伊林則稱它爲『用科學全副武裝起來的文學』。這一名稱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從蘇聯傳入中國，又作『科學文學』。現在，科學文藝已成爲中國文學中獨立的品種。」

因此，在大陸官方的概念中，科幻小說必須以「傳播科學知識爲前提」。不能傳播科學知識的科幻小說，必然不被認爲是正宗的科幻小說。然而，我們的概念卻並非如此。我們不認爲科幻小說負有任何傳播科學的任務。科幻小說屬於文學——雖然大多流爲通俗文學，但絕不屬於科學。

科幻小說的生命是幻想，而幻想必然與講求事實的科學相左。科幻小說可以增加讀者對科學的親和力，啓發讀者的想像力，但絕對不能用以作爲傳播精準的科學知識的工具。

再說，大陸的科幻小說主要供青少年兒童閱讀，旨在誘發青少年兒童獻身科學，因此從來不對科學和未來作負面描寫。然而，我們的科幻作家卻較少以少年兒童爲對象；將科學和未來視爲夢魘的「反烏托邦小說」，更爲非社會主義國家科幻創作之大宗。這種差異，也造成認知上的南轅北轍。

根據「呂應鐘科幻文藝獎」徵選辦法，評審由大陸、台灣各遴聘三人。但從上述簡單分析可以看出，評審會議將又是一場海峽兩岸的爭戰。一篇大陸評審叫好的作品，台灣評審可能嗤之以鼻。一篇台灣評審叫好的作品，大陸評審可能認爲滿紙荒唐。雖然大陸科幻作家普遍已有科幻姓「文」、不姓「科」的自覺，但一旦端上檯面，在大庭廣衆之下，誰也不願明目張膽地和官方概念相違背。因此，兩岸評審將很難取得共識。

爲了使「呂應鐘科幻文藝獎」建立起全華人性聲譽，筆者建議，在徵文啓事上，應針對「科幻文藝」作下列宣示：

一、科幻文藝不是大陸上所謂的「科學文藝」，它不受既有的科學知識所制約。

二、科幻文藝不是科普，它並不負有傳播科學知識的任務。

三、科幻文藝的讀者對象主要是成人和青年，並不刻意迎合少年和兒童。

這三點宣示，或許可以廓清爭論，爲「呂應鐘科幻文藝獎」預立基礎。✽

【科幻界③】

「灰姑娘」在佛洛依德堡

追記一九九二年世界科幻年會

【文／圖片提供】譚楷

從法蘭克福乘電氣火車南行，便進入德國著名的黑森林地區。夾道鬱鬱葱葱的松林，在暖暖的春陽下泛起一片新綠。火車不時穿過鄉村，一樹樹櫻花、梨花，似雪似霧，雲絮般飄來，拂窗而過，眞覺得列車是在向幻想中的天國駛去。四月末的佛洛依德堡，正是幻想家的樂園，一九九二年世界科幻協會（WSF）年會，就在這森林中的花園小城舉行。

前年五月，在成都舉行了一九九一年WSF年會，被WSF主席愛德華茲譽爲「協會成立以來，十五屆年會中最隆重最成功的年會」。所以，我們中國科幻世界雜誌社代表團一出現在國際會議中心，便受到熱情接待。「我們用黑森林過濾過的，最清新的空氣歡迎你們。」市長幽默風趣，歡迎詞充滿詩意。

豪華而典雅的國際會議中心人頭攢動，沸沸揚揚，大廳中的科幻書展和走廊兩廂的各國科幻書攤都擠滿了人。因爲今年的年會和歐洲科幻年會、德國科幻大會同時召開，一下子從歐洲各國湧來近千名科幻迷。羅馬尼亞的五十名科幻迷是乘火車硬座來的，由於缺少外匯，人人揹著毛毯，會務組給他們安排了大通舖。科幻迷彷佛都在著意表現自己對科幻入迷的程度，有的臂上拴著一隻外星怪獸玩具，有的情侶衫上印著飛碟圖案，有的頭上頂著航天飛船模型，有的乾脆在手臂上刺下「超人」的S標誌。他們擠來擠去，圍住科幻作家要求簽名，提出各種有趣的問題，不時發出掌聲笑聲，使會議中心的氣氛非常活躍。我想，正像足球迷爲足球運動推波助瀾一樣，科幻迷使歐美日的科幻日新月異。中國科幻要大繁榮必須造就廣大的讀者群，造就千千萬萬科幻迷。



◉一九九二年世界科幻年會在德國佛洛依德堡國際會議中心舉行。

書貨攤上，有印刷精美的科幻書籍和畫册，也有逗人喜歡的科幻玩具、徽章，和各種小紀念品。細看那些科幻畫，有的生動細膩地描繪金星風暴，有的精心設計了太空城的每扇小窗……總之，使人感覺到幻想之美。在歐美日科幻發達的國家，科幻形象從小說走向電視、電影，變成可愛的玩具，可謂「整體推進」，讓大人小孩都喜聞樂見，甚至化作了民族文化有血有肉的一部分。置身於世界科幻文藝的走廊，我感到既羞愧又不服氣。羞愧的是，在中國，科幻美術幾乎是空白，而科幻文學還處於「未成年期」。不服氣的是，中國科幻雖不很發達，但並非「一無所有」。中國科幻作家鄭文光、葉永烈、張系國、黃海等，已有相當數量、相當水準的科幻佳作問世。他們的力作若能大量譯成外文，定會受到外國讀者青睞。珍貴的幻想火花，僅僅在東方閃爍，而未讓世界矚目，這是件很遺憾的事。我也聯想到《科幻世界》主編楊瀟兩次出席WSF年會，力挫競爭對手波蘭，取得了九一年WSF年會舉辦權。此後，WSF才對中國科幻有所了解。這說明了：在世界科幻大舞台沒有什麼恭謙禮讓，中國必須充分宣傳自己、表現自己！

當編輯，案牘勞形十三年，方知中國科幻多麼艱難。鮑昌給中國科幻取了個非常貼切的名字──「灰姑娘」。文學和科學兩界都不太喜歡她，某些先生還要她承擔她不應承擔也承擔不起的普及科學知識的重任，她只好步步後退。所幸的是，近十幾年來，從阿童木到超人，從ET到聖鬥士，從未間斷過對中國大陸電影、電視和書刊市場的衝擊。觀眾和讀者喜愛他們，是因爲幻想很美，很大膽，很有趣。於是，阿童木們從客觀上幫助了人們重新認識「灰姑娘」，使「灰姑娘」

科幻獎

【幼獅文學獎徵獎辦法】

〔主旨〕爲慶祝《幼獅文藝》創刊40周年，鼓勵國內外華文文學創作風氣，倡導優良大衆文學作品，提升國人閱讀品味，特舉辦本獎。

一、主辦單位：幼獅文化事業公司暨《幼獅文藝》雜誌社

二、協辦單位：中國青年寫作協會

三、徵獎項目：科幻小說獎

四、字數限制：每人限投一篇，字數一萬五千至二萬字。

五、獎　　額：首獎一名：獎金新台幣18萬元。
優選一名：獎金新台幣10萬元。
佳作四名：獎金新台幣3萬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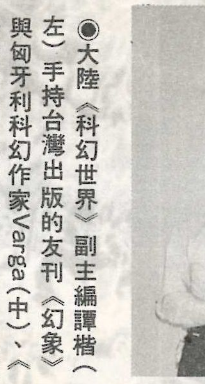
六、徵獎時間：自本辦法公布即日起至民國八十二年十二月一日截止，以郵戳爲憑。
來稿請寄至：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6之1號3樓幼獅文學獎收。

七、應徵資格：除主辦單位工作同仁之外，舉凡台、港、大陸及海外以華文創作者皆可參加。參加者應於原稿外另附簡介、照片乙幀及身分證或護照影印本。應徵作品以未公開發表爲限。

八、公布時間：民國八十三年三月，並擇期舉辦盛大頒獎典禮。

九、作品發表：(1)得獎作品著作權歸作者所有，但主辦單位及協辦單位擁有優先刊載權，並由主辦單位結集成書，不另支酬勞。
(2)作品延伸權利（如影視改編版權）由主辦單位及作者共有。
(3)作品如已發表或抄襲他人著作，取消得獎資格。

的日子漸漸好過起來。從這一點來說，「灰姑娘」怎不感謝改革和開放呢？



◉大陸《科幻世界》副主編譚楷（左）手持台灣出版的友刊《幻象》與匈牙利科幻作家Varga(中)、《科幻世界》編輯莫樹清（右）在會後合影。

翌日，剛步入會場，李．伍德就通知我，給我半小時時間宣讀論文《中國科幻現狀及民族化問題》，她親自替我當翻譯。我談到九一年WSF年會召開後，中國逐漸興起的科幻熱，談到台灣《幻象》主編呂應鍾先生提出的中國科幻走民族化道路的問題。令我高興的是，代表們聽得很認眞很仔細，並報以熱烈掌聲。我一發完言，捷、俄、德等國代表便約我談話，要求與中國建立交流和互訪關係。

李．伍德和東歐代表介紹了美國和東歐的科幻現狀。美國每年出版科幻書上萬種；僅有三千七百萬人口的波蘭，一本《幻想》雜誌發行十五萬冊。相比之下，在中國大陸，每年出版科幻書籍不足百種，大陸和台灣科幻雜誌的發行量加起來也不過三萬冊！在中國，還有多麼廣闊的空間等待「灰姑娘」去征服！

步出會場，我感到鬆了一口氣。

落日餘暉，給教堂塔尖鍍上一抹金黃。噹噹噹……八點正，晚鐘響了。古教堂沈雄而悠揚的鐘聲使我想起本世紀初青年魯迅翻譯凡爾納的科幻小說《月界旅行》後的感言：「導中國人以行進，必自科學小說始。」我又想到在這次大會上，許多外國朋友說，隨著中國的改革和開放，科幻騰飛，世界科幻的下一個熱點將是中國！

悠悠鐘聲裡，我爲中國科幻燦爛的前景祝福！✲

【作者簡介】譚楷，大陸四川成都出版的《科幻世界》雜誌副主編。

炎炎夏日，
何妨卸下沈重與嚴肅，輕鬆一下。
本刊特選刊耿恩教授兩篇「一體兩面」的幽默小品，
供君消暑。



【幽默小說❶】

恨女人的人【之一】

【文】詹姆斯・耿恩　【譯】醒石
【圖】關文信

哈利眞是機智。

有人說，機智的人就是能夠一本正經板著臉講笑話的人，哈利正是這樣。

「我可以打賭，」史提夫有一天在辦公室說：「哈利可以走進鬼門關，一路上還面不改色跟閻王老子打趣。」

哈利就是這麼一個人，辦公室裡少不了他，幾乎使你早上樂意去上班，就等著喝咖啡時或上厠所時聽他講笑話。有時你一見到他就想起他上次講的笑話，忍不住要笑。這小子也夠聰明，不知從哪裡挖出一大堆材料，一路講下來，你不能不承認他有理。大家都說，如果他不拿公司開玩笑的話，有一天說不定會昇任總經理。

哈利喜歡講很長很長的故事，開始時慢慢磨——有時你眞不知道他是在講笑話——一路培養氣氛，最後突然神來一筆，使你笑得喘不過氣來，然後他再繼續加油添醋。晚上你回家對太太覆述哈利的故事時，自己講了一半就忍不住大笑起來，卻發現太座像默默忍耐的殉道者般呆坐一

旁，多半是在思考著是否去準備晚餐或如何重新布置客廳。這時你只好收斂笑容嘆口氣說：「我講得不好，這故事只有哈利會講。」

但是女人卻不覺得哈利機智。

就像那天晚上，哈利和我坐在他家客廳裡聊天，露西和珍在廚房裡準備餐後的點心，哈利突然說：

「你有沒有想過，女人是多麼奇怪的生物？我的意思是，看看她們結婚後有多大改變！她們不再把你的話當成聖旨，不再關心你喜歡這個討厭那個，甚至連你講笑話也膽敢不笑！」

我不禁吃吃而笑。「蜜月期這麼快就結束了？」

哈利和露西上個月才結的婚。

「嗯，」哈利嚴肅的說：「你說得不錯，蜜月期結束了。」

「活該，」我說：「你想要的女孩子和你娶的老婆，本來就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人。」

「不，並沒有不同。關鍵就在這裡。」

「關鍵？」我覺察到他話中有話。「你說，這裡頭還有什麼關鍵？」

「男人和女人並不只是表面上有差異，本質上就不同，女人的思想邏輯和我們不同，為人處世、人生目標，都和我們不一樣。差別如此之大，簡直使我們完全無法了解女人。」

我揮揮手說：「我早就放棄了解女人了。」

「這是我們男人犯的最大錯誤！」哈利陰鬱的說：「我們應該設法了解女人。正如蘇格蘭人所說：『女孩子都很可愛，哪裡鑽出來的惡妻？』」

「怎麼說呢？」我應道：「她們體型外貌和男人不同，生理結構也不同。她們會生小孩，我們不會。」

哈利露出不屑的表情。「這只是她們的藉口而已。她們應該做女人分內的事。婚姻是她們最偉大的事業，卻也是她們最大的失敗。男人對她們而言，僅是必要的惡，是達到其他目標的墊腳石。」

「就像黑寡婦蜘蛛吃掉她們的伴侶一樣。」

「差不多，但又不全然如此。至少雌蜘蛛和雄蜘蛛是同種。」

隔了一會，我方才明白他的意思。「你是說，男人和女人根本不同種？」我幾乎喊出來。

「噓……」他警告我，神經質的偷望一眼廚房門。

我不由得大笑。哈利應該上電視做秀，他不僅會講笑話，更是天生的好演員。而且我不能不佩服他，他把每位丈夫都深切感受到的人生最大的悲劇，變成一個笑話，別人講不出來，哈利卻一語道破了。

我笑得前仰後合。哈利顯然正等著我這種反應，他點點頭，鬆懈下來，也不再偷窺廚房門了。

也許，這是在露西從廚房裡探頭出來之後的事。露西說：「哈利又在胡說八道了？等他講完故事，我們再端點心來。」

她講話的神情十分可愛，你可以聽出來這是他們夫妻間常講的笑話。露西很漂亮，一頭金髮，嬌小迷人。哈利這小子真走運。如果男人必須結婚的話，他算是選對人了。

「女外星人。」哈利輕聲的說，然後往椅背一靠。

他這麼說，我忍不住又笑了。

「還有什麼更好的方法，」哈利繼續道：「可以兵不血刃征服異族？中國人幾千年前就學會這一招。征服中國的外來異族，不久就和中國人通婚後被同化、吃掉、消滅掉。女外星人的目標恰恰和中國人相反。這次是奴隸為征服者取代，人類為外星人取代。」

「有道理。」我點點頭說。

「當初是怎麼開始的？」哈利問：「什麼時候開始的？如果知道答案，就一切都明白了。是否在穴居原始人的時代，就有一族女外星人登陸地球？或者是在歷史上什麼時代？我猜是她們族裡的男人把她們拋棄在這星球上，甩了她們。『既然不聽話，妳們就自己走回家好了。』可惜迢迢星河路，她們走不回家了！」

「這種手段未免有點過分。」

他聳聳肩膀。「果真是外星人，不應以常理度之。也許他們有別的方法，不靠女人就可以延續種族。也許他們只放逐兇悍的女人，留下較溫馴的。也許那些外星男人想通了，寧可滅絕掉，也不願向女人投降。」

「好，這些被放逐的女外星人怎麼辦呢？」哈利把椅子挪近，輕聲說：「她們沒法消滅人類，所以就使出更陰險的招數，決定和人類通婚。」

「你好像確知有這麼回事情。」我說。

「不是我瞎猜，是有證據的。根據猶太傳說，

夏娃並不是世界上第一個女人，萊麗絲才是，但是萊麗絲被夏娃篡了位。她們也試驗過別的法子。這些女外星人也許就是傳說裡的亞馬遜族。依照傳說，亞馬遜族的女人每年拜訪鄰近的男人族一次，結合後生出的男孩都殺掉，只留下女孩。當然這辦法施行不了太久，因爲她們的企圖太明顯，一下就暴露了外星人的本質。母系社會的統治辦法，也終究會被識破。最後她們使用了通婚的法子，因爲男人雖然會發明創造，有藝術氣質，但女人總有辦法駕馭男人，要他們幹什麼就幹什麼。」

我點燃一根菸，到處尋找菸灰缸。哈利推過來一個奇形怪狀的小盤子，只要把香煙放上去，一分鐘之內定會熄滅。

「你一不注意，女人就會買來這種無用的東西。」哈利說：「只要外觀美麗，她們才不管能不能用。她們要買朝南有大玻璃窗的房子，然後裝上厚厚的窗帘擋住陽光，免得家具被曬得變色。她們花許多錢購買家具，然後再買布把家具遮住。她們把家裡收拾得乾乾淨淨，說這樣住起來才舒服，可是你眞要在裡面舒服一番，她們又大怒，說你不該把家裡搞亂。」

我把背後弄得我極不舒服的椅墊抽出來，扔到另一張椅子上面。「她們都是這樣？」

哈利皺著眉說：「是也聽說過世界上有美滿的婚姻這麼一回事，但這可能是外星人的統戰宣傳。也可能天下還有幾個萊麗絲——眞正的人類女人，喜歡讀書、喜歡運動、會用大腦、能夠了解抽象思維的。你可以用這個作標準，來檢驗是否還有眞正的人類女人。」

「但是也有喜歡跟男人平等結交的女人？」

哈利點點頭又搖搖頭。「都是道聽途說。她們聰明得很，懂得使用一哭二鬧三上吊的手段，我們完全招架不住。」

「也有安於現狀的女人，」我說：「並不要求丈夫保鉅額的人壽保險，然後驅策丈夫工作至死。這樣的女人，該屬於人類吧？」

「即使有這樣的女人，也是鳳毛麟角了。」哈利陰鬱的說：「反正我們搞不淸楚。要緊的是了解目前的局勢，自力救濟，否則一切都太遲了。在最近這幾十年間，她們的陰謀逐漸得逞。她們有了投票權，和男人可以平起平坐。她們活得比

男人長，已實質掌握百分之九十的財富，不久之後……」他的聲音變得極爲微細，「她們就不需要男人了。鹽水受精術、試管嬰兒……她們有辦法自行繁殖！如果我們再不起來自救，我們就會成爲人類的罪人！」

「不錯，男人眞命苦。」我儘量忍住不要笑出聲來。

他點點頭。「我的懷疑都是有根據的。這五十年來，了解女外星人大陰謀的人慢慢都凋零了。對女人下意識的恐懼和防範、過去藉民間故事和傳說一代代留傳下來的集體智慧，現在都被斥爲迷信。我們對女人喪失了鬥志。你想想，中小學校的教師大部分都是女人，怎麼得了？」

「這……我們的祖宗眞的知道這一切？」

「他們淸楚得很，也許不敢明講，但不斷用種種方式暗示，提醒大家注意。從荷馬到史威夫特，從聖經到莎士比亞，太多太多了！」

哈利整整講了十五分鐘，引經據典，從希臘羅馬到文藝復興，還沒有講完歷來的沙豬名言。即使以哈利自己的標準而言，這也是一場精采絕倫、空前絕後的表演，令我敬佩萬分。他恐怕再也無法表演得更精采了。好容易他才講到近代。

「查斯特菲爾德爵士說得好：『女人和女人比女人和男人更加相像。』尼采的名言：『你要去見女人嗎？不要忘記帶著鞭子。』還有王爾德、蕭伯納……」

「易卜生？」我忍住笑，提出他的大名，記得在學校裡讀過，這位瑞典人和男女平權頗有些關係。

哈利唾了一口，不屑的說：「叛徒！傻瓜！易卜生助長了女外星人的惡毒宣傳，導致所謂的婦女解放運動，使女外星人掙脫了制止她們劫掠男人的鎖鍊。」

「劫掠男人，」我愉悅的大呼：「講得好！」

「你一定要知道民間的諺語，才能了解事情的眞相。」哈利說：「南斯拉夫人說：『男人一輩子只有兩個時光最快樂：和妻子結婚時，以及埋葬妻子時。』羅馬尼亞人說：『男人一旦結婚，就不再懼怕地獄。』西班牙人說：『你有了妻子，就有了敵人。』日耳曼農民說：『絕不要相信女人，即使是死了的女人。』中國人說：『即使女人爲你生了十個兒子，也不要相信她。』……」

哈利停下來，出了會神。

片刻後，他說道：「你有沒有這樣的經驗？到處找什麼都找不到，或許是襪子，或許是鈕釦，你只好喚太太來，她一來就立刻找到了。有時候我懷疑女外星人是否有某種法術，把這些原來失踪的物件變出來。還有，她們最恨機械，毫無機械常識，但是什麼東西壞了，她們總是最先知道。『聲音不對呀，』她們會說：『好像蚱蜢摩擦翅膀的聲音。』你什麼也聽不到，可是不久電風扇就壞了。食物臭了也是她們最先知道。『這牛奶味道怪怪的。』『這肉味道怪怪的。』怪怪的，究竟是什麼意思？她們也解釋不出來，『就是怪怪的嘛。』最後搞得你什麼都不敢吃。」

我一面隨聲附和，一面想，哈利眞有本事，這種小事情經他一描述，都變得幽默極了。

「她們完全不講邏輯，完全不尊重男人頭腦的神聖。她們依照自己的意思強辯，矛盾百出也毫無顧忌。我們卻像蘇格拉底，被太太從冷靜莊嚴的眞理冥想裡，活生生拖回無聊的現實人生。氣人，眞氣人！」

哈利的故事不錯，但它需要一個最後的高潮還是什麼，畫龍點睛，才算大功告成。

「如果她們發現有人知道她們的秘密，」我嚴肅的問道：「女外星人會怎麼辦？」

哈利笑了，一刹那間我以爲他表演失常，但是我錯了。他的笑其實是冷笑。

「問題的癥結就在這裡。如果我的推論正確，那麼爲什麼從前沒有人發現這絕大秘密？我的答案是——早有人發現了。」

「早有人發現了？」我重複道。

「不錯，」哈利點點頭，「當然這些人必須被處置掉，免得走漏消息。這些人總要有個出處，就看你找不找得到。」他頓了一下，指著我說：「爲什麼瘋人院裡男人比女人多得多？」

「你的意思是——？」

他點點頭。我笑得前仰後合，簡直喘不過氣來。兩位太太端著古里古怪的袖珍三明治、咖啡和奇形怪狀的甜點進來時，我還沒有復原。

「外星人您好！」我對珍說，忍不住又笑了，尤其看到哈利臉上恐怖的表情，好像被自己講的故事嚇呆了，簡直比電視上職業演員的表演還要精采。

女人臉上的厭煩表情，終於使我止住笑。我設法覆述哈利講的笑話，哈利自己也陪著笑——笑得有些勉強。我有點驚訝，因爲他平常講完故事，讓人笑倒在地時，總是擺出一副淡淡的、略帶驚奇的表情，彷彿在說：「是我講的嗎？」

我的故事只講了一半就放棄了。我看看哈利，哈利卻不肯幫忙，我只好說：「我講得不好，這故事只有哈利會講。」

我說過，女人並不欣賞哈利的幽默。

那天晚上還算可以，結尾有點沒意思就是了。一般的聚會都是如此，一開始還不錯，漸漸就沈悶下來，終於大家都再也無話可說，只有互道晚安，散會了事。

我們告辭出來時，我聽見露西對哈利滿兇的說：「哈利，熱水器壞了。你答應修理已經好幾天了，今晚一定得動手，因爲我明天要洗衣服。」我也聽到哈利很柔順的回答：「是的，親愛的。」我就想，這小子總要找個機會出出氣，明天到辦公室說不準還會聽他再講這個故事。

但，有時候人眞會大錯特錯的。

第二天露西打電話來，說哈利病了，不能來上班。是心臟病發作，血管栓塞還是什麼。我打過幾次電話，露西說他病情沈重不能見客，醫生要他完全靜養，也許哈利不能過關。我想哈利一定病得不輕，因爲露西請辛普生醫生來醫治他，而哈利最討厭的就是這個女醫生，不止一次說過即使是自己的狗病了也不要她來醫。但他大約病得實在太重，管不了這許多了。

人有時候眞奇怪，說去也就去了。有時候想想，哈利那麼精采的演出此後無人表演有多麼可惜，偉大的說故事藝術從此成爲千古絕響。

我設法回憶哈利那晚的精采演出，但我的記憶力有限，尤其記不清楚那些警句，所以自己也做了點小小的研究，還查到一些爲哈利所忽略的警句。我自己也想出了一句。有一天，我突然想到：爲什麼寡婦比鰥夫多得多？

珍在呼喚我了，她要我到地下室去修理煤氣爐。

奇怪，我並不記得煤氣爐壞了。

（原題"*The Misogynist*"）

✻

【幽默小說②】

玩偶之家【之二】



【文】詹姆斯・耿恩 【譯】醒石
【圖】關文信

爲人妻者

到地下室往往有許多理由，但只有兩個理由是天下一致的。第一個理由，就是指出他如何未盡到爲夫的責任。

* * *

爐子必須馬上修好。

「吉米！」我一面對樓上大喊，一面用撥火鐵棒敲著爐子，這樣他就無法假裝沒聽見。「立刻給我下來修爐子！」

不知道跟他講過多少次了，從去年秋天起，這爐子就該修理，一直拖到現在。房子越來越冷，對他講話簡直是對牛彈琴。

男人迷信數目字，寧可相信儀表上的讀數，也不肯相信女人。但是溫度計並不足信。女人天生就知道冷熱，任何男人發明的奇怪玩具都不能讓女人相信她應該感覺不冷，而她明明感覺冷。

跟他講過幾十次「吉米，今天該修爐子了」，他總是躲在報紙後面說：「嗯唔？」

唯一比「男人總在錯誤的時刻求愛」更確切無疑的事，就是：除非女人堅定驅策男人，他總是逃避家事。

我們並不喜歡鞭策男人，可是他們永遠不長進。一萬年了，你想他們總該學得一丁點自動自發的精神吧？才不呢！我敢打賭，原始穴居的女人每晚至少要嘮叨五十次，她的丈夫才會搬動大石遮住洞口。

男人眞奇怪，他們的腦子永遠只記得毫無意義、最無聊的資料，例如羽量級拳王的名字；又常常突發奇想，例如哈利最近想出來的奇談怪論。現在吉米也被哈利傳染了。除非趕緊將他這

怪念頭打消，斬草除根，否則家裡從此不得安寧。**「女人是外星人」**，虧他想得出來！

但哈利就是這麼一個怪物。吉米認為哈利很機智，或許不錯，但機智是虛假無聊的東西。哈利並不風趣。幽默的題材應該和人生密切相關，如孩子和性等等，而不是抽象的幻想。

因此哈利對吉米大發謬論，並不令我特別擔心。我們在廚房裡準備點心時，露西把哈利的怪論都告訴了我。

「有時候我真替哈利擔心，」她說：「他老是轉些奇怪念頭。」

「別擔心，」我坦白說：「男人都是一樣。」當然這話有部分是遁詞，哈利的確比別的男人更糟。

露西方才結婚不久，這是最難適應的階段。結婚前溫柔體貼的男人，現在變得既不溫柔也不體貼，裡外都像一隻舊拖鞋。

「結婚是必要的妥協，」我說：「不幸我們必須嫁給男人。」

露西搖頭嘆息道：「為什麼我們必須忍受這種待遇？」

「因為他們挺逗人的。」

她再度嘆息，臉上浮現溫柔的笑容，難怪哈利會要她。「也許是吧。我努力討好他的時候，哈利可以變得很迷人，但這真是累人。」

「這次又怎麼了？」

「哈利有個奇怪念頭，認為女人都是外星人。他好像小孩子講鬼故事，講著講著竟把自己嚇壞了。」

我不禁笑了。「不會吧？」

「妳知道男人的毛病，身邊的事情他們視若無睹，幾千里外地球另一邊發生什麼不公平的事，卻使他們激動莫名，奮勇殺奔前去救援。等到他們打得精疲力竭遍體鱗傷爬回家來，我們還是得接納他們。男人從不覺悟，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永遠犯同樣的錯誤，我們卻一點辦法也沒有。」

「這就是他們最迷人的地方，永遠長不大的孩子。」

「好像有人說過這話。」露西挑釁的說。

「沒錯，不然也沒必要再講一次。所以哈利全都想通了？」

「對呀，他說男人和女人如此不同，簡直好像屬於兩個不同的世界。我們的思想、行為、愛好……無一處相同，所以我們必是外星人無疑。」

我笑了起來。「他這話也有些道理。」

露西可沒心情開玩笑。「他真是大錯特錯！」

「是啊。」我趕快表示同意。

「哈利說我們是被我們的外星人伴侶放逐到這世界來，因為他們實在忍受不了我們。」

我忍不住大笑。「真虧他想得出來，只有男人才會這樣胡思亂想！」

露西很不高興。「如果是妳的丈夫這麼想，妳就笑不出來了。」

「對不起。」我忙止住笑說：「他也把這套奇談怪論灌輸給吉米了？」

「哼，妳也開始擔心了？」

「才不呢，吉米比較明理，不會相信這一套的。而且，」我補上一句，「他一定認為哈利又在講笑話。」

「的確，」露西不甘示弱的說：「吉米在有些方面很遲鈍。」

「遲鈍總比緊張大師好。」我反擊道。「咦，妳去哪裡？」

露西走到廚房門口，把手指放在唇邊，示意我安靜，偷聽了一會才輕聲說：「如果哈利曉得我知道他的秘密，一定會驚破膽。他現在坐在客廳裡一面得意的吹牛，一面又自己嚇得半死。」

「傻瓜蛋，完全沒有必要。」

她搖搖頭，疼惜的說：「看他那樣子真可憐，我還是救他一救吧。」她推開廚房門對客廳喊道：「哈利又在講故事了？等他講完了，我們就端點心出來。」

這話說的正是時候，我在廚房裡也感覺得到客廳裡兩個男人突然輕鬆下來。我不由替哈利擔心，露西知道怎麼擺佈他。她可以讓他相信自己是個英勇獨立的堂堂男子漢，其實完全被她玩弄於股掌之上。

控制男人需要高度的技巧。有的女人認為馭男術集研究男人心理學一萬年的大成。我當然不會輕視這麼有用的技術，但有時仍不免懷疑這是否值得花費我們如許精力。

男人畢竟不是我們生命的全部，而且馭男術有其危險性，稍一不慎你的男人就會灰心喪志，有

時甚至像哈利一樣胡思亂想。恨女人的男人就是這樣產生的，所以我寧可有個比較乖順的男人。

「哈利的確太過分了，」我對露西說：「要不要送他到精神病院？」

「哦，不！」露西很快的說：「我不忍心這麼做。哈利有時滿乖巧的，我不能把他送走，妳別開玩笑。」

我吃吃而笑，這下可探出露西的心事了。「我看，妳眞以哈利爲傲呢。」

「恐怕是吧，」露西再度嘆息了，「他自作聰明，自己得意洋洋，其實他那套把戲並不高明。」

「男人本來就不高明。」

「他找到那些前人的警句，以爲足以證明女人就是外星人。他相信女人是通過婚姻來征服男人，一代代消滅掉男人，代以外星人。他害怕男人現在對女人已經毫無用處，所以可以消滅掉。如果女人不要男人就能生育後代，我們何必再忍受男人？他很擔心我一旦懷疑他知道我們的秘密，就會殺他滅口，就像幾千年來多少弄清楚眞相的男人被滅口一樣。」

「這可憐的傢伙。」我也爲之嘆息。

「他有許多統計數字，證明瘋人院裡的男性遠多於女性。」

「統計數字！」我嗤之以鼻，男人就是迷信數字。其實數字不是人，人也不是數字。女人從不搞這些抽象的遊戲。我們讓男人玩弄數字自我陶醉，但有時候他們反而越搞越胡塗。

「我們嫁給他們以前，」露西回憶道：「男人還有一股未馴服野獸的原始魅力，但結婚之後他們就變成哈巴狗，毫無用處。他們也笨拙的想討好我們，但這已經不再新鮮刺激。他們最快樂的時光，就是伸直四肢打瞌睡，讓主人輕輕拍頭。」

我聳聳肩膀。「我們已經物盡其用，男人本來就不是上好的材料，不可能再改造了。基本上男人既不溫柔也不體貼，他們一旦和我們結婚，就把我們的服侍看成理所當然，不會努力使自己變得較有吸引力。對所有重要的事情，他們都顯得非常蠢笨。」

「例如淸理房間，」露西說。

「飲食儀態，」我補充說。

「留心傾聽別人說話，」

「母性，」

「孩子，」

「衣著首飾，」

「貂皮大衣，」

「廚房，」

「別的女人。」

我倆都沈默下來──對兩個女人而言難得安靜的一刻──思索最後的一項。這正是男人基本的問題。女人了解女人，女人也了解男人。但是男人既不了解女人也不了解男人。

他們也從不曾努力嘗試。

當然，我們也不特別鼓勵他們去了解別的女人或男人。

「妳認爲是不是結婚的緣故？」露西突然問。

「什麼是結婚的緣故？」我一下沒領會她的話。

「婚姻生活寵壞了男人。結婚前，他們偶爾會靈光乍現，頗有悟性。」

「這是我們情人眼裡出潘安的看法，結婚後就發現完全不一樣。而且，」我說：「他們還是笨一些最安全，對他們比較好，對我們也比較好。」

「你說的不錯。哈利的故事講完了，我們進客廳去吧。」

我倆端了點心走進客廳。偏偏吉米失口冒出一句話，把事情全抖了出來。「外星人您好！」他向我招呼道。看他得意洋洋的神情，我眞恨不得殺了他。

哈利嚇呆了，吉米還不知輕重，試圖重述哈利的故事。哈利知道他被吉米出賣了，後果嚴重。但是露西要他到地下室修理熱水器時，他只說：「是的，親愛的。」

我和吉米離去時，我以爲事情就這樣解決了。吉米以爲哈利的故事不過是個笑話，而哈利不久就會被露西整治成爲乖乖牌，再不敢亂講話。

但是女人竟也有錯誤的時候。

＊　＊　＊

第二天早上露西打電話來說哈利病了，心臟病發作──天下事就有這麼巧。他一死，吉米對哈利的理論更加深信不疑。

女人是外星人！這不是荒唐嗎？

這是我到地下室的第二個理由。無論做什麼事情，女人至少有兩個理由──表面的理由和眞正的理由。我們是最聰慧的生物，處事極爲巧妙，

只有另一個女人才會起疑。

當然，我們中間有些人會爲了男人變成傻瓜，但這也是成爲人類的代價。

我那個懶惰膽小的丈夫躲到哪裡去了？我可不願整晚在地下室裡敲爐子。我恨機器，機器也恨我們。

「吉米！」

有時候我覺得我們對他們還不夠嚴格。我們讓男人去玩剷土機、摩天樓、工廠、原子彈……但他們越玩越過分，可能傷了自己，也可能傷到我們。

該是叫停的時候了。

我知道他躲在樓上，拼命查書，想找出各種警句來證明他有理。其實我也找得出成打的警句。老實說，沒有幾個男人眞正了解女人，史蒂芬斯算是最接近的一位。他說：「女人比男人聰明，因爲她們知道得少而了解得多。」

但身爲女人的維琴尼亞吳爾芙最能一語道破女人的處境：「從古到今女人都是男人的穿衣鏡，以她的魔法和甜蜜的力量，把男人變得比眞人高大兩倍。」

「吉米！」

他當然聽見我喊他，卻害怕得不敢下樓來。你能相信嗎？我比他足足輕了四十磅，既不會使槍也不會動刀，他居然會怕我。

女人是外星人！

其實哈利的故事全弄錯了。**女人不是外星人，男人才是**。

我們女人才是地球的原住民！

哈利的故事破綻百出。你能夠想像，一小撮外星男人居然敢鼓起勇氣，放逐他們的女人？他們能有這麼大的膽子？顯然不可能。

但是男人卻可能偷偷離家逃走，這才是男人的本色。

我可以想像，那些外星男人離家逃走後，他們的女人嘆口氣說：「謝天謝地！」然後各自回家過活。她們才不會去追逐開小差的外星男人。「他們要走就走，要回來，就讓他們回來吧。」她們明智的做了決定。

於是，我們這些善心的地球女人，就收容了出走的外星男人。我們讓他們以爲這是他們的世界，甚至讓他們自以爲能夠主宰和毀滅這世界。

他們眞可愛，既笨拙又盲目——粗糙無知自大的生物，以爲一切事情都要依照他們的時間表進行，卻從未想到，世界其實是依照女人的時間表運行。

這才是世界原本的秩序。

我知道爲什麼哈利會病倒。露西一定把事情的眞相告訴了哈利，他可憐受驚的心臟承受不住，當場休克。不能全怪露西。要學習如何來對待這些心靈極易受傷的大玩具熊，還眞不容易，但她慢慢總能學會的。

我所不能了解的是，哈利爲什麼害怕女人不需要男人，就會一古腦兒把男人全消滅掉。老實說，我們從來就不需要男人。你想想看，在外星男人逃來地球之前，我們是怎麼活著的？對於生兒育女的事情，男人眞是太無知了。

吉米終於下樓了，我可以聽到樓梯上他遲疑的腳步聲。他竟也怕我呢！

眞是荒唐，有誰聽說過主人會把乖巧的老邁哈巴狗殺掉，只因爲牠沒有什麼用處？

男人完全不了解他們在這世界的眞正地位。我現在不能不坦白告訴吉米，這對他恐怕是很大的衝擊。

「珍，」他在樓梯口偷看我，畏畏縮縮的說：「珍，是妳在下面嗎？」

「好，總算來了，」我說：「我的小把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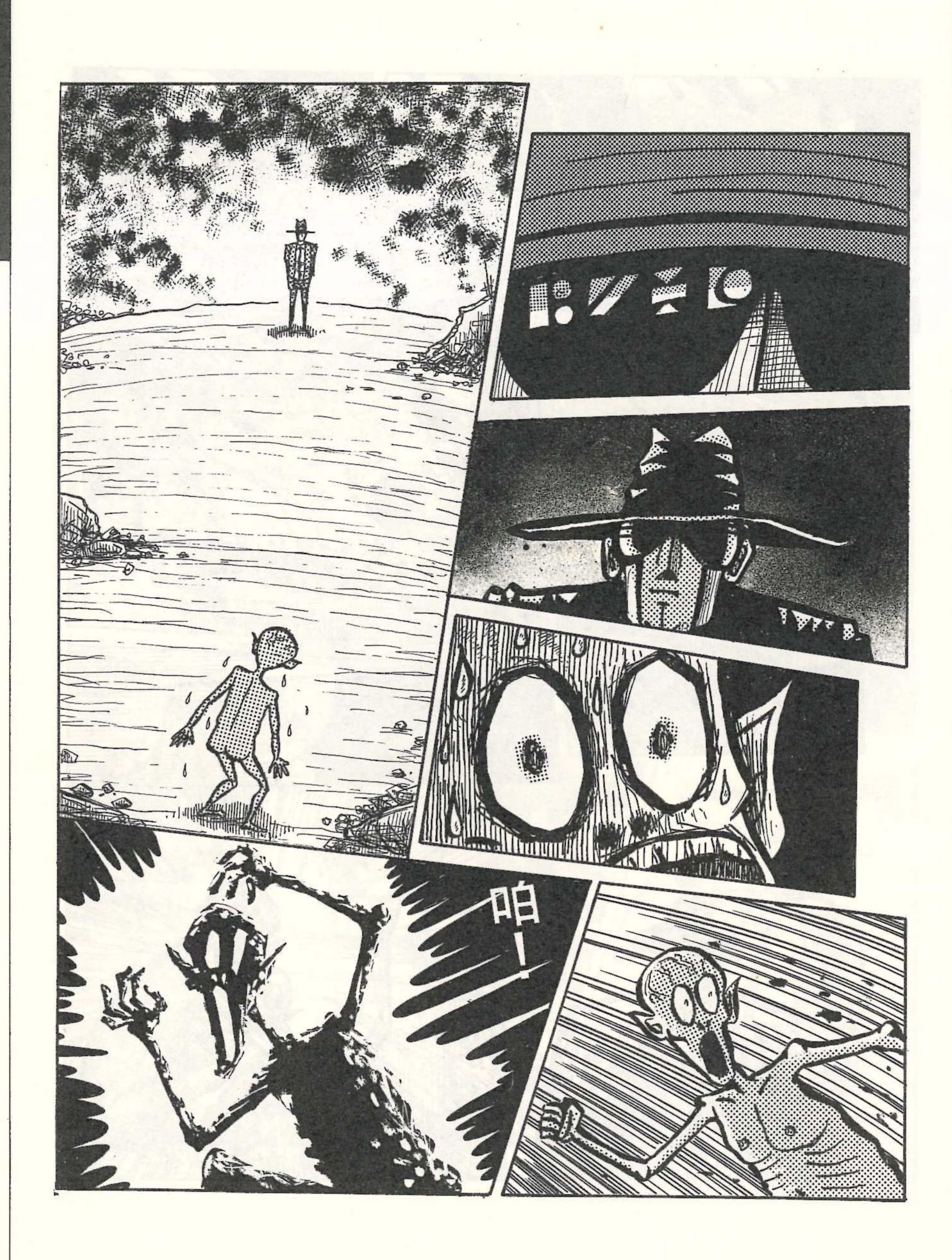
（原題"*The Last Wor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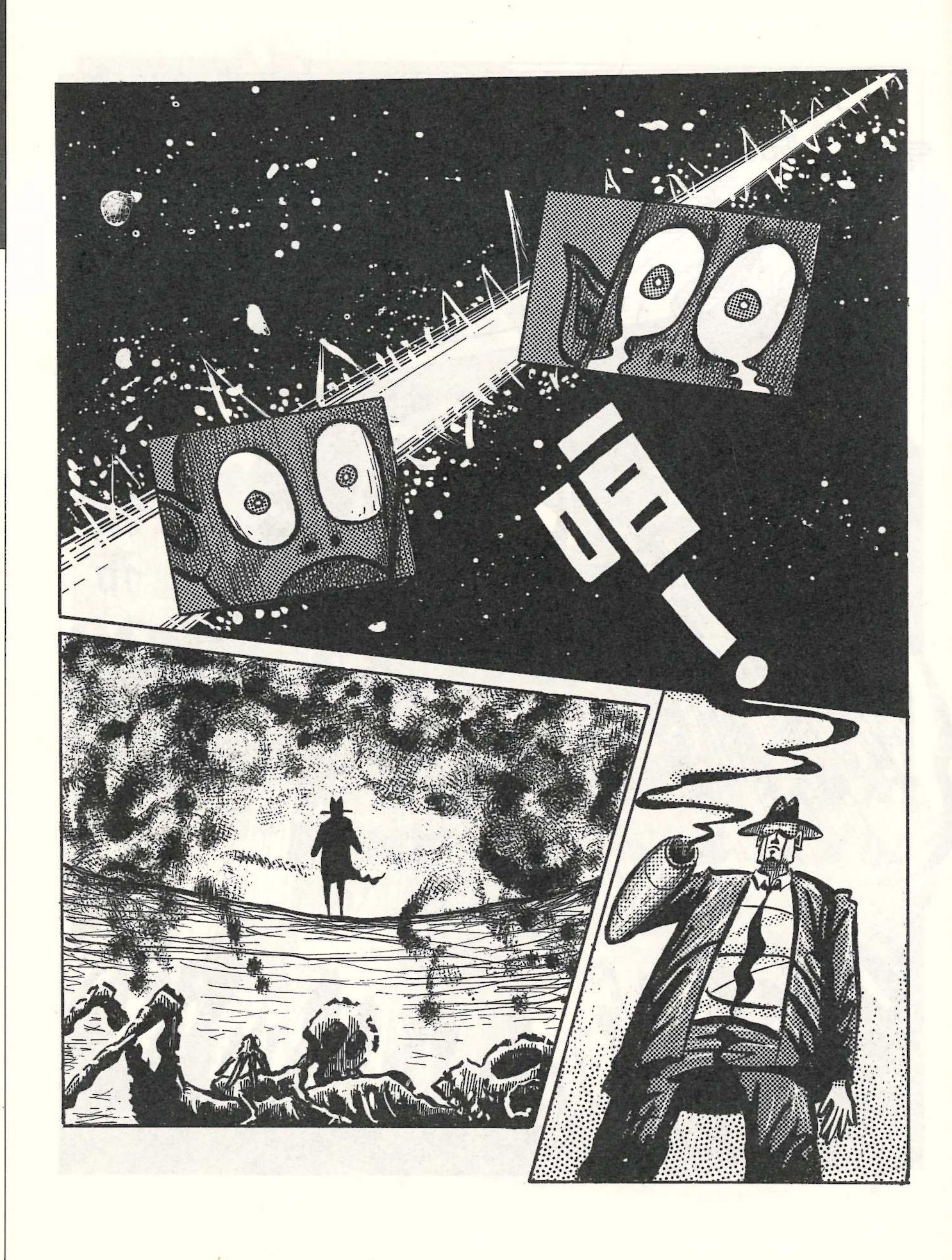
【作者簡介】詹姆斯．耿恩(James Gunn)，一九二三年生，美國科幻小說家及知名的科幻學者，多年來任教於堪薩斯大學並主持「科幻小說研究中心」，著有《不死怪客》(The Immortal)、《夢幻者》(The Dreamers)等，編有《新編科幻百科全書》等。

【科幻漫畫】1


啟示錄
【第二章】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
就是你把起初的愛心都離棄了。
所以，應當回想你是從哪裡墮落的？
並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
你若不悔改，
我就要臨到你那裡，
把你的燈從原處拿去……
——聖經・啟示錄第二章
［漫畫］陳能明
故事發生在宇宙一角，叫達達星的地方。

【科幻漫畫】1


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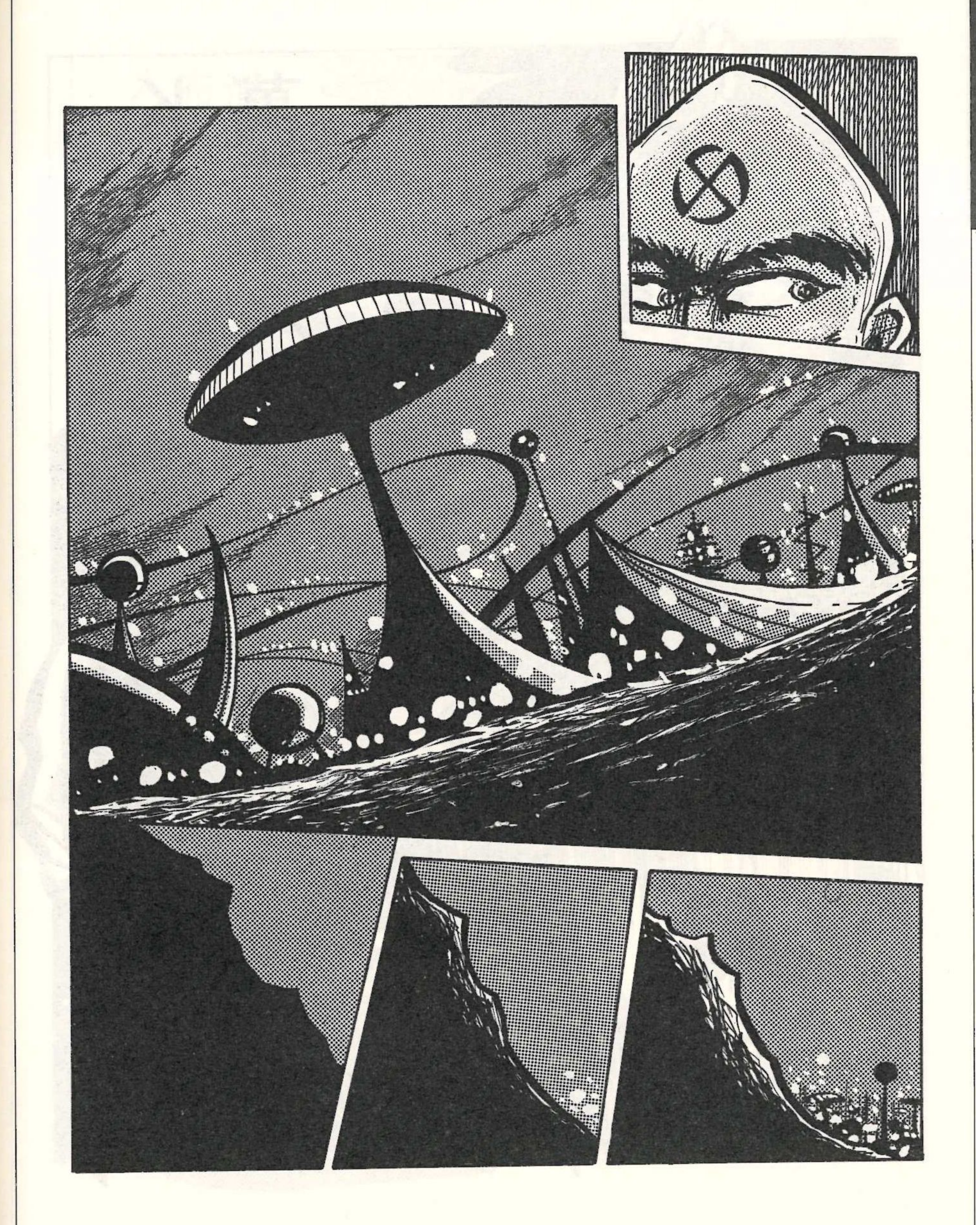

咱！



【科幻漫畫】1

KP黨萬歲！

萬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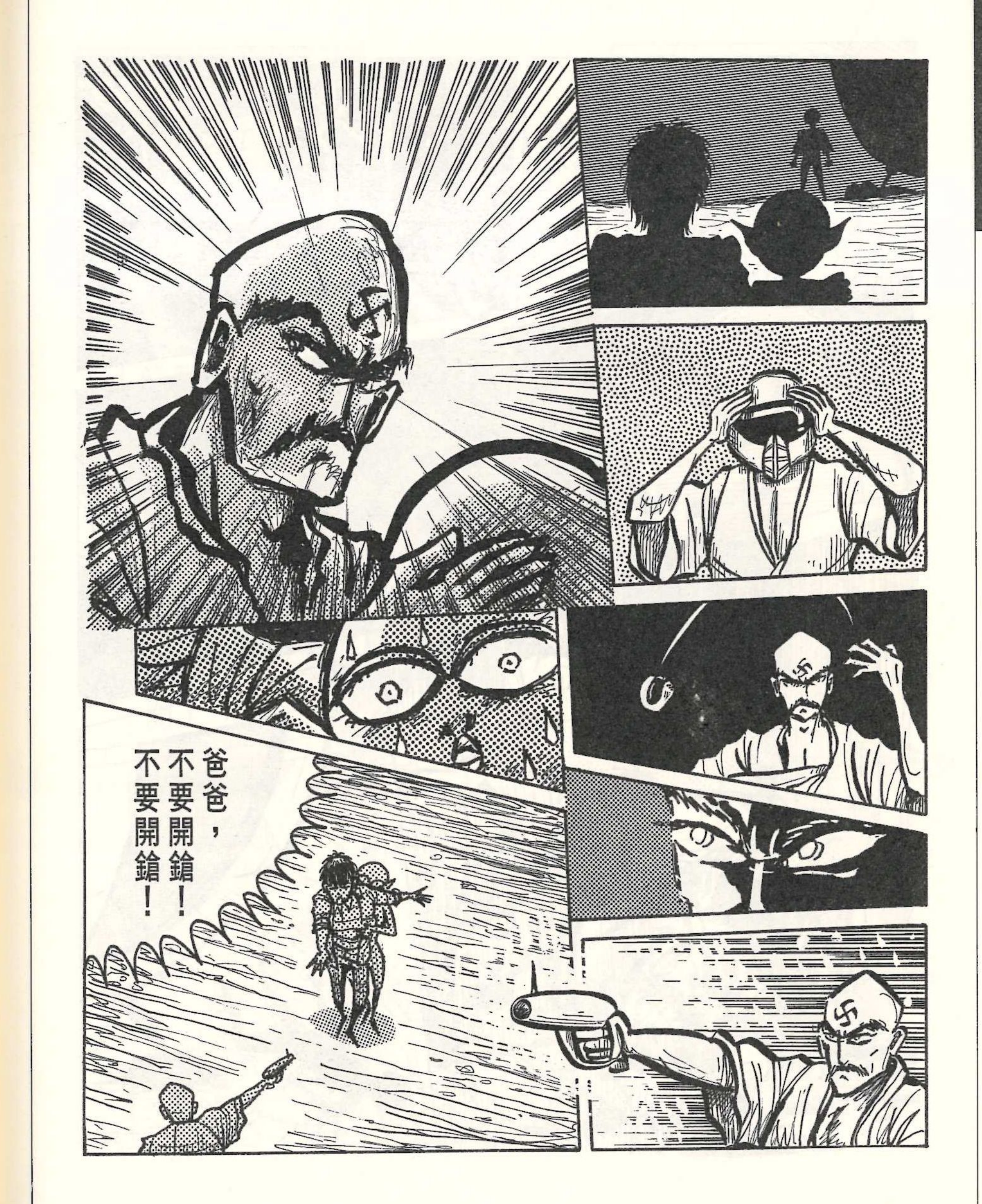


呼
呼
呼
伊娃！
妳在哪裡？
伊娃！

【科幻漫畫】1







太丟臉了，身爲KP黨主席的兒子竟然會愛上布克人。

布克人也是人呀，你又何必趕盡殺絕？

笑話，布克人根本不算人類。

只有懷特人才是人。

一切文明都由懷特人所建。

懷特人來到達達星前，布克人只是一群連火都不會用的野獸。

原先，我們用布克人從事粗重工作。

自從有了機器人後，他們就沒有生存價值了。


住口！
凡是生命就有價值，KP黨如此做會受到神責罰的。
神是懦弱者的宿命藉口。
我的眼裡只有暴力才是保證。
經過這次選舉，證明達達星人民支持我的看法。
你根本沒讓布克人參加選舉！
他們只是低等生物。
快讓開，否則連你一起殺！


哎，算了。
爸爸。
你們到外地也要生活呀，把這張配給卡拿去吧。

【科幻漫畫】1

【科幻漫畫】1

身爲最後死掉的布克人，她該感到慶幸了。

伊娃——

呼！

也許這是神的旨意，阿國自殺後，達達星……

消滅一切生物，達達星是屬於機器人的！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

你若不悔改

我就要臨到你那裡，

把你的燈從原處拿去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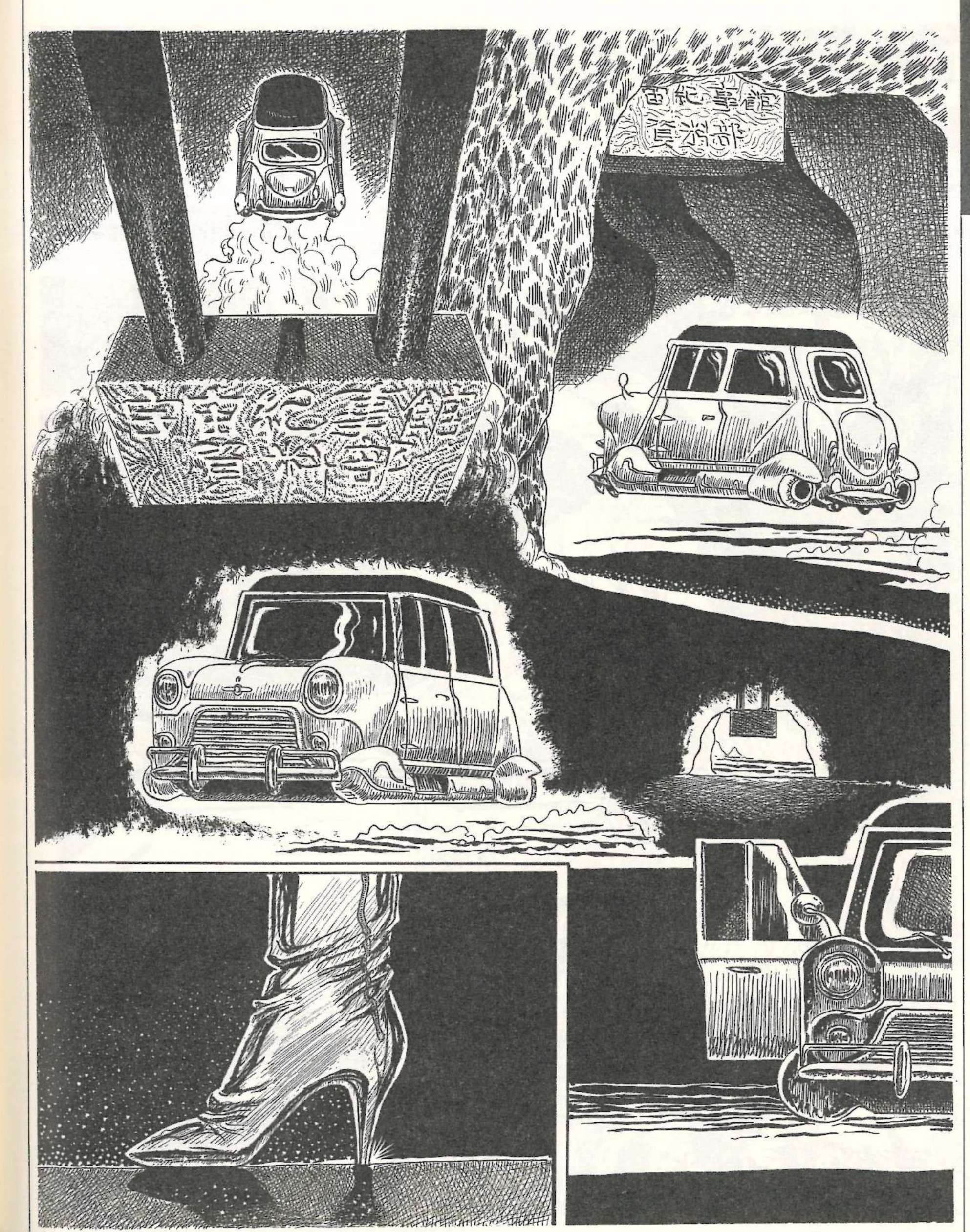
上帝如是說

【科幻漫畫】2

宇宙紀事館

【漫畫】溫啓斌

【科幻漫畫】2



您好，需要服務嗎？

請先在此登記！

【科幻漫畫】2

我想查詢宇宙中各種慘事的資料。

好的，沒有問題！

請跟我來。

【科幻漫畫】2

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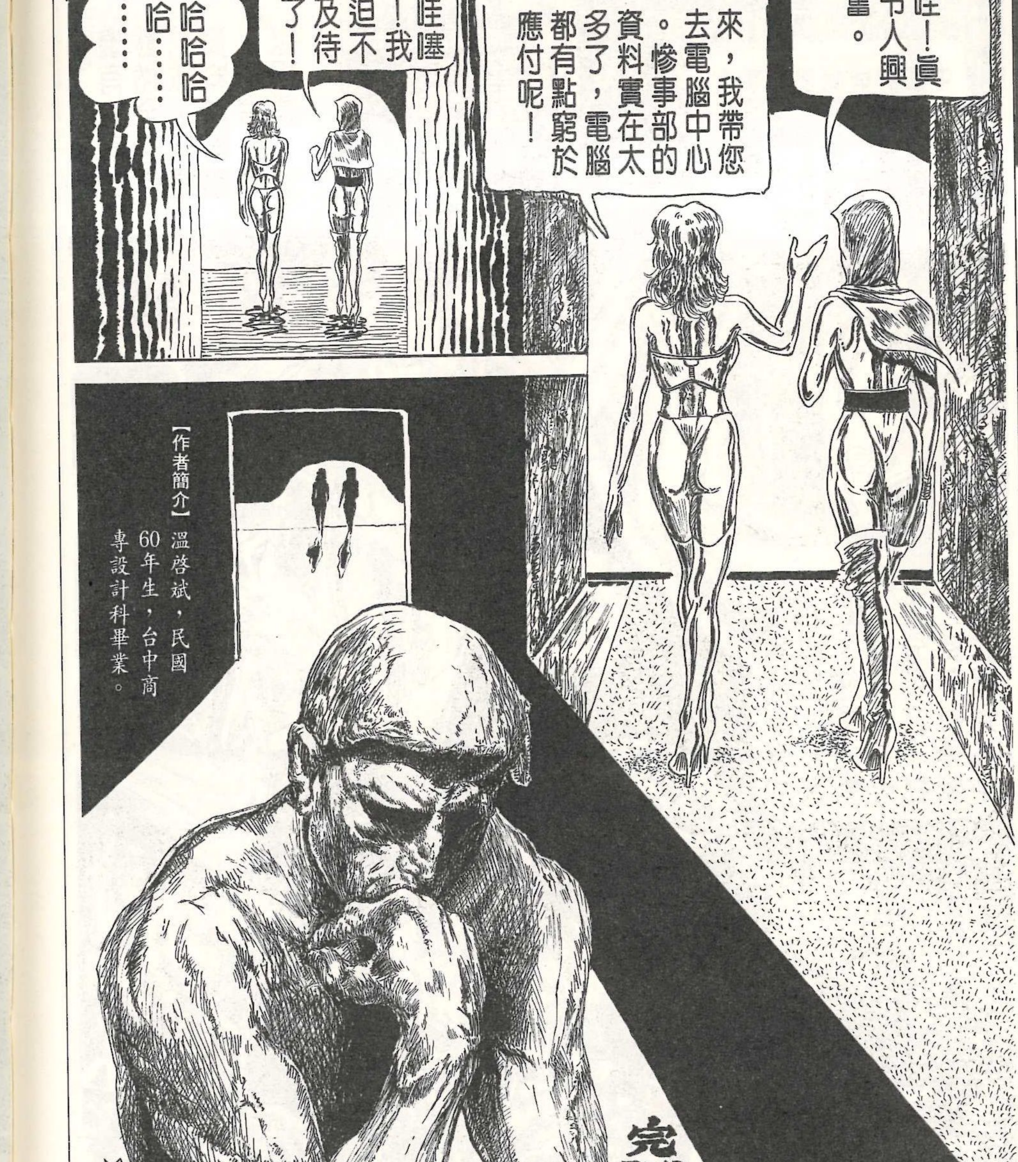
請進來吧！

地球
地球
地球
地球

只有地球方面的資料嗎？
是的，本「慘事部」可說是爲地球設立的！
哦！這一點您倒不必擔心！
妳的意思是……
太可惜了，本想收集豐富資料呢！

現有的資料雖然全來自地球，但是資料之豐富，卻令人難以相信。
哦，眞的嗎？
是的，慘事部的資料冠於其他各部，現在您所翻閱的只是總綱而已，至於詳細的資料，都儲存到電腦中，
舉凡慘事的種類、起因、結果、影響等，都已分類好，同時不斷有新資料傳來。

【科幻漫畫】2



【作者簡介】溫啓斌，民國60年生，台中商專設計科畢業。

[漫畫評]

[漫畫評]

其實，漫畫是很「科幻」的

[評] 鄭國興

其實，漫畫是很「科幻」的。

那怕是再寫實的漫畫，其內在精神都是很科幻的。

★

「啓示錄」中展現的遊戲規則，其實是蠻概念的，是種現實的投射，比方像南非或澳洲的種族問題，是借鏡亦是反諷。這種根植在社會達爾文主義所引發的創作動機，既宿命又悲觀，說來無力，畫來更是無奈。

其實，嚴肅的主題，就更該簡易的呈現。「啓」作的畫面壓力感較重，呈現的方式太過直接而略顯手段不足。

整體感覺不是一篇很吸引人想看看的漫畫作品，或許是尚未從「創作給更多人看」的意識中覺醒吧！

其實，把作品經營得「給更多人看」的事實，一點也不「科幻」才是吧！

★

近兩年來閱讀的漫畫幾乎都是很「科幻」的作品，主流市場中正大量流行東方玄秘之術——像奇門盾甲、伏妖鎮魔、養鬼……等。什麼主題都無妨，如何使用連環漫畫特有的表現手法來呈現主題，這才是重要的。

「宇宙紀事館」所呈現的，正是形式重於內涵的表達，十足「比賽型」的作品，有極刻工的雕琢畫面和相當揷畫形式的表現，但卻空泛的描寫慘事部的唯一主角——地球。或許，像幻滅、痛苦、飢餓……等等概念的表達可以較凸顯「比賽型」作品的「意義偉大」，其實「宇」作是盡力了，連ENDING還不忘用羅丹的「沈思者」來提醒衆人。

載道至此，空泛至此。

伏妖鎮魔或許略呈「機關佈景」，但從它普遍的受人喜歡上來看，其實，科幻漫畫是可以很EASY的。

★

漫畫如此，科幻小說呢？

(能夠配揷圖的話，請幫我畫隻孫悟空狀似「沈思者」。)

(美編：抱歉了，版面不足。)

✱

[評介人簡介] 鄭國興，現任大然出版社總編輯、大然文化事業企劃部總監。

影　顯　物　人

【人物顯影】

尋找倪匡

【文／照片提供】葉李華

古怪俊俏的原振俠從地球上消失的同時，倪匡也在不知不覺間失蹤了。關心倪匡的好友們，在世界各地上窮碧落下黃泉，卻都落得兩處茫茫皆不見。彷彿倪匡也化作氣體人，自人世間蒸發了，眞是神秘之至！而許多關於倪匡生死下落的謠言耳語，也開始在港台兩地不脛而走了。

我自從耳聞一些小道消息之後，也立刻加入了尋找倪匡的行列。傳聞說，倪匡並沒有離開地球，只是穿過了地心來到西半球，目前正在美國西岸的舊金山隱居。因爲我自己也住在舊金山附近，想到倪匡如果眞的近在咫尺，那就可以得來全不費工夫啦！

不料花了半個多月的時間，舊金山的華人圈都找遍了，卻仍沒有半點收穫。最後只好抱著萬一的希望，寫了一封信到香港的舊地址去，希望有可能輾轉落到倪匡手中。苦等了兩個多月，我幾乎已經要放棄的時候，這才終於收到倪匡的回信，果然是在舊金山！列寧說，從莫斯科到巴黎的最短路徑是取道北京轉加爾各答，這句話又再度得到了印證。

信是倪匡親筆寫的（這是廢話，倪匡從來沒有秘書也不用電腦），僅寥寥數語（當然，一字千金哪！）信上說他現在已絕心隱居，自紅塵淡出，目前不願見人也不想接電話（所以並沒有把電話號碼給我），叫我耐心等待，他心血來潮想見我時，自然會主動找我。

這一等又是兩個月。二月初的一個午夜，電話在十二點整突然響起，直覺告訴我一定有什麼奇蹟要出現了（南瓜變馬車，還是馬車變南瓜……）果然是我期待已久的邀請：「來吧！」

第二天終於見到了闊別近三年的倪匡，他精神氣色出奇地好，而且發福不少。倪匡與倪太住在太平洋濱，出門便可以看見「太平洋白浪滾滾」。家中的佈置陳設與在香港時差不多，一樣是有魚有花，有字有畫。此外還有兩個裝滿食物的大冰箱（如此寫作時才有安全感），也少不了成打成堆的美酒（白蘭地與伏特加）。可惜的是許多藏書沒能帶來，都在香港散給親朋好友了。現在書架上，除了倪匡自己的著作與工具書之外，就只有全套的舊版金庸與一些古書（唐詩宋詞元曲，以及線裝的水滸）。當然新書還是常買常看的，不過全都隨看隨丟，反正重點都已記在過目不忘的腦袋中了。

過著隱居生活，沒有工作壓力，所以倪匡現在寫得也少了。他說平均一天寫十幾分鐘，純粹爲了自娛。話雖如此，新作仍然不斷問世。《運氣》之後，依次是《轉世暗號》、《開心》與《將來》，都是衛斯理（家族）的故事。尤其紅綾的陰間之旅，倪匡答應一定不會讓讀者失望的。寫了那麼多年，創造了那麼多傳奇人物，還是衛斯理最能歷久彌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看來喜歡那位風流瀟灑、古怪俊俏的原醫師的讀者，還要望眼欲穿好一陣子。原振俠到底什麼時候回到地球？目前爲止還是個莫測高深的謎。

每天只寫十幾分鐘，那其他的時間都在做什麼呢？比如自己下廚，就可以做上三個小時（然後三分鐘就解決掉了）；後院的花園，包括木工也都是親手做的——想當年迷上木工的那段日子，中西木匠的工具全買齊了。有一回在頂樓鋸木頭，一不小



◉兩代三位科幻作家：倪匡（左）與來訪的張系國（右）、葉李華（中）1993 年 6 月攝於舊金山倪匡家中。

人物顯影

心鋸斷電線，於是電影的慢動作鏡頭出現啦：火花四濺，電鋸脫手而飛，在空中劃出一道優美的弧線，然後才緩緩落向人行道，險些鬧出人命……

家裡的寵物自然是少不了的。在香港養了許多年的兩隻烏龜可惜不能帶來，不過這裡卻有兩隻倪大小姐寄養的兔子，肥得簡直像狗熊。魚缸裡的金魚，則是倪小姐買來準備餵龍蝦，被老爸及時搶救出來的。

倪匡一直很喜愛古典音樂，如今閒下來更有走火入魔之勢。唱片、CD都不過癮，已經進步到全套的光碟設備。聽音樂的時候，倪匡專心之極，在樂曲激昂處還會忍不住聞樂起舞。他說有一次聽完了〈命運〉之後，全身汗流浹背，簡直像剛跑完五千公尺。我猜也許有一天，倪匡眞會像白老大當年一樣，爲過去幾百年的古典音樂做一次完整的編目。

雖然說是「大隱隱朝市」，不過由於倪匡名氣實在太大，走在舊金山街頭常常會被人認出來。他應付這種場面的辦法，一是用中國話（普通話／廣東話／上海話）說「你認錯人啦！」二是索性用日語胡亂夾纏一番（眞不愧是衛斯理）。唯一的例外，是有一次在中文書店中被一個小女生認出來，小女生立刻重金購下一本衛斯理請求簽名。倪匡頗爲感動，簽了名之後問她：「小妹妹，書這麼貴（美金八、九元），妳還每一本都買？」小女生老老實實地答道：「平常都是租來看的，今天碰到你本人才買了一本……」（美國的中文書店通常都有租書的「服務」。）

隨著倪匡的下落漸漸曝光，昔日的老友也一個接一個不遠萬里來到舊金山，只求能與倪匡一敍。有人求見不得，乾脆不請自來；有人不得「奇門」而入，只好開著車子在市區瞎繞。就有這麼巧的事，有一天倪匡出門寄信買報紙（這是唯一的出門機會），竟然被兩位來自香港，尋隱者不遇的老朋友攔腰一把抱住！「差點沒把我嚇得心臟麻痺，果眞如此，看你們怎麼向我老婆交待！」

信筆寫了這麼多倪匡的近況，雖然異特之極，卻句句都有根據，並且全都是第一手資料。我想應該點到爲止了，否則倪匡會後悔把行踪透露給我的。《幻象》的讀友們如果想與倪匡聯絡（比如說報告氣體人的踪跡），可以由我幫忙轉信。地址請寫：

Mr. Nieh
c/o Leehwa Yeh
1410 Stannage Ave.
Berkeley, CA 94702
U. S. A

【作者簡介】葉李華，著有科幻短篇小說集《時空遊戲》（知識系統出版公司出版），本行是物理，但興趣廣泛，旁騖甚多，包括萬里追踪，苦苦尋找大師。



◉科幻合家歡：（左起）倪匡夫人、倪匡千金倪穗、倪匡、葉李華、張系國、張夫人、張氏千金張采芹。

科幻長篇小說

轉世暗號

這個故事留下了一個謎：「暗號之二」將以什麼形式出現呢？我作了一個極大膽和匪夷所思的假設，由於太驚人了，所以暫時不發表，準備在找到有資格的人詢問之後，再把這個假設說出來。

整個故事的主題，其實是轉世，「暗號」也者，是小說的噱頭。再生，涉及人類生命的奧秘，照例，不會有結果，只是種種的設想而已。

設想極重要，許多事實，就在設想之中，求證出來。

一千九百六十年之前，耶穌就在這幾天，死後再生，所以稱作復活節。

【文】倪匡

【圖】小魚・王抗抗・關文信・陳弘耀

壹 手掌，銅鈴，花

用過很多人類特有的行為作故事的題目，例如「毒誓」之類，暗號，並不是人類特有的，許多生物，包括植物在內都有應用暗號。

但是，把暗號運用得如此出神入化，變化萬千的，還是只有人類。

暗號的作用，是作不為他人所知的溝通。暗號由溝通的雙方所約定，一起遵守，只有溝通的雙方，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

所以，任何暗號，不論在什麼情形下使用，都有一定的神祕性。

這故事，是一個有關暗號的故事——暗號就是暗號，沒有曲解的意思。

先說一件和這個故事不算太有關聯的小事。

我經常收到來自各地的陌生人來信，多半是在信中向我敘述一些他們經歷到的稀奇古怪的事——我有不少故事，都是在這種情形下發展出來的。

也有很多，是問一些很無聊的問題，所以我不是每封都看，大多數由白素先看，後來，責任便落到了溫寶裕的身上——他很喜歡這工作，說是可以使自己有相識遍天下之感。

我也樂得由他去代勞——他的判別能力很高，知道哪些來信可以拿來給我看，而哪些只合拋入字紙簍。

那天，他興沖沖地來到，一見到我，就抖開一張信紙，交到我的手上：「從這封信上，你能聯想到什麼？」

我一看那封信，一張紙兩面都寫滿了密密麻麻的鉛筆小字，字跡幼稚，是少年人的字跡，可是寫得很用心，這種來信，很叫人感到寫信人的誠意，也頗令人感動。

信的內容，也很奇特，信確然是由兩個少年人聯名寫來的，發信的地點卻是在巴西，寫信人是兩個從台灣去旅行的中國少年。

信中記述著一件他們親身經歷的奇事，說他們在旅行途中，有一次脫了隊，迷了路，在尋找歸隊的過程中，進入了一片草原。

科幻長篇小說

轉世暗號

壹　手掌，銅鈴，花

在草原上，他們看到了有兩個和他們年齡相仿（十三四歲）的少年在追逐嬉戲。他們正準備上去問路時，奇事發生了——他們看到跑在前面的那個少年，忽然在草尖上飛快地奔走起來！

那草原上的草很是茂密，都有四五十公分高，人在草尖上奔走，看起來，又是奇特，又是好看。

而那兩個巴西少年，相貌很是俊美，這就使得情景顯得更爲異特。

而幾乎立即地，在追的那個，也飛身上了草尖，兩人以極快的速度奔跑，一下子就離他們遠了。

目擊這等奇事，兩名中國少年目定口呆，一時之間佇立不動，毫無反應。

接下來，他們所看到的現象，更加奇特了。那是他們自極度的驚愕之中回過神來，各自發出了一下驚呼聲之後的事。

在草尖上奔走的兩個少年，顯然聽到了他們的呼叫聲，一起停止了奔跑，回過頭來。

這時，雙方的距離雖然遠，但還是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們的表情，兩個巴西少年互望，一副「糟糕，叫人看到秘密了」的神情。

他們已停止了奔跑，兩個中國少年這時也已看清，他們站在草尖之上，那麼柔軟的青草，連彎也沒有彎，這種奇特的現象，令得兩人再度發出驚叫聲。

就在他們的呼叫聲之中，那兩個巴西少年突然不見了——並不是什麼都消失，而是人不見了，但是衣服卻留了下來，落在草上，把草壓低了。

兩人手足僵硬，至少呆立了兩三分鐘，才走到了衣服的旁邊，衣服是普通的衣服，只有衣服，沒有人！

兩個少年的信，寫到這裡，文字變得很激動：「我們知道這種經歷，說出來會相信的人不多，會說我們神經病。如果我們只是一個人看到，也會懷疑自己是神經病。現在，我們可以用生命來保證，我們看到的一切，盡皆屬實，若有半字虛言，天打雷劈，七孔流血，不得好死。」

接著，這兩個少年還表示了他們的看法：「當他們在草上奔走的時候，那種情景，可以用『絕頂輕功』來形容。輕功之中，本來就有『草上飛』功夫。再深一層，甚至可以『凌空步虛』。但是，他們竟忽然消失了，那是怎麼一回事？他們是人是鬼？是妖是仙？盼能賜覆，以免我們被心中的疑團哽死。」

我看完了信，吸了一口氣：「快回信給他們——」

我話還沒有說完，溫寶裕已道：「已經寄出了。」

我呆了一呆——他這樣說，表示他對兩個少年的所見，已有了解釋，我揚了揚眉，他道：「氣體人！氣體人！他們遇到的那兩個，是氣體人！」

他的說法，正和我所想的一樣。接觸到氣體人，還是不久之前的事，若是未曾有不久之前的那段經歷，我和溫寶裕都難以一下子就有肯定的結論。

我再吸了一口氣，聯想到了不少別的問題。首先想到的是，似乎有相當多氣體人在地球上活動，不知道他們是不是有什麼特殊的目的？

繼而想到的是，像這種人突然消失，只留下了衣服的情形，很多古籍中都有記載，大多數是發生在神仙的身上。

溫寶裕的思路，看來和我相同，他突然道：「像這種情形，有一個專門名詞，叫作『衣蛻』，是不是？」

我點頭：「是，是神仙的行爲之一，和『羽化』一樣。」

溫寶裕大是興奮：「如此說來，氣體人在地球上的活動歷史甚久，有許多神仙，根本就是氣體人，也有不少地球人，在他們的幫助下，變成了氣體人！」

他在這樣說的時候，神情不勝嚮往之至，看來他也想變成氣體人。

我笑著拍打他：「還是三態齊全的好，別說你父母不會樂意見到你變成了一團氣，小藍絲也不會喜歡和空氣親熱！」

科幻長篇小說

轉世暗號

壹　手掌，銅鈴，花

溫寶裕呆了半晌，才道：「這就是古人所說，塵緣未了，成不了仙的緣故了！」

他來回走了幾步，忽然又取出一封信來：「還有一封信，更是古怪，是寄給你，請你轉交一個人的。」

我隨口問：「轉交給誰？你去辦就是。」

溫寶裕的神情有點神祕兮兮：「我不知道收信人在哪裡——我想你也不知道。」

他說著，把信向我遞來，我接過來一看，便不由自主，發出了「啊」地一聲。

實在是太意外了！

信封上的地址是英文，但是收信人的姓名，卻是漢字，寫的是「衛斯理先生轉衛七先生收」。

衛七先生！

我深吸了一口氣，衛七先生！

這個普通的名字，對別人來說，一點意義也沒有，可是對我來說，意義重大之極！

他是我的一個堂叔，在我兒童到少年期間，曾給我極大的影響。

我一直不能把他分類，不知道他是何等樣人，只知他神祕之極，大膽之極，正直之極。他行蹤如神龍見首不見尾，見聞之廣博，無以復加。

他不定期回老家來，每次回來，都有驚世駭俗的行為，或帶一些無以名之的怪東西回來。族中長老見了他頭痛萬分，我一見了他，就像是生命之中，充滿了燦爛的金色陽光。

有一次，他帶回來了許多盆竹子，其中有一盆，據他說，那是「奪天地之造化」而成的「鬼竹」，竟能根據人的思念，而在竹身上現出被思念的人的形象來——當時我真的以為那像一截枯竹一樣的東西，是神仙的寶物。

當然，即使是現在，稱之為「神仙的法寶」，也無不可，那所謂的「鬼竹」，自然是一具儀器，這儀器能接收人的腦能量，將之形象化，就像是電視機接收了訊號而現出畫面來一樣。

（這一段故事，我在記述少年生活時，曾很詳細地披露過。《少年衛斯理》中，有不少我那位堂叔的故事。）

總之，七叔是我心目中的偶像，只可惜他回老家的時候不多，所以格外令人想念他。

我也記不清最後一次見到他是什麼時候的事了，總是在少年時期，之後就一直沒有任何形式的聯絡。

等到我開始有了自己的生涯，在世界上每個角落，都有熟人，也可以說足跡遍天涯了，卻一直用盡方法，也打聽不出他的行踪來。

我曾和不少人提起過七叔，主要的是向見多識廣的白老大打聽。可是白老大卻搖頭道：「沒有聽說過，從來不知道有這樣一號人物。」

白老大也曾廣泛地去找尋他，以白老大的交遊之廣，自然又勝我許多，可是也音訊全無，問家族中僅存的一些長輩，也都不知他的下落——他們對七叔根本沒有好感，自然也不會留意他的動向。

就是這樣的一個神祕人物，忽然有一封給他的信，要由我轉交，這事情，當真是奇怪到了極點！

我拿著信，怔了好久，呆若木雞，許多年前的事，一下子全都湧了上來。

溫寶裕知道我少年時的偶像人物，知道七叔是一個神祕人物，所以由得我發怔。

過了好一會，他見我仍然不出聲，就提醒我：「信是從錫金寄來的。」

我「啊」地一聲，這才注意到信封上的郵票很是奇特，郵戳不是很清楚，信封上也沒有發信人的地址。

錫金這個地方，處於西藏、不丹、尼泊爾和印度之間，閉塞之至，屬於沒有什麼人留意的地方，本來是一個擁有二十萬人口的獨立國，好像不知在什麼時候，變成了印度的保護國，又被吞併成了印度的一個邦。

除了前些年，錫金的君主曾娶了一個西方白種女子為后之外，那是被遺忘了的國度。

我沒有熟人在那裡——最有可能在那裡

科幻長篇小說

轉世暗號

壹　手掌，銅鈴，花

的，是我認識的攀山專家布平，還有可能是跟了佛教精神研究者去參研生死之謎的陳長青。或者，盜墓之王齊白，也有可能在這個古老的山國出沒。

但那些只是我的朋友，七叔會有什麼朋友在那邊呢？

我一面思索，一面拿起信來，向光亮處照了一照，信封很厚，看不到信中有什麼。

溫寶裕在一旁不出聲，他看著我滿面疑惑的神情，一言不發——他和我熟，知道有幾種事，我很是堅持原則，其中之一，就是絕不擅拆他人的信件，所以他這時一定是在設想如何說服我。

果然，過了一會，他開口了：「信是託你轉交的——」

我立時道：「我不是收信人。」

溫寶裕很乖巧，他「哦」地一聲：「你能找到衛七先生，把信轉交給他？」

我悶哼一聲：「不能！」

他緊釘了一句：「那你就可以看看信的內容，或許信上有線索，可以找到他！」

我仍然冷冷地：「這不知是什麼邏輯！」

溫寶裕大聲道：「不是什麼邏輯，是人人在這種情形下都會做的事！」

若是能有七叔所在的線索，這對我來說，確然是極大的誘惑！

溫寶裕又道：「而且，邏輯上也站得住腳，至少七叔知道你的地址，才能告訴人家寄信來，可知他見過寄信人，你如果和寄信人聯絡，就可以知道他的消息。」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說得是，可是——」

溫寶裕陡然轟笑了起來：「不必『可是』了，信的內容，我已知道了！」

我怔了一怔，也就知道他是如何得知的了，他道：「我可沒拆開信。」

陳長青的那幢大屋中，有的是各種各樣古怪的儀器，再加他近日認識了一雙怪人，戈壁沙漠，來往甚密，要不拆信而得知信的內容，易如反掌。

我悶哼了一聲：「其為賊則一。」

溫寶裕笑得滑頭：「可想知道小賊偷到了些什麼？」

我瞪了他半晌，長嘆一聲，我實在太想知道這位久無音訊的七叔的消息了，所以只好點了點頭。

小寶為人很有分寸，他沒有進一步取笑我，立刻就拿出了一張照片來：「經過X光透視，和特別處理，知道信封之內，只有一張小小的紙片，紙片之上，並無文字，只畫著三樣東西，請看！」

他把照片交了給我，照片上的物事不是很清楚，卻也一看就知道那是什麼。

而我一看之下，只覺得剎那之間，「轟」地一聲響，全身的血，一下子全都湧向腦際，而且，像沸水一樣地翻騰。兩眼看出去，連近在眼前的小寶也看不見了，少年時的往事，卻一起出現在眼前，構成了平面重疊的立體，擠在一起，各自活動，各自呈現，看來雜亂之極，卻又條理分明，真是奇特之極。

耳際除了響起過去的各種聲音之外，還有小寶焦急的詢問聲：「怎麼了？你怎麼了？你知道這三樣物事代表了什麼訊息？」

我不知道這種情形持續了多久，但等我定過神來，看到溫寶裕滿頭大汗的情狀，就知道至少有十來分鐘了。一看到我「甦醒」（溫寶裕的用語，他說我在這段時間，「比中了邪更可怖」），他就把一瓶酒塞向我手中，我打開瓶蓋，仰天喝了一大口。

他又問：「這三樣不相干的物事，是什麼意思？」

我再吞了一口酒，才道：「我不知道！」

溫寶裕當然不相信，我一看之下，反應如此強烈，但竟然說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他不出聲，只是望著我，我又道：「真的不知道——但是我可以把一切全都告訴你，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時，我還是少年。」

溫寶裕連忙點頭：「慢慢說！」

正在這時，白素和紅綾一起走了進來，我連忙把信和照片，一起交給白素。

我和白素，多年夫妻，無話不說，雙方

科幻長篇小說

轉世暗號

壹　手掌，銅鈴，花

之間的了解程度，和自身一樣，我們常說，我們兩人的記憶組交雜，大有可能分不清楚誰是誰的了。

白素一看，也大現訝異之色，紅綾湊過頭來看，瞪大了眼睛，全然不明所以。

白素吸了一口氣：「你把這段往事，對他們說一說，七叔若是因此有了消息，那太好了！」

白素根本沒有見過七叔，但是正如剛才所說，我和她的記憶，已融而爲一，七叔在她的心目之中，自然也有了同樣的地位。

紅綾最喜歡聽故事，一聽就高興，自我的手中搶過酒去，大聲道：「一個好的故事，從一瓶好酒開始！」

這是我曾經說過的一句話，不過我說的是「一杯好酒」，她卻改成了「一瓶」。

說著，她一仰頭，已有半瓶酒倒進了她的口中。

我先向他們介紹了七叔的爲人，單是這個開始，已聽得兩人嚮往不已。

對了，自然也得先向讀者諸君說明一下照片之上的三樣物事是什麼。

那眞是毫無關聯的三樣東西：一隻銅鈴，一簇共七朵的花，和一隻手掌。

這三樣東西，在模糊不清的照片上看來，自然只覺有點古怪，不會有什麼震撼。但是，當年看到了實物的人，卻都大爲震動。

東西，是七叔帶來的。

那晚，正是舊曆年的小年夜，大雪紛飛，七叔是披著一身雪花，像寒風一樣捲進來的。

由於是小年夜，大堂中聚集了不少家人，約有七八十個。古老屋子的大堂，是眞正的大堂，不但大，而且極具氣派，兩根粗大的柱子，把大堂分成內外兩個部分。輩分高的長輩，在內堂，都有坐位。輩分低的則聚在外堂，除非是年紀大的，不然，都沒有坐位。

「輩分」這玩意，是中國大家族中十分奇妙的現象，輩分高的，自然是長輩，但是輩分的高低，和年齡的關係是不規則的，並不一定是輩分高的年紀就大。

那時，家族是四代同堂，也就是說，排輩分，有四個輩分可排。我的輩分很高，屬第二代。所以有不少白髮蒼蒼的老人，反而是我的堂姪，要叫我小叔的，至於已成了年的，要叫我小叔公的，也大有人在。

我這一輩，有資格在內堂據有一席坐位，在我這一輩中，自然以我爲最小，同輩的人中，有年逾古稀的了，但是在族規之下，一樣稱兄道弟。

大堂中不但人多，而且燈火通明，四角老大的炭盆，炭火閃爍，外面雖然北風呼號，大堂之中，卻是鬧烘烘，暖烘烘。

大宅一進大門，是一個大天井，過了天井，是一個進廳，過了進廳之後，是一條走廊，這才進入外大堂，再來才是內大堂——我說得這樣詳細，是想說明，七叔風一樣捲進來的勢子是何等飆疾，他身上的積雪，竟沒有融化，行動之快捷，可想而知。

我由於輩分高，坐在成年人和老年人之間，聽他們說些其悶無比的話題，已是不耐煩之極，一看到了七叔，大是高興，自椅子上一躍而下。

由於七叔的突然出現，內外大堂上的人聲，一下子全都靜了下來。

一則，是由於七叔的輩分高（第一代），大家都對他尊敬。二則，由於七叔每次回來，總要生出一些是非，所以大家對他很是忌憚。再加上他人雖不在祖居，但只要三五天住下來，誰誰誰做了一些什麼事，他都能知道，該罵的罵，該罰的罰，該賞的賞，絕不含糊，也不留情面，所以見了他，族人大都不敢放肆。

在陡然靜下來時，只有我大叫著，向他奔了過去，叫聲自然刺耳了些。

當時，族中地位最高的，也是我的堂叔，是七叔的親哥哥，排行第三，已被尊稱爲三老太爺好多年了。

三老太爺首先打破沈寂，叫著我的名字，喝道：「別跑，慢慢走！」

我先停了一停，再走到七叔面前，仰慕之情，不能抑止，抱了他一會。

這時，我才發覺，七叔不是空手來的，他肩上負著老大的一隻長盒子，他把盒子放了下來，拍打著身上的積雪，雪花有些濺到了我的臉上，立刻融化了，涼浸浸的，很是舒服。

七叔又脫下了帽子，向四方作了一個揖，朗聲道：「大家都在，好極了，我有一事，懇求大家合作。」

內外大堂仍是寂然無聲，三老太爺乾咳了一聲：「老七，你又有什麼花樣？」

三老太爺和七叔年紀相差近四十歲，同父異母，但兄弟感情頗篤，七叔有什麼事，由三老太爺擔下來的，就有好多次。

七叔笑著：「三哥，我要放些東西，在這上頭！」

他說著，向大堂的正樑上，指了一指。

正樑是大堂建築上的主要結構，也是整個大堂，甚至整座大宅的最主要的一處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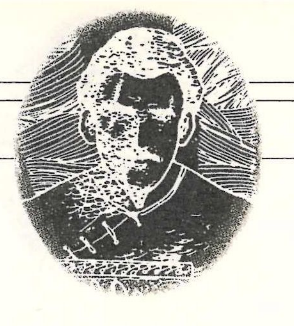
正樑的兩面，是懸掛匾額的所在，象徵整個家族地位的匾額，就掛在那裡。

貳

是真是假

轉世暗號

貳 是眞是假



大宅之中匾額很多，掛在正樑兩邊的，最最重要，屬於家族顯赫的象徵。

七叔此言一出，人人看著他帶來的那隻大盒子，心想莫非其中是一幅什麼大人物題字的匾額。

一時之間，傳來了一陣切切私語之聲。三老太爺倒是深知七叔爲人，知道他不會做這種正經事，狀元、宰相寫的匾額，就曾給他罵過「什麼東西！」

三老太爺知道事情會有麻煩，所以拄著龍頭枴，站了起來，聲音緊張：「老七，別胡來！」

也難怪他緊張，因爲大堂的正樑之上，是全宅的風水關鍵所在，若是七叔放了一尊裸女像上去，那還成什麼體統，族人也必然大譁。

（他上次回來，帶回來一具裸女像，三老太爺氣得兩天沒睡覺。）

七叔笑道：「三哥莫緊張，東西放上去，不往上爬，看不見的！」

他這樣一說，可知東西是見不得人的了，不但三老太爺，另外幾個長者，也一起叫了起來：「老七！」

七叔哈哈大笑，伸手自一個長者手中，取過了酒壺來，先揚了一揚：「好壺！」然後就著壺嘴喝了一大口，這次是眞的由衷稱讚：「好酒，是林窖的十年陳汾酒吧！」

那長者眉花眼笑：「老七的見識，是沒得說的！」

三老太爺還是不放心：「老七，不要又是上次那樣的髒東西！」

七叔搖搖頭：「你放心，這東西，和菩薩有關！」

七叔進來，我迎了上去之後，就一直站在他的身邊，心中很是好奇，想知道他要放什麼在大樑之上，這時一聽和菩薩有關，各長者大大地鬆了一口氣，我卻大失所望。

一番話功夫，七叔帶來的那盒子上，積雪全已融化，七叔把盒子放平，向我作了一個手勢，示意我把它打開來。

盒子扁平，看來是羊皮所製，黑漆漆地，看起來，很有些年歷史了。

我按下了銅釦子，打開了盒子，只見盒中有盒——三個凹槽之中，又各有一盒在。

小盒子大小約一尺見方，都放在用深紫色的緞子作襯裡的槽中，本身也用同色緞子包著。

七叔叫著我的名字：「小心取出來，讓大家開開眼界，見識一下寶物。」

此言一出，內大堂中的人都圍了上來，外大堂上的人，不敢僭越，都伸長了脖子張望。

我取出了一隻盒子，七叔一把把我抱了起來，高高舉起，好使各人都看到我手中的物事。

大堂上高懸著許多盞燃煤油的氣燈，這種燈發出的光芒相當強烈，而且接近螢白色，人人的目光集中在我的手上，那使我十分得意。

我手法俐落地抖開了盒子外的紫色緞子，剎那之間，人人都發出了「啊」地一聲驚呼，我也大吃一驚，幾乎沒有一鬆手將盒子跌了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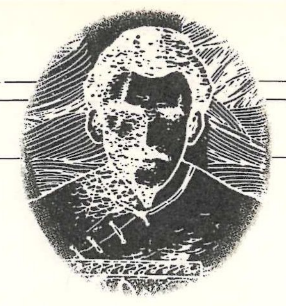
原來那盒子之上，鑲滿了各種寶石，在強光之下，寶石發出炫目的光彩，以致我像是捧了一團五彩光華變幻不定的光團！我自己不覺得，後來有人告訴我，在那一霎間，寶光映得我的臉上都五彩繽紛！

族中長者，全是在外面見過了世面，這才告老還鄉的人，自然知道這些光芒四射的寶石，無一不是稀世奇珍，所以個個震呆，緊接著，呼叫「老七」之聲，不絕於耳，雖然只是叫著七叔的名字，但那是責問他這樣貴重的物事自何而來的意思，再明白不過。

七叔大聲道：「各位放心，我雖然心野，但祖訓不敢違，作奸犯科的事，決計不做！」

七叔一向說一不二，他這樣一說，各人都靜了下來。這時，我也定下神來，七叔

科幻長篇小說



轉世暗號

貳　是眞是假

吩咐道：「把盒子打開！」

我吸了一口氣，打開盒蓋，只見襯墊之上，是一隻黑漆漆，毫不起眼的小銅鈴。

看到是一隻銅鈴，我想任何人的反應，都會和我一樣，我一伸手，就拈起了它，也就在這時，我聽得七叔暴喝一聲：「別——」

可是在「別」字之下，七叔又說了什麼，我就根本聽不見了（後來才知道七叔喝的是「別碰」），因爲拈起了銅鈴，我自然而然，順手晃了一下，甚至不是故意地搖動，可是再也想不到，那麼小的一隻銅鈴，竟然會發出如此驚人的聲響來！

它所發出的聲響，不是震耳欲聾，而是尖利無比，像是鋼針穿耳，令得耳鼓劇痛，同時，也震動了腦部，產生了一種令人驚恐莫名之感，眼前發黑，天旋地轉，禁不住要失聲尖叫！

這樣意外之極的變化，我當時處理得極好——七叔後來對我讚不絕口，說我有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鎮定，雖然實際上，當時我正難過得五臟六腑，都像是在翻滾一樣，苦痛莫名。

我強忍著痛苦，立即翻手，把銅鈴緊緊捏在手中，這樣一來，銅鈴自然就發不出聲音來了。

我當時的感覺，是捏在手裡的鈴，還不斷想振動，要用盡氣力，才能使它靜止下來。

等我定過神來時，才發現受了鈴聲震動的，不止我一個人，我只不過是首當其衝而已。

我向各人望去，見有的人已定過神來了，有的人還是驚惶失措。七叔是所有人中最鎮定的一個，他把我緩緩放了下來：「慢慢地，把它放回去，別讓它再發出聲響來。」

我只覺喉嚨發乾，想答應一下，卻出不了聲，所以只好點了點頭。

我極小心地把鈴放了回去，果然沒有再弄出聲響，我吁了一口氣。

直到這時，才聽得三老太爺顫聲問：「老七，這是什麼鈴？我看就是閻王老子的攝魂鈴，也不過如此了！」

七叔答道：「我也不知道這究竟是什麼鈴，只稱之爲佛鈴。」

一個長者追問：「是菩薩的法器？」

七叔搖著頭：「不知道，這幾天會有遠客來，或許能夠解答。」

他說著，自己拿起第二隻盒子來，打開，卻是一簇七朵花，其色紅、黃交間，鮮艷無比，宛若迎陽初綻，像是花瓣上還沾著露珠一樣，看得人屏氣靜息，盡皆呆了。

那時候，人們的概念之中，還沒有「假花」這個想法（因爲沒有假花這種東西），所以一時之間，面對著如此嬌艷的花朵，個個目定口呆，連大氣也不敢出。

七叔拈著花，轉了一個身，就把花放進了盒中，蓋上了蓋子。

各人至此，才算是齊齊透了一口氣。七叔道：「這是佛花。」

一個長者口誦佛經：「阿彌陀佛，佛祖在經壇之上說法之際，曾拈花微笑，不知是否就是這花？」

七叔聽了之後，眉心打結，對那長者的話，顯得十分重視。那長者又道：「若是此花曾經佛法點化，自然萬年不朽，嬌若初放了！」

當時我對這番話，只是似懂非懂，卻見七叔和不少長者連連點頭，想來那番話總有些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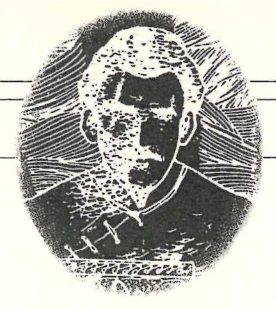
七叔大大地吸了一口氣，這一次，他先宣布第三樣物事是什麼，他一字一頓：「第三件，是佛掌。」

他這一宣布，各人都爲之一呆，一時之間，都不知「佛掌」是什麼意思。

當然，大家都知道，「佛掌」，那自然是佛的手掌，但若是盒子之中，竟然是一隻手掌的話，那也未免太駭人聽聞了！

一時之間，各人的目光，都停在第三隻盒子上。七叔神情肅穆，先雙掌合十爲禮，再捧起那盒子來，打開盒蓋，先把盒子向著他自己，別人在這時候，看不到盒中放的是什麼東西。

科幻長篇小說



轉世暗號

貳　是真是假

然後，他緩慢地把盒子翻向外，在他身前的人，便首先看到了盒中的東西。

我正在他的身前，而且離得他最近，自然也看得最是清楚，我的天，那可不正是一隻手掌！

那當然是人的手掌，掌心朝上，膚色白裡透紅，看來紅潤之至，指甲略長，掌心紋路清楚，五指呈微彎狀，掌下約有兩寸手腕連著，然而平整無比。

我一下子吸了一口氣，在接下來的一分鐘內，並沒有呼吸，我相信任何看到了這手掌的人，都和我一樣。

七叔仍是緩緩轉了一個身，使四周圍的人，都能看清這手掌。

然後，他就合上了盒蓋。

七叔還有不少動作，他合上了放手掌的盒蓋，再用紫緞將它包好，放進大盒，再合上大盒的蓋子，又用紫緞將大盒包了起來。

他在做這些事的時候，像是他的周遭根本沒有人一樣。所有的人都呆若木鷄，我相信所有的人，此刻眼中看到的，仍然是那隻紅潤的手掌，那隻像是隨時會摸摸你的頭，拍拍你的臉頰的手掌。

那種情景，本來極度詭異，但至少我在當時，沒有那樣的感覺，我只覺得那隻手掌，如果真的來碰我，我會感到十分親切，我會緊握著它，像是孺子握住了慈父的手掌一樣。

最先打破沈寂的，還是七叔，他重覆了一句：「這是佛掌！」

剛才誦佛的那長者，立即又朗聲唸起經來，一時之間，不少人跟著唸，大堂之中，竟是一片祥和。

過了好一會，經聲漸止，七叔才道：「這盒子和三件物事，我要放在正樑之上，請大夥同意。」

三老太爺咳了兩聲：「對本族有什麼影響？」

七叔道：「自然是降福賜祥，只是不日會有遠客來，或許會有些爭執，幸勿大驚小怪！」

各位長者互望，儘管還有疑惑之處，但由於剛才看到的情景太難忘，也太神異，所以他們不約而同，都點了頭。

很奇怪的是，內外大堂那麼多人，人人都見到了那隻手掌，但是，竟沒有一個人問七叔一下，那手掌是真的還是假的！

這個問題，看來若是問了，會是一個很愚蠢的問題——當然是假的，若是真的手掌，離開了人體，怎能維持得如此紅潤，生機勃勃？

但是問題也正在這裡，如果是假的，怎能假得如此有生氣，分明是一隻真的手掌？

我想，當時大家都不問，主要是由於被「佛掌」這個稱呼懾住了心靈，覺得既然和菩薩有關，那麼，一切神異，都可以接受，也不必深究——在宗教神話氣氛濃烈的情形下，這是很平常的事。

許多人之中，我是例外，我實在想問一問，那手掌是真的還是假的？

可是我才輕輕拉了一下七叔的衣角，表示有話要問他，他就向我使了一個眼色，示意我先別出聲，有話等一會兒再說。

他既然有了這樣的暗示，我自然只好忍了下來。反正我年紀雖然小，但和七叔天南地北，作竟夜之談，也不是沒有發生過。

這時，族中的長者都已答允了七叔的請求，七叔的神情也就嚴肅了起來，一提氣，發話之時，聲音鏗鏘，強而有力。他道：「這盒子放在正樑之上，七日之後，我就會帶走 在這七天之內，若有誰敢去妄動，或對之有不敬褻瀆，事關全族福祉，莫怪我衛七不講情面！」

一番話義正辭嚴，說得全場鴉雀無聲，七叔就在這時，一撩衣襟，帶著那隻長盒，身形上拔，「嗖」地一聲，便已飛身上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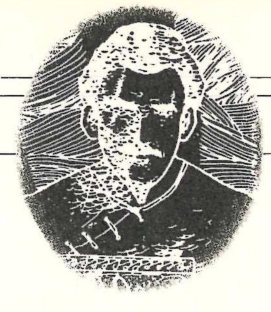
族中武風極盛，幾乎誰都在武術上下過點功夫。七叔露了這麼一手，一時之間，采聲雷動。

七叔並不是整個人都上了正樑——正樑之上，既然是神聖的所在，若是整個人都上去，就大不敬了，他只是一手搭住了正

科幻長篇小說

轉世暗號

貳　是眞是假



樑，一手舉盒，放到了正樑之上，然後一鬆手，飄然而下，落地無聲。

他落地之後，向各人拱手道：「遠行疲倦，不陪各位了，七日之內，若有遠客來，一概由我應付就是。」

他一再提及會有「遠客」來，卻又不說明是何等樣人，更是叫人好奇心大發。

他說著，過來拉住了我的手，就一起向外走去，我本來就打算藉故跟他離去，唯恐長者不允，這一下，更是名正言順之至了。

七叔在大屋角落處的一個院子中獨居，這院子平時很少人來，七叔不在的時候，也就空著。院中種了許多竹子，綠蔭森森，很是幽靜。

（這院子，後來由我師父王天兵居住。我師父王天兵是一個極神祕的人物，是我武術的啓蒙，他也是由七叔帶來的——這些事，我都曾記述在《少年衛斯理》中。）

還沒有進院子，我就迫不及待地問：「七叔，那隻手掌，究竟——」

誰知一反常態——七叔本來最喜歡我問各種問題，越古怪越好，但這次他打斷了我的話，沈聲道：「莫問眞假，莫問。」

我有點不服氣，還是問了一句：「爲什麼？」

七叔有好一會不出聲，這才道：「因爲我也不知道。」

他頓了一頓，又道：「眞、假、虛、實，其實都是一樣的，當是眞的就眞了，當是假的就假了，當是虛的就虛了，當是實的就實了！」

我在向各人敍述到這裡時，伸手在臉上重重抹了一下：「當時七叔說得很認眞，可是我卻根本不懂。」

紅綾急問：「現在明白了？」

我笑了一下：「還是不明白——據說，若是明白了，那就是大徹大悟的境界，立地成佛了！」

七叔的話，類似「佛偈」。含有似是而非的哲理，誰都會說，容易得很；聽的人也大都不求甚解，最多興一時之感嘆，或略有所悟，絕少有人眞去深究——如果眞要研究何以把假當作眞時假就會眞，那是一輩子也弄不明白的事。

我們之間，白素和我，自然懂得這個道理，溫寶裕也明白，只有紅綾從未接觸過這類偈語，雖然她的知識豐富之至，可是我轉述的那幾句話，卻聽得她目定口呆，不住地搖頭，不明其中的深意。

白素唯恐她想得入魔，忙道：「孩子，這種話，當不得眞，不必去細想。」

紅綾卻道：「當不得眞，那就是假的，可是假的又可以當眞的，那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我想令氣氛輕鬆下來，便道：「就是那麼一回事，說的人故意要令人不明白。」

紅綾畢竟單純，聽了信以爲眞，「咯咯」一笑，不再去深究了。

當時，我等七叔說完，就十分肯定地說了一句：「當然是假的，那手掌看起來太像是眞的了，所以是假的。」

話一出口，我發現越說越糊塗了，就再自我解釋：「我的意思是，那手掌看來像是活的一樣，像長在人身上一樣，所以當然是假的。」

因爲太像眞的，太像活的，所以當然是假的。這種說法，聽起來有點拗口，卻很能說明事實——一隻離開了人體的手掌，保存得再好，也不可能和長在人體上一樣，所以它是假的。

當時，我對自己能有這樣的分析，感到很得意。七叔卻沒有說什麼，只是在我的肩上拍了拍。

當晚，七叔表現得很沈默，和往日滔滔不絕不同，只是喝悶酒，我陪他喝了幾杯，他打發我走：「去睡吧，過兩天，或許有熱鬧看。」

我問了一句：「可是有遠客來？」

七叔皺著眉，並沒有回答，我再問：「來的會是何等樣人？」

七叔吸了一口氣：「不知道。只知道一定會有人來！」

我少年老成，勸七叔：「常言道，來者

不善，善者不來，七叔要小心！」

七叔笑了起來：「我會應付，我要是應付不來，還有你幫著我呢！」

這句話令我飄飄然，受用之至，全然沒有想到，我又能幫七叔什麼呢？

第二天，是大年夜，過年氣氛極濃，我一整天沒見到七叔，到那院子中去了幾次，積雪把竹子都壓彎了，發出吱吱聲，他像是不在。往常，我一進院子，他就知道，就會叫我進去，他不出聲，我生怕打擾了他，也就不敢深入了。

再一天，大年初一了，族人在大堂團拜，一撥一撥的人來來往往，幾個長老坐著等人行禮，七叔本來也應該在內的，但是他沒有出現。

進入大堂的人，目光都不免在大樑之上停留一會，神情既疑惑又崇敬。

爆竹聲此起彼伏，人人講話都要提高聲音，所以過年總是鬧烘烘的。

到了年初三，七叔還是沒有露面，我有點沈不住氣了，在那院子中徘徊了半天，正待出聲時，忽然聽得外面一片喧嘩，至少有幾十個人一起在叫，有的叫「七叔」，有的叫「七叔公」，也有的叫「老七」。

喧嘩叫聲迅速移近，幾十個人有老有長有年輕的，一面叫，一面氣急敗壞奔過來，單是那一陣腳步聲，就令人有心驚肉跳之感。

從這種情形看來，一定是有什麼意外發生了，連我也受了感染，大是緊張。

轉眼之間，一群人已奔了過來，呼叫之聲，更是驚天動地，在眾人的呼叫聲中，只聽得院子內傳來了一聲暴喝，響亮之極，一下子就將喧騰的人聲，全都壓了下去。

緊接著，人影一閃，七叔已經掠進了人叢之中，喝道：「早叫你們別大驚小怪，吵鬧什麼！」

各人的神情，全都驚恐莫名，宛若大禍臨頭，七叔的呼喝，雖然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也未能免除眾人的驚恐。一時之間，又有許多人叫了起來：「你快出去看，你快

叁

重責加身



出去看！」

七叔悶哼一聲：「我就出去看，天塌下來，有我頂著，啥事都沒有，自己倒先亂了起來。」

七叔的氣概非凡，令我大是心儀，我大聲道：「天塌下來，由我們頂著！」

七叔向我望來，哈哈大笑，伸手拉了我，向外便走，眾人七嘴八舌，跟在後面。

一路上，又有好幾撥人神色驚惶地奔了進來，一見到七叔，全都讓路，然後跟著七叔一起向外走。

大宅之中，到處都有人湧出來，不少年輕人的手中都持著棍槍刀劍，大聲呼喝，以壯膽色。七叔厲聲告誡：「千萬別輕舉妄動，誰先動手，闖下了禍，就要誰負責！」

四周圍人奔來奔去，發出各種各樣的聲音，景況混亂之至。

就在那種雜亂無章，人聲鼎沸的情形下，我聽到了有更奇怪的聲音，自外面傳過來。那是一種「嗚嗚」的吹奏聲、鈴聲，還有許多金屬碰擊的聲音，和許多宏亮有節奏，但是全然聽不懂的人聲。

我直到這時爲止，根本不知發生了什麼事，只感到七叔握著我的手，我也就什麼都不必怕。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大宅的門口，聚集的人更多，各人一見七叔，立刻讓出道來，我才看到外面發生了什麼事。

老實說，當時見識少，就算看到了眼前的情景，也無法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我在許多年之後，敘述給紅綾和溫寶裕聽當時的情景，是以後了解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才組織而成的場面。

科幻長篇小說

轉世暗號

叁 重責加身



當時，我只看到屋前的空地上，來了許多陌生人，那些陌生人的打扮，古怪之至。

一時之間，也數不清有多少人，他們服裝一致，都穿著大紅大黃的寬袍，差別只是有的頭上戴著老長的牛角形怪帽，有的戴著圓形的、有許多稜角的帽子。

他們的手中，各有物事，有的看來像是杖，足有一丈多長，杖尖有著各種裝飾，在寒冬的陽光下閃閃生光，晃動之際，就傳出金屬碰擊的聲音。

有的雙手捧著長得不可思議的號角，正在鼓氣吹奏，發出「嗚嗚」的聲響，有的在敲鑼打鈸，有的在搖鈴，也有的在揮動老大的旗幡，迎風呼呼有聲。

這些怪模怪樣的人，只要口裡有空的，就都發出古怪有節奏的聲音。

他們人雖多，也古怪之極，但還不至於引起驚惶，而令得各人又驚又怒的是，他們之中，有十來個人，竟然上了戲台。

戲台是為了過年而搭起來的，自初一到十五，不斷有各地來的戲班登台獻藝，那是過年的習俗，也是預祝一年好運之意。

但這時，一群戲子，不知如何，站在台下，一副手足無措的模樣。

而在台上，演戲用的交椅之上，卻坐了一個怪客，還有十來個人圍在他的周圍，看起來，這個坐在交椅上的人，地位最高。

來人佔據了戲台，這就構成了高度的挑戰行為，難怪所有的人都緊張萬分了。

看到了這種情景，我已大是緊張，七叔沈聲道：「別怕！這些全是喇嘛教的喇嘛，不是不講理的，你跟在我身邊就是。」

他說著，鬆開了我的手，大踏步向前走去，我緊跟在他的後面。

這時，我才知道，幾天前他一再提及的「遠客」，原來是喇嘛，而且還不是一個，而是來了一大群。

我那時對喇嘛教也略有所知，心想，那坐在戲台上的，一定是活佛了。

定睛看去，那活佛年紀甚輕，樣子很不錯，並不兇惡，反倒是有不少身形高大的喇嘛，一面晃動法杖，一面橫眉豎目，看來很兇。

七叔一出大門，我們這方面的人，已全都靜了下來，靜待七叔行事，所有嘈雜的聲音，全由那群喇嘛傳出來，一直到七叔來到了戲台前，所有的聲音才戛然而止，一時之間，其靜無比。

那時，連下了幾天的雪已經停了，正是大好晴天，積雪耀目，雪後本來就顯得靜，剛才如此喧鬧，忽然一下子靜了下來，也就格外地靜。

七叔在戲台前略停了一停，向我作了一個手勢，示意我留在台下，他身形拔起，已經到了台上。

在我們向戲台走去之際，那許多守在台下的喇嘛，都在向戲台靠攏，所以一等七叔上了台，戲台的四周已全被喇嘛圍住，我四面一看，一個自己人也不見，全是怪形怪狀的喇嘛，心中也不免發怵。

但是在這種情形下，其勢又不能顯出害怕的神情來，只能硬著頭皮挺著。

許多喇嘛都盯著我看，目光異特，看得我頭皮發麻，我索性大著膽子回望他們，漸漸地發現他們的目光雖然怪異，但並無惡意，反倒大有敬佩之意。

這令我放心不少，定神去看台上發生的事，只見七叔上台之後，向坐在椅上的人拱了拱手，動作很是緩慢，慢慢走到了那活佛面前，略行了一禮，說了幾句話。

七叔的話，我一句也聽不懂，後來才知道他說的是藏語——七叔會說許多種語言，日後我在語言方面也大有所成，也是受了他的影響。

那活佛站了起來，在台上的喇嘛，都大是緊張，一起跨前了一步。那活佛先是雙手合十，算是還了一禮，接著，向七叔攤開了手掌。

這個「身體語言」，倒不難明白，他是在向七叔要什麼東西。

七叔搖頭，又說了一句話。那活佛也搖頭，說了一句話——接下來的時間，他們兩人都一面搖頭，一面說話，顯然是談不

擁了。

不一會，那活佛忽然焦躁了起來，怪叫了一聲，在台上的喇嘛，齊聲呼應，而且向台上頓著法杖，聲勢十分之猛惡。

我在台下為七叔捏了一把汗，七叔卻泰然自若，忽然改用漢語：「你生氣也沒有用，我受人所託，關係重大，你說不出暗號來，我絕不能答應你的要求！」

那活佛顯然聽得懂，大口呼氣，又氣惱，又無可奈何。

七叔又道：「照說，你應該知道暗號，或許一時不知，將來會知道！」

那活佛也口吐漢語：「我一定能知道！」

七叔道：「好，你何時知道了，何時來找我，一定會如你所願！」

那活佛忽然悶哼了一聲，粗聲粗氣道：「你要是死了呢？你又不會轉世，上哪裡找你去？」

七叔像是早已料到他會有此一問，這時向站在台下的我，指了一指：「這是我的姪子，他現在年幼，六十年後，當還在人間，你可以找他！」

我在台下，聽得七叔這樣講，真是奇怪之極！

七叔又道：「他叫衛斯理，自幼異於常兒，日後必然大大有名，你要找他，不是難事。」

那活佛向我望來，目光炯炯，又問：「他怎知道暗號是什麼？」

七叔道：「在我臨終前，必然會告訴他，你可以放心。我是可付託之人，不然，也不會有現在的事發生！」

那活佛對七叔的話，竟相當認同，半晌不語，望了身邊一個老喇嘛一眼。

事情突然之間有了這樣的變化，我實在不知道該有什麼反應才好，除了著急得暗暗頓足之外，一點辦法也沒有。

那活佛和老喇嘛之間，也不知用什麼方法，有了溝通，活佛大喝了一聲，多半是同意了七叔的話。立時有一個喇嘛張開了一把大傘，遮住了他，他隨即步下台來，前面由一隊喇嘛開道，其餘喇嘛簇擁著，

科幻長篇小說

轉世暗號

叁 重責加身

一路吹打法器，晃動法杖，浩浩蕩蕩，聲勢壯大，越走越遠了。

在喇嘛離去之時，七叔也下了台，站在台前不動，我走到了他的身邊。

族中有一些大膽好事的人，跟著喇嘛，跟到了大路，才知道大路上停著許多汽車，可知那一大隊喇嘛，大有來頭，不是等閒的人物。

喇嘛一走，族中的長老就圍住了七叔，一時之間，七嘴八舌，全是各種的問題。七叔抿著嘴，並不回答，等眾人的聲音告一段落，他才道：「沒事了，大家別問，因為我也說不上是怎麼一回事。」

長老之中，三老太爺能得眾人崇敬，當然不是單憑他輩分高，而是他行事很有條理，看得遠，看得準。他指著我：「老七，你把他拖下了水，要有個交待才是。」

七叔回答得極有力：「三哥放心，自家孩兒，我豈有害他之理！」

我覺得也該表示一下態度，所以一挺胸：「七叔有什麼事，只管吩咐就是。」

七叔在我肩頭上拍了兩下，拉著我的手，走回大宅去。一場風波結束，看來和族人再無關聯，只是我和七叔之間的事了。

我興奮之極，剛才經歷了那麼古怪的場面，而七叔又必然有一個稀奇的故事告訴我，那實在是人生之至樂（小時候對人生的要求簡單得很）。

到了七叔的住所，進了門，七叔就喝酒，我等了又等，他只是不開口。

我大約每隔十分鐘，就叫他一次，叫到第九次，他才向我望來，口唇掀動，欲語又止。

又過了好一會，我實在忍不住了：「七叔，你該告訴我是怎麼一回事了！」

七叔望了我半晌，才長嘆一聲：「是應該告訴你，可是你實在太小，我怎麼說你都不會明白，唉！」

他真正感到十分苦惱地在嘆氣，而且一面喝酒，一面不斷敲打他自己的頭，以顯示他心中的苦惱，是何等之甚。

科幻長篇小說



轉世暗號

叁 重責加身

我性子急，自小已然，這種情形令我十分不耐煩，我提高了聲音：「你都未曾說，又怎知道我一定不會明白呢？」

這句話算是很有力量，七叔聽了，果然張開口，想對我說話了，可是仍然沒有聲音發出來，呆了一會，搖了搖頭，又合上了口。

我一頓足：「七叔，你不是怕你怎麼說我都不會明白，而是你自己根本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所以才無法對我開口說！」

我當時這樣說，目的只是為了刺激七叔快點對我說，別把我當什麼都不懂的小孩子。誰知道七叔一聽，居然長嘆一聲，承認了我的話：「對，我就是自己都不明白，所以才不知如何說才好！」

我大失所望，不知說什麼才好，過了一會，我才發急：「七叔，你不會一直留在家裡吧？」

七叔道：「當然，過了初七，我就走了——人怎能常留在家裡，一定要四方遊歷，你也是一樣，越早離開家越好，才能知道外面的世界。」

我後來果然很早就離開家了，那是後話，表過不提。

我急道：「你走了，要是再有喇嘛來，我可應付不了，該怎麼辦，你總得告訴我！」

七叔望了我半晌，才道：「我其實不應該把這擔子加在你的身上——」

我搶著道：「也不是什麼擔子，我只要知道事情的經過，也就很容易應付。」

七叔抬頭向天，喝了幾口酒，這才道：「大約半年多之前，我在錫金的首都剛渡，遇到了一個老喇嘛——」

七叔的故事從這樣的一句話開始。那時，我的知識恰好可以知道錫金、剛渡、喇嘛，所以聽七叔的敘述，並無困難。

七叔在說了這一句之後，向我解釋了喇嘛教的神秘信仰，和教義中對於生命的探索和研究。最主要的是向我說明，喇嘛教信仰之中最重要的一點，是相信靈魂轉世，由於有些宗教儀式在秘密狀況之下進行，所以又稱為密宗。

這是我接觸密宗佛教之始，在我以後的經歷中，有許多與之有關，也因此引發了許多有關生命奧秘的探索，我有一個最好的朋友，甚至跟著密宗喇嘛，不知所終了。這一些，我都曾記述過，可以由那些記述中去了解，不再重覆了。

喇嘛教的活佛，都有轉世的能力，一直到公元一九九〇年，一個出生在西班牙的兒童，被確認為一位活佛的轉世。而到了公元一九九三年，美國加利福尼亞州，也有一個兒童，肯定了是活佛轉世。

活佛轉世，在喇嘛教而言，是天經地義的事。

而轉世的方式，也幾乎有固定的程式——活佛臨終時，會有一定的預言，多半是說出若干時日之後，在什麼地方，會有一個兒童或少年，就是轉世的靈童。

於是，根據活佛的指示，就由有地位的喇嘛，或也是活佛，去依言尋找，一定可以有所發現。

發現了之後，還要經過一些確認的手續，例如認出活佛以前的用品之類。但據說，在不少情形之下，兒童或少年見了來人，都會立刻說：「你們來了！」而且，能認識來的是什麼人。

這種現象，是人類生命中最奧秘的一環，被確信並且實行了千年之久。

這些有關喇嘛教的信仰，現在已有越來越多人從非宗教的角度去研究，可是，似乎一脫離了宗教的規範，所有的研究便一無結果。或許那是因為人類的知識領域尚未能突破這一局限——若是一旦突破了，人類對自身生命的奧秘，就有所了解，那時，人類文明，就必然進入一個嶄新的，和幾千年來的傳統文明截然不同的新境界。

我當時對七叔的闡釋，不是完全理解（一直到現在，對於這種神秘的現象，也不能說完全理解），但我急著聽七叔敘述經過，所以耐著性子聽完了。

七叔這才說起了他的經歷。

科幻長篇小說

轉世暗號

叁　重責加身



由於七叔性好尋幽探秘（我的好奇心極強，當然屬於家族遺傳），所以，他對於喇嘛教的那種涉及生死奧秘的現象，也極具興趣，曾經在西藏的幾個大寺中流連忘返，結交了不少活佛、高僧和智者。他是在錫金的剛渡，也是在一座古寺之中，認識了那個老喇嘛的。

認識的經過很是神奇——他經過那座古寺，想進寺去，但是寺中正在進行一項儀式，拒絕外來者進入，於是，他信步踱到了寺側的密林。

林中光線黑暗，參天古木，一株接著一株，他走進去沒有多久，就看到前面一株大樹後，有人向他招手——精確一點說，是在距離他約有七八步遠的一株大樹旁，有一隻手，在向他作招手的動作。他只看到了一隻手，並沒有看到其他，但是在這樣的情形下，立刻理解爲「樹後有人向他招手」，是十分正常的反應。

他向前走去，看到了在大樹後面，有一個老喇嘛背靠著樹幹在打坐，見了他，只是翻了翻眼皮，目光混濁之至——那老喇嘛老得難以形容，七叔說，當時真懷疑他是生還是死，其老可知。

七叔心中很是疑惑，他向那老喇嘛的雙手看了一下，老喇嘛的雙手，這時正擺出正宗的打坐姿勢，林中光線雖然暗，但也可看出，這雙手，經歷了近百年的歲月，已是又瘦又乾，皮膚之下，血管墳起，宛若有蚯蚓隱伏，很是可怖。

七叔不由自主，用力搖了搖頭，努力想使腦海之中，再度浮現剛才看到樹後有人向他招手的情景，可惜那一瞥印象不深，很難確定那一隻手是什麼樣子的了。但那隻手，絕不屬於這老喇嘛，卻是可以肯定的事。

那麼說，附近另外有人了！

他四面看著，卻又不見有人，自然，林木甚密，有什麼人向他招了手，再躲起來，他一時之間，也不容易發現。

他一出現，老喇嘛就用混濁的目光盯著他看，看得他極不舒服。同時，眼前的一切，使他覺得很是詭異，他不想多逗留。

所以，他向那老喇嘛行了一個禮，就想離開。但是，他才踏出了一步，那老喇嘛就開口說了話，老人的聲音很特別，乍一入耳，還以爲是腳下枯葉被踐踏之後所發出的碎裂聲。

老喇嘛一開口，說的是錫金的一種土語，只有雷布查族人才使用的那種，七叔在語言上有過人的才能，對於這種冷僻的語言，可以聽懂。老人是在責問他，爲何會來到他的近前：「你沒有看到樹上有警告告示，不准前進麼？」

七叔見對方責問得聲色俱厲，若不是對方年老，又看得出是地位很高的喇嘛，七叔也不會去睬他，七叔當時捺住了氣道：「我沒注意告示牌，是有人向我招手，要我走過來的！」

這句極普通、照實說的話，卻引起了老喇嘛異乎尋常的反應，只見他陡然睜大了眼，目光炯炯，剛才，幾乎讓人懷疑他的雙眼之中是否有瞳仁，可是此際，卻是黑白分明，目光凌厲之至。

看到了這種情形，七叔心中嘖嘖稱奇，更知道對方不是普通人了。

老喇嘛圓睜雙眼之後，聲音也變得清越：「你說什麼，再說三遍！」

他不說「再說一遍」，卻要求「再說三遍」，也算是怪不可言。

七叔認定了對方是高人，所以立刻再把有人向他招手的事，說了三遍。

老喇嘛聽得十分用心，聽了之後，閉上眼睛一會，才問：「你只見到了手，沒見到人，對不對？」

七叔連說了三聲「對」，老喇嘛先是大有訝異之色，目光在七叔身上掃來掃去，接著喃喃自語一番，忽然又盤問起七叔姓名、何方人氏，七叔一一回答，老喇嘛最後的問題，卻叫七叔嚇了一跳。

老喇嘛道：「你可願隨我在寺中作喇嘛？」

七叔對於喇嘛教的種種神秘，雖然極有興趣，但叫他出家當喇嘛，他卻連想都未

科幻長篇小說



轉世暗號

叄 重責加身

曾想過。所以，他不由自主，後退了一步，一口拒絕：「不！我不願！」

老喇嘛也不感到意外，只是說了幾句話，七叔不是很明白。他說的是：「有些事，我現在不明白，不過你很有可能，是我教中高人轉世，只是你靈智未復，所以自己不知道。」

七叔啼笑皆非：「我看不會，我不覺得自己有什麼慧根，也愛酒色財氣，每頓都不離肉，吃不得素。」

七叔為了不想當喇嘛，說的話有些近乎插科打諢，十分可笑。

那老喇嘛卻道：「那算什麼，全是皮相，你若進寺勤修，就有機會恢復前智——你必然與我教大有淵源，不然，那手不會招你前來會我！」

七叔越聽，越覺得怪異，甚至遍體生寒，因為老喇嘛的話奇怪之極，什麼叫「那手」，聽來竟像是獨立的一隻手，而不是屬於什麼人！

七叔忙道：「今日有幸得見高人，我是俗人，緣已止此，告辭了！」

老喇嘛「哈哈」大笑，聲若洪鐘：「緣才開始，你如何走得？我有一大段因果，要說與你聽！」

七叔並不是沒有見過世面的人，可是當時，他聽了那老喇嘛的話，竟如同五雷轟頂一樣，自然而然，佇立不動，失去了離去的能力。

老喇嘛說了這兩句話之後，閉上了眼睛，再不出聲。七叔等了好久，仍然不敢離去，也不知道老喇嘛何以忽然入起定來。

七叔後來才明白，老喇嘛那時正在「神遊」——通過思想，去探聽和了解一些訊息，有道行、能力高超的喇嘛，多有這類神通。

老喇嘛當時要去了解的是，何以七叔會和他有緣，會來到他的身前，會看到有人向他招手。

七叔明白這些，是由於至少在一小時以後，老喇嘛睜開眼來之後所說的幾句話。



© 1993.8 陳弘耀

老喇嘛睜開眼，神情還是不大明白，可是口中卻道：「不錯，是你，究竟是何因緣，竟連我也不知道！」

七叔那時急於脫身，聞言忙道：「或許是大師弄錯了，與貴教有緣的不是我！」

老喇嘛說的話更玄，七叔一直不是很明白，他先道：「我會弄錯，他絕不會弄錯。」

七叔不明白老喇嘛口中的「他」是誰，雖然立即追問，但得不到回答。

老喇嘛又道：「與我教有緣的，確然不是你，但又非從你身上開始不可！」

這話，七叔當時簡直一點不懂，直到後來，大群喇嘛找上門來，我忽然和這件事發生了關係，七叔在向我敍述了他的經歷之後，才略有所悟：「莫非你才和喇嘛教有緣？通過我，把事情落到了你的身上？」

我當時聽了，十分惶惑：「我怎會和喇嘛教有緣？」

七叔自然也說不出所以然來。

肆

教中刼難



轉世暗號

肆 教中刼難



所以，老喇嘛的話，究竟是什麼意思，一直不是十分了解。以後，我有多次和喇嘛教接觸的經歷，也說不上是有緣還是無緣。許多年之後，由於沒有什麼特別的事發生，所以也就沒有放在心上。

直到這時，才又勾起了久遠的回憶，事態往下發展，出人意表之至，下文自有交待。

卻說當時，七叔等老喇嘛說因果，老喇嘛示意七叔在他對面坐下來，七叔很自然地，也學了對方打坐的姿勢。

老喇嘛一開口，就出言驚人：「若干年後，天下大亂，會有天翻地覆的變化——」

七叔一聽對方開口，題目竟然如此之大，而且所作的預言，如此駭人，他也不禁打了一個突。

（在這裡，我要作若干聲明。我現在記述這件事，有些地方，並不完全照實。例如，老喇嘛告訴七叔，七叔再轉告我，一些大事發生的年份、時間，都是很確切，很肯定的，但我的記述之中，就變成了模稜兩可的「若干年後」、「某一天」等等——這是我記述經歷的一貫作風，老朋友都知道的。）

（不但是時間，還有一些地點、人名、稱號，我也棄原來的不用，而代以他詞。這也是我的舊作風，例如在一些故事中的「最高領袖」之類，說我是故弄玄虛，也無不可，總之我不會直說，但在有改稱之處，我一定會加以括弧說明。）

七叔肅然起敬，老喇嘛頓了頓，才又道：「在大變化中，本教將有七大刼難，第一大刼，是大活佛離開神宮，遠走他方。」

（這裡的「大活佛」，和下文會出現的「二活佛」，都是我杜撰的名詞，他們本身都有專門的尊稱。「神宮」也是一樣。）

七叔聽得目定口呆——他當然知道大活佛在喇嘛教中的地位，不但在宗教上，在政教合一制度之下，在政治上，地位也是至高無上，更是神宮主人，如何會離開？若真有這樣的事發生，那變化之大，也只有天翻地覆可以形容，當然也是喇嘛教的大刼難！

老喇嘛喟然長嘆：「大活佛和二活佛之間，本來就一直不和，大活佛一走，二活佛自然地位大大提高，只可惜，這個二活佛是假的！」

七叔聽到這裡，不由自主，發出了呻吟聲來。

二活佛的地位雖然不如大活佛，但也是信徒萬千，非同小可的教中領袖，怎麼會是假的？

七叔對喇嘛教也不是一無所知的，所以他疑惑地說道：「不會吧？活佛每一代轉世，都經過手續繁複的確認，怎麼會是假的？」

老喇嘛半晌不語，才道：「其中緣故，我下面會說，主要是他告訴我的。」

這是老喇嘛第二次提及「他」了，七叔又追問了幾次「他是誰？」可是沒有回答。老喇嘛卻有點不耐煩：「你只管聽我說，別打岔。」

七叔心中雖不以爲然，但急於聽對方還有什麼驚人的預言，所以就忍住了不作聲。

老喇嘛續道：「這個假的二活佛，並起不了什麼作用，只是一個木頭人，他不會活很久，問題是在他死了之後轉世靈童身上——」

七叔聽到這裡，忍不住打岔：「那二活佛既然是假的，自然不會有轉世靈童，還會有什麼問題？」

老喇嘛這次並沒有不耐煩，長嘆了一聲：「巧的是，上一任二活佛的真正轉世靈童，在相隔了數十年之後才託世，也正在那時出生，你明白了嗎？」

事情是相當複雜，但七叔是聰明人，略想了一下，也就明白了。

事情是，上一任的二活佛去世之後，他的轉世靈童要在幾十年之後才出生。但是別人卻弄錯了，找了一個不是靈童的小孩，當作了二活佛，所以這個二活佛是假的。

科幻長篇小說



轉世暗號

肆　教中刼難

等到這個假的二活佛也死了，就要再找轉世靈童。若是根據假二活佛臨終的指示去找，找到的也必然是假的，那就一直假下去了。

所以，必須找到眞的二活佛的轉世靈童，糾正過去幾十年來的錯誤。

七叔漸漸覺出事態的嚴重性了，因爲二活佛地位高，權勢大，這其中牽涉到的宗教、政治、權力和財富種種問題，甚至可以令得歷史改寫！

他也感到，他正在陷入這個複雜無比的眞假二活佛的糾葛之中，他並不願有這種情形出現，所以再一次推辭：「我只是一個俗家漢人，我看，大師不必再向我說這段因果了！」

老喇嘛卻十分堅持：「不，你是有緣人，殆無疑問，且聽我說下去。」

七叔無可奈何，只好繼續聽下去。

老喇嘛又道：「上一任二活佛圓寂時，我是在他身邊，唯一聽到他遺言的人。」

說到這裡，老喇嘛滿是皺紋的臉上，現出了極度深切的悲哀。他停了好一會，才又道：「可是爲了一些原因，他們故意不相信我的話，自作主張，把一個根本不是轉世靈童的孩子，硬當成了二活佛的轉世。」

七叔知道，這其中必然涉及可怕的權力鬥爭，老喇嘛沒有明說，他也沒有問下去。

老喇嘛又道：「他們甚至無視二活佛留下的三件遺物，把我趕出寺院。這些年來，我忍辱偷生，遠走他鄉，爲的就是要等眞正的轉世靈童出世，可是我知道自己等不及了，我已油盡燈枯，今世的生命將要結束——」

聽到此處，七叔已經有點明白老喇嘛會要他做些什麼了，他雙手連搖：「你今世生命結束，可以等來世！」

老喇嘛苦笑一下：「我知道我再託世，會在許多年之後。已經有了一代假的二活佛，不能再有第二代，這尋找眞正二活佛轉世靈童的責任，就要落在有緣人的身上！」

老喇嘛說這話時，直視七叔，七叔心中又是好氣，又是好笑：「我是教外之人，就算我找到了，教中各級活佛，肯信我嗎？」

老喇嘛居然道：「這一點，我也不解，但你既然是他的手招來的，必屬有緣。」

這已是第三次提到「他」了。七叔悶哼一聲：「他的手？他人在何處？」

老喇嘛微微一笑：「他人早已坐化，招你來的，是他的手！」

七叔想大笑，可是又感到詭異莫名，笑不出來。那時，老喇嘛挪了挪身子，現出了他身後的一個很大的樹洞來，洞中斜放著一隻長形的盒子。

老喇嘛並不轉身，他雙臂竟能彎出一個不可能的角度，自身後取到了那盒子，放到了身前——這種扭曲肢體的本領，是瑜伽術的一種，七叔本也知道，但那老喇嘛使得如此自然，也叫人大開眼界。

等到老喇嘛打開盒子，展現了盒中三件物事時，七叔才眞的傻了眼，他盯著那手掌看，依稀感到，在樹後向他招手的，就是這隻手——一隻手單獨存在，實在是難以想像的怪事！

七叔想伸手去碰那手掌，可是又不敢。不去碰它，還可以說那是假的，要是碰了，是眞的，眞不知心理上是否能承受得起這樣怪異的事實。

我在聽七叔說到這裡的時候，曾問：「你到底有沒有碰過它？」

七叔吸了一口氣：「沒有，我不敢，你敢嗎？」

我也吸了一口氣，我想說我敢，可是轉念一想，又覺得可怕，所以又搖了搖頭。那手掌，竟一直不知是眞的還是假的！

當時，老喇嘛極其鄭重地道：「眞正二活佛的轉世靈童，就要靠這三樣東西來確認。」

七叔神情充滿了疑惑，等他作進一步解釋。

老喇嘛的神情，更是嚴肅，看來莊重無比，他一字一頓地道：「靈童不必打開盒

科幻長篇小說

轉世暗號

肆 教中刼難



子，就知道盒中的三樣法物是什麼，能一一叫出它們的名稱。」

七叔聽了，心想，那一鈴一花，還有可能憑瞎猜猜中，盒內竟然會有一隻手掌在，那是萬萬猜不中的了。能不打開盒子而說中盒內的物事，其人當然是貨眞價實的轉世靈童了。

老喇嘛又道：「說出盒中的物事，只是轉世的暗號之一。接著，打開盒子，他會先取手掌，令掌招花，再取鈴搖動，此鈴雖小，但是西方眞金所鑄，發出的聲響，極其驚人。」

（這一點，我領教過。）

老喇嘛續道：「他會搖鈴九十九下，鈴聲遠振，可達百里之外。凡在百里之內的喇嘛，一聽鈴聲，就會知道眞正的二活佛轉世已成，自然會趕來迎駕，那時，就大功告成了！」

七叔聽得心中暗暗稱奇，他道：「今日得聞這段因果，幸何如之。」

老喇嘛一笑：「不是聽了就算。自今日始，這三件法物，就由你保管了！」

七叔大吃一驚：「這是貴教極重要的……寶物，怎可由我來保管？」

老喇嘛卻自顧自道：「教中必有不肖之徒想來謀奪，但若說不出暗號，他們也不敢強取，你是有緣人，這就拜託了！」

老喇嘛語畢，雙手作了一個奇怪的手勢，就此靜止不動，七叔叫了他幾聲，了無反應，一探鼻息全無，老喇嘛竟自圓寂，去見宗喀巴祖師，不知何年何月，再轉世降臨人間了！

七叔做夢也沒有想到，林中漫步，會生出這等事來，他當然可以不加理會，逕自離去，但是好奇心又強烈，想知道事情發展下去，究竟會怎樣。

所以，他就把老喇嘛的法體，移進了樹洞之中，帶著那長盒子回鄉來了。

一路上，也不知是怎麼走漏了風聲，第七八天起，就有喇嘛釘上了他。終於，在七叔回家之後，有大批喇嘛，找上門來。

七叔採取了一回老家，便公開了那三件物事的法子，因為他知道，若有人要謀奪，他一人之力保不住，放在大堂的正樑之上，等於以合族力量去保護，來的人再多，也決計取不走的。

等到七叔把經過說完，我不禁目定口呆：「那是幾十年之後的事了，這三件物事，你要保管幾十年？」

七叔皺著眉：「看來只好如此，我當然會找一個妥善的所在存放，但轉世靈童出現時，我未必還在人世，這就要轉託你了！」

我心想，這事也不難，反正那靈童到時自會找來，不費什麼功夫，所以也沒有異議。

七叔在初七那天，帶著盒子離去，臨走我送他到碼頭，上船時他道：「下次再來，我告訴你把三件寶物存放在何處。」

可是，再也沒有想到，七叔那一去，再也沒有回來過！

在他走了一年，了無音訊之後，族中長老曾廣派眼線去探聽他的下落，可是竟無法獲得半點消息！

沒有了七叔的消息，自然也不知道那和二活佛轉世靈童有關的三件法物的下落——七叔足跡無定，誰也無法猜到他把東西放到哪裡去了。

不多久，我也離開了家鄉，在外闖蕩，定期設法探聽老家的消息，都沒有七叔的下落。

常言說得好：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若干年之後，喇嘛教之中，果眞發生了大刼難，大活佛離開了神宮，成了流浪者，二活佛立時受了重用，地位大大提高。

我記得七叔告訴過我的話：這個二活佛是假的。但這種話，說了也不會有人相信，除了和白老大、白素提起過之外，誰也未曾說過。

白老大在聽到七叔那段經歷時，也嘖嘖稱奇，以他的人面之廣，傳出話去，要找衛七先生，可是也一樣沒有結果，反倒有些不明就裡的人，以為衛七先生就是我，著實令人啼笑皆非。

科幻長篇小說

轉世暗號

肆 教中糾難



這件事，就一直存在我的心中，我幾次和喇嘛教中人有來往，也沒有把這件事說出來，實在是由於事情牽連太廣的緣故，我也不想去蹚這個渾水。

不久之前，那個被老喇嘛認爲是假的二活佛，又突然去世。大活佛出走，二活佛去世，這二活佛的轉世靈童，頓時被推到了極重要的地位上，關係著數以百萬計的人的信仰和未來，是宗教世界中的一件大事。

那時，我正在忙著，聽到了這個消息，又知道了一些二活佛不合身分的行爲，自然想起「假的」這個問題來。

白素早年曾和一些地位崇高的喇嘛有過來往，她爲喇嘛出生入死，做了一件大事，所以很得一些活佛的尊敬。我曾和她討論過，是不是由她出面，向喇嘛教有地位的活佛，說一說這件事。

但是考慮下來，還是作罷了。一則，那三件法物，不知所終，口說無憑。二則，這件事，關係到一大幅土地的統治權，和政治有關，事情大到可以產生暴亂、發動戰爭、演出屠殺，不能輕舉妄動。

我和白素的結論，很具黑色幽默。我們兩人一致認爲，活佛既然神通廣大，總有可以使他的轉世者被信徒確認的方法，活佛的神通之中，包括了「他心通」在內，可以運用這種神通，使教中長老找到靈童——一有了這樣的結論，把這件事放過一邊，也就心安理得了！

雖然決定不加理會，但是有關這方面的消息，仍時時加以留意。二活佛圓寂之後，喪禮風光之極，而各方面的勢力，也展開了尋找轉世靈童的工作，不過，並未曾有結果。根據那老喇嘛的說法，不論是哪方面的勢力，找到的都不會是眞的，這事情不知如何才是了局。

而今，突然之間，一封經由我轉交衛七先生的信，自天而降，溫寶裕利用儀器，看出了信上並無文字，只是畫著三樣物事：手掌、銅鈴、花，正是三件法物，本來擱在一邊的事，忽然變得非處理不可了！

我把當年的事，向溫寶裕、紅綾說著，時間也彷彿一下又回到了好多年之前，頗是唏噓。

等到我說完，各人都靜了下來。

過了一會，溫寶裕才苦笑道：「這信是無法轉交的了，只是不知道發信人是誰，在這種情形下，拆開來看個清楚，總可以吧！」

我搖頭道：「更不可！不看信，可以說找不到七叔，事情與我無關，看了信，等於把事情拉上了身！」

紅綾不以爲然：「七叔早就把事情交給了你，你推也推不掉。」

紅綾對於輩分不是很明白，她以爲「七叔」是人名了。我皺眉道：「這事，最好不理，讓喇嘛教和各方面的勢力去弄，找出來的靈童，眞也好，假也罷，只要有人信，也就都一樣。」

溫寶裕和紅綾都不滿意我的說法——他們年輕，有了這樣稀奇的事，自然躍躍欲試，哪裡去理會事情的輕重。

我明白他們的心理，就笑著問：「依你們之見，又該當如何？」

溫寶裕裝模作樣，來回踱了幾步：「最終目的，是幫助喇嘛教，找出二活佛的眞正轉世靈童，莫讓幾百萬有虔誠信仰的教徒，受了矇騙。」

紅綾也一反常態，竟然很是嚴肅：「宗教信仰涉及的範圍極廣，可以探討的地方極多，像活佛在結束了一次生命之後，可以轉世，就奇妙之極，那是生命最大的奧秘，値得研究。」

對於兩人的說法，我心中其實很同意，但是我故意道：「轉世託生，也沒有什麼了不起，不外乎是靈魂和身體的關係，道理並不深奧。」

紅綾的回答，一語道破：「道理雖然不深，可是人類至今爲止，對這個問題，還只是種種假設，一點實際的研究收穫都沒有！」

我笑了起來：「我見過一位，肯定是教

中的活佛轉世，這人生長在一個十分閉塞的小島上，可是卻熟知喇嘛教的一切，但是問他，轉世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他也茫茫然，一無所知。」

溫寶裕道：「爲了發明電燈泡，愛廸生也試用了上百種材料。人類生命上的最大奧秘，總不能在三兩個例子之中，就得到解決！」

我攤開雙手：「好，這件事，所有的資料，你們知道的和我一樣多，我就交給你們去處理好了。」

溫寶裕和紅綾互望了一眼，溫寶裕道：「不公平，你至少見過那三件法物，而且，又不准我們拆信。」

我反駁道：「我在許久之前見過一次，情形已和盤托出。信你等於看過了，只要找到七叔，信你愛怎麼看都可以——你究竟接不接手？」

溫寶裕笑道：「當然接手。處理這事，最好的方法是以逸待勞，容易得很。」

我悶哼了一聲，紅綾道：「怎麼個以逸待勞？」

溫寶裕豎起一隻手指：「首先，我假定發信人，就是二活佛的轉世靈童！」

他這一說，我暗暗點頭——這小子的想法，也正是我的想法。溫寶裕一看我的神情，便知道我和他「英雄所見略同」，他頓時手舞足蹈了起來。

他又道：「只有轉世靈童才知道暗號，而信中所示，正是暗號，所以發信人就是轉世靈童！」

紅綾皺著眉，她顯然是就這個問題，進行思索——她這時的情形，很是獨特，十足和電腦在運作一樣。她腦中儲存的記憶，資料極多，要在極短的時間內發生作用，她的腦細胞正在迅速而繁忙地活動。

她先搖了搖頭，這才道：「未必。當年，整個族人都見過這三件法物，都有可能發出這樣的信。」

溫寶裕道：「可是族人不知道那三樣法物，是確認轉世的暗號。」

紅綾的思路，自然比溫寶裕縝密得多，

轉世暗號

肆　教中刼難



她道：「信上也沒有說明那是暗號——當年見過法物的人，也經歷過喇嘛上門索討的場面，他忽然到了錫金，想起了往事，又不知七叔在何處，爸卻是個大名人，就發了這樣的一封信。」

溫寶裕眨著眼：「目的何在？」

紅綾道：「不一定，或許是想敍舊，或許是想和七叔、和爸聯絡，或是表示一下回憶的樂趣，這些可能都存在。」

溫寶裕仍然眨著眼：「我提出的可能，總也成立！」

紅綾道：「當然成立！而且，你說的『以逸待勞』，也大是可取——發信人不論是誰，我想，他很快就會來找我們。」

我和白素都大奇：「何所據？」

紅綾道：「七叔下落不明，人人皆知，發信人偏要託爸轉信給七叔，其實目的是藉這封信，作爲可以和爸見面的進階！」

白素一直在加強紅綾的語文能力，看來效果很好，像「何所據」這樣的問題她也聽得懂，又會運用「進階」這樣的名詞，所以我這時鼓掌，表示讚賞。

溫寶裕笑道：「那得在這裡貼一幅告示：欲知衛七先生消息者，請到陳氏大宅，洽溫寶裕面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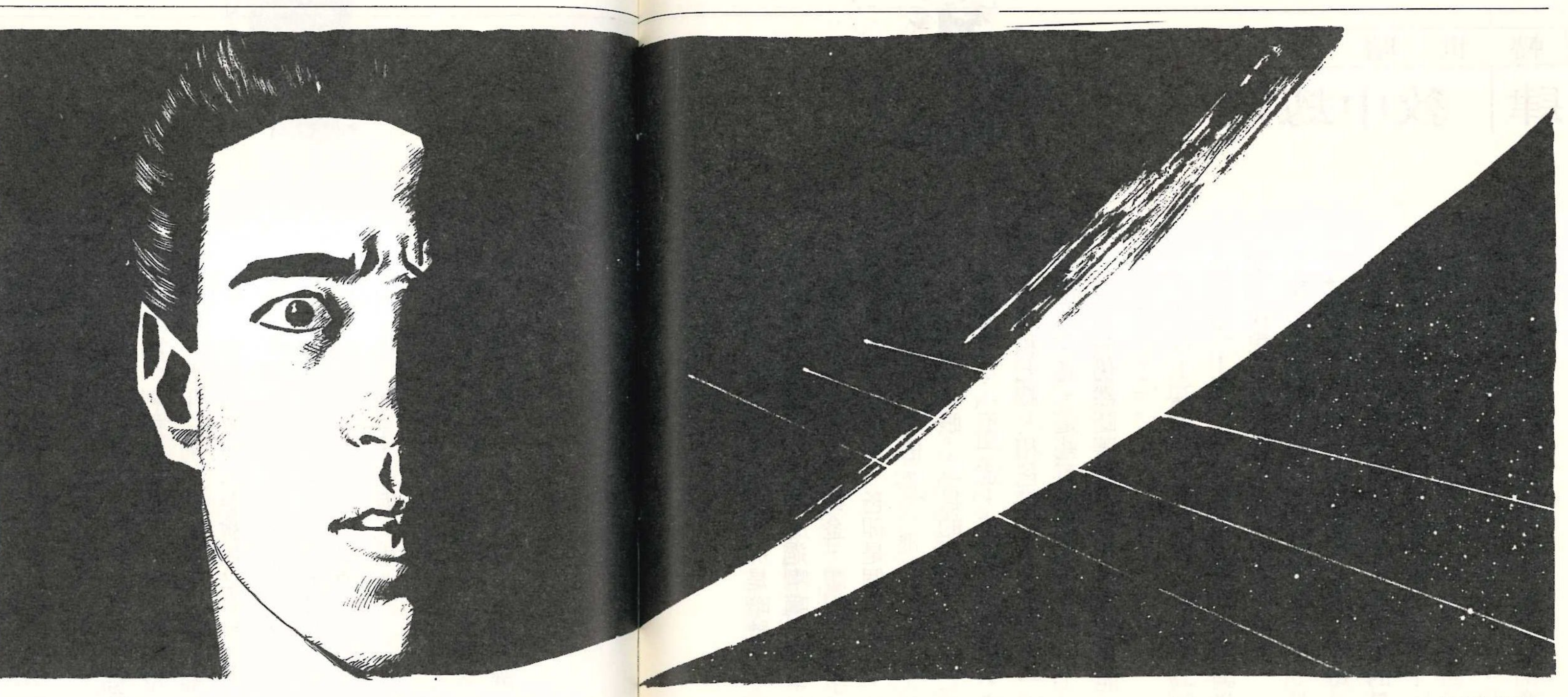
我笑了起來：「真有人來，第一時間通知你就是。」

溫寶裕在告辭離去之前道：「像這類有趣的信件，若是天天都有，那就好了！」

我揮手令他速去，在他走了之後，我拍打著那封要我轉交的信，望向白素。

白素明白我的心思，她徐徐地道：「這其中牽涉到的權益太大，爲了爭權奪利，人什麼醜惡的行爲都做得出來，我並不看好。」

伍 牽涉重大



© 1993.8 陳弘耀

我明白白素所謂「並不看好」的意思是，這事情發展下去，不會是單純的生命奧秘的探索，而必然是權位的大爭奪，涉及大片江山的統屬，那是可以有千萬人頭落地的大爭奪。

本來，一個人身分的眞假，牽連的範圍不應如此之廣。但這個人若是二活佛，而且是大活佛已不在位的二活佛，那就會出現這種意料之中的場面。

我嘆了一聲：「我們以不捲入漩渦爲原則。」

白素秀眉打結：「但是令他們知道有這種情形，也屬必要。」

我知道白素對喇嘛教有深厚的感情，所以望向她，她道：「有幾個地位很高的活佛在印度、錫金，我想可以主動和他們聯絡一下。」

我點了點頭——白素一直和他們有不定期的聯絡，我也不知她用的是什麼途徑和什麼方法。

兩天之後，白素神色凝重地來問我：「當年那個到你家鄉的活佛，你可還記得他的樣貌？」

我攤了攤手：「不記得了，只記得很是年輕。」

白素道：「我聯絡上了一個跟大活佛逃亡的活佛，他說，當年派出的那隊喇嘛，由大活佛的親信帶隊，原來大活佛和二活佛之間，也有矛盾鬥爭存在，當年大活佛不知如何得到訊息——應該說，是大活佛的親信，得到了訊息，所以才想趁機可以控制二活佛，當時大活佛年紀還小，神通未曾恢復，什麼也不知道——」

白素講到這裡，略停了一停：「但現在大活佛早已成年，他雖然離開多年，但是在那片土地上，仍然具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力，若是擴展開去，可以導致一個新的國家的誕生——」

我一聽得白素說到這裡，雙手亂搖——事情再次從記憶中勾引起來，我最不想提及的，一再說過牽連極大的，也正是這一點。

科　幻　長　篇　小　說



轉　世　暗　號

伍　牽涉重大

大活佛這些年來的活動，一言以蔽之，是想改變如今的現狀，要創造歷史。他的雄心壯志，和現況起極大的衝突，絕不會出現和平演變的可能，要變，必然是血腥的反抗和鎮壓！

我噎了一口氣：「大活佛的影響力，無論如何強大，都強不過機鎗大炮。」

白素揚眉：「不可能的事，有時會一夜成眞。」

我知道白素何所指：世界上最大最強的國家蘇聯，刹那之間瓦解，那是無可反駁的實例。五年之前，若有誰說波羅的海三小國會很快獨立，有誰會信？

白素又道：「天下大勢，本就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豈有一成不變之理！」

我不再和她爭下去，只是道：「大活佛努力了那麼多年，毫無成果。」

白素道：「有很大的因素，是由於二活佛站在大活佛的對立面之故。若是大活佛、二活佛站到了同一陣線上，局面就不同了。」

我聽了，陡然一怔，手心之中，竟然隱隱在冒汗。

白素提出來的情況，嚴重之至！

宗教本來就是形成一個國度的主要因素。在一個全民都屬教徒，而且宗教信仰極其強烈虔誠的地方，宗教力量高於一切，外來勢力本就不易入侵。

就算外來的強勢，佔有絕對武力上的優勢，那也不能令信徒屈服，大活佛離開神宮，就是最好的例子。大活佛離開了之後，外來強勢利用二活佛的地位，利用二活佛和大活佛之間的矛盾，大大優待二活佛，甚至允許他公然娶妻生女，目的再明顯也沒有，就是想透過二活佛的地位和宗教上的影響力，來達到外來勢力鞏固之目的。

這些年來，外來強勢在這種情勢下，雖然做得不是很成功，但總也可以維持。

而那種情形得以維持，二活佛居功甚偉——照老喇嘛說，那二活佛是假的，所以才會有這種情形出現。如果二活佛是眞的，那麼，二活佛就會和大活佛一樣，採取一致的立場。

當地的諺語，連小孩子也能上口：「天上有太陽、月亮；地上有大活佛二活佛。」

大活佛遠離，靠二活佛這個「月亮」，勉強還可以充撐場面，若是二活佛和大活佛的立場一致，雖然外來強勢還能以鐵腕控制，但是，那和坐在火山口上，也就沒有多大的分別，自然痲煩叢生，隱憂不絕，而場面也就會有失去控制的一天！

所以，對外來強勢而言，絕不願眞的二活佛出現。他們必然希望二活佛一直假下去，那他們也就一直可以利用二活佛來控制局面。

這也就是爲什麼強勢如此隆重對待已死的假二活佛，並且積極參與尋找轉世靈童的行動——這種宗教信仰，和強勢的主義信仰，本來截然相反，若不是有巨大無比的利益可圖，決計不會出現這樣的情形！

白素的一句話，引得我想起了那麼嚴重的問題，一時之間，我一面想，一面望著白素，一句話也講不出來。

白素也望著我，神情肅穆，可是頗有挑戰的意味。

我深深吸了幾口氣，才算是定過神來。

我一字一頓：「照這種情勢分析下去，眞正的二活佛轉世，絕無冒出頭來的機會。」

白素居然立刻同意了我的話——這很出乎我的意料，因爲我知道她對喇嘛教，由於當年曾有一段淵源，所以感情很特殊，她一定會想爲眞的二活佛做一點事。

果然，她才點頭同意了我的說法，卻又道：「是，不論找任何政治分析家來分析，都會得出這個結論，眞正二活佛的轉世靈童，要冒出頭來，等於豆芽想穿透一公尺厚的水泥板一樣，絕無可能——但那是理性的、正常的分析。」

我再吸了一口氣，白素繼續道：「可是，二活佛圓寂之後，事隔幾十年，轉世再生，這件事，本身就非理性，是宗教性的！」

我完全可以明白白素這番話的意思。白素的意思是，宗教信仰，除了可以凝聚教

科幻長篇小說

轉世暗號

伍 牽涉重大



眾的意志，匯集成為一股巨大的力量，還有更大的力量在。那種力量，就是宗教本身的神秘力量。

每一種宗教，都有它強調的神秘力量，這種神秘力量都是超自然的，屬於神的力量。天神的力量，不是人的力量所能抗衡。外來強勢的力量再大，也只不過是人的力量，應當敵不過超自然的天神之力。

白素的意思就是：人力不可為，神力卻可為！

我一時之間，沒有作出表面上的反應，因為我要好好想一想，該如何把白素從她的想法上拉回來——白素的想法，對我們來說，危險到了極點，我們只是憑人力，沒有神力可恃，如何用豆芽去穿透一公尺厚的水泥？

而且，基本上，我相信有超自然的神力，相信有靈魂，相信能轉世，也相信人力再強大，也敵不過神力，但是，我對於神力是不是能在適當的時刻降臨，大展神威，卻大是懷疑。

從地球上的歷史看來，各種宗教所記載的，明確之極的神力，似乎都已遠離地球，無意再來了！

人類對於神祇的態度，大致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毫無疑問地相信，相信有至高無上的神的存在。另一種，則不免抱著懷疑的態度，或根本不信，或信而希望透過研究、探索，甚至假設，以明白那究竟是一種什麼現象。

我的態度，屬於最後一種。

我相信有各種各樣，超乎人類力量的存在，統稱之曰「神」，但我要假設出一個道理來，是可以粗略解釋這種現象的。

多年來，根據自身的經歷，多方面地設想，和不斷修正，有了一個大致可算完整的想法。

我根據自身的經歷所作出的設想是：諸神是存在的，甚至確然在地球上有過他們的各種活動。各類宗教的經典中所記載敘述的神蹟，大致上都可以視為真正發生過——神蹟就是神蹟，不必去進行什麼「科學的解釋」。要知道，正因為人類的科學無法解釋那些事，所以那些事才被稱為神蹟。

神蹟是神的行為，神具有神通，諸神各有神通，神通是人類的力量永遠達不到或目前未能達到的一種力量。所以，神不是人——神不是地球人。

從這方面引申開去，我的假設便有了比較肯定的結論：諸神不是地球人，諸神是外星人。

外星人來到地球上，憑藉著他們超自然的力量，顯示了奇蹟，在落後的地球人心目之中，就成了神。

而且，我相信，有一個時期，有許多不同的外星人，都在這個時期，來到了地球。那時，地球人的智力，還只在啟蒙時期，對於具有超能力的外星人，根本沒有理解的能力，所以只有衷心地崇拜，宗教也由此形成。

這個時期，大抵是幾個大宗教的教主開始在地球上行道的時期，宗教的教義，大同小異，教主的性格，則互不相同。

這期間，必然也有不少地球人，在神（外星人）的教導之下，學會了超特的本領（得了道），或甚至於轉換了生命的形式，成了外星人（成了仙），種種有關這方面的傳說和記載，儘管太有可能經過誇張和渲染，但總有一點因頭，不會是憑空創造的。

我的想法，大致如上述。所以，我認為，如今，幾個主要宗教的神，並不在地球上，如今在地球上發生影響力的，是當年他們的神蹟所遺留下來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力是心理上的，不是實質上的。

也就是說，如果喇嘛教徒要改變現狀，外來強勢要鎮壓的話，喇嘛教信奉的諸神菩薩聖母什麼的，並不會運用他們的超自然力量來打擊強勢，搭救信徒。

單憑信念的信徒，信念再強，也敵不過地球上的殺人武器——他們或許有可以相抗的外星武器，但不在他們手中，或者，他們不會用。

而他們的神，不知在宇宙的哪一個角

落，發生在地球上的事，他們可能知道，可能根本不知道，或是遠水救不得近火，等天神再降，只怕是地球上幾千幾萬年之後的事了！

剎那之間，我想到了那麼多，是由於本來，一切都只是假設，但現在，事情嚴重到了必須根據假設來行事了。

具體一點說：眞正的二活佛轉世靈童，不能被確認，不然，就會有巨大的變化。而外來的強勢，也必然會運用一切力量，扶植他們找出來的靈童，而不讓眞正的靈童面世——這其間，任何恐怖、殘忍、卑汚的手段，都會使出來，不會留情。

再進一步，如果希望現狀改變的勢力，知道了有眞正的二活佛靈童存在，那麼，就一定會盡可能使之被確認，以達到變動，至少可以製造混亂之目的。

那是一個可以無限制擴大的漩渦——可以擴大到把全世界都捲進去！

我和白素，在這樣的情形下，應該怎麼辦？

當我在思索這一切的時候，白素的思路自然與我相同，所以我們互望著，一時之間，誰也不說話，神情也都肅穆之至。

難怪我們心情沈重，我們兩人，在過去的歲月之中，曾經有過各種各樣的經歷，面對各種各樣的古怪，可是卻從來也沒有一件事，性質是如此嚴重的。

而且，這件牽一髮而動全身，可以影響世界局勢的大事，都繫於我們的一念之間——我的意思是，如果我們放手不管，和我們積極參與，竟然可以出現改變歷史的局面，在這樣的壓力之下，心情之沈重，可想而知。

白素先開口，聲調緩慢：「若是沒有人主持公義，強權就一定長存，恃勢橫行霸道的事也不絕，正義就得不到伸張，黑白被顛倒，人權被踐踏——那絕不是人類社會應有的現象。」

我苦笑：「我完全同意你的話，但是你所說的一切，正是如今人類社會的寫照，而且，好像自古以來，就是這樣子。」

科幻長篇小說



轉世暗號

伍　牽涉重大

白素搖頭道：「不，雖然很緩慢，但是公義正逐漸抬頭，強權正逐漸沒落——這正是一直有人不畏強權，與它抗爭的結果。」

我抿著嘴——我和白素，其實並不是在爭辯什麼。白素所說的一切，是毋庸爭辯的。我們只不過是在討論，先肯定了應該怎麼辦，然後再逐步去實行。

而我們實際上也都知道，這件事，既然已沾上了身，想揮也揮不去，問題是在於如何在極度的危險之中，一方面行事，一方面儘量保護自己。

我還是多問了一句：「會有什麼後果，你考慮過了？」

白素並沒有什麼咬牙切齒的堅決神情，她只是姿態優雅地點了點頭，彷彿那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一樁。

我倒有點抑不住心情的激動，迅速地來回走動著，頗有熱血沸騰之感——眞正靈童的出現所可能掀起的軒然大波，似乎已經出現了！

白素的聲音平靜：「神蹟並不一定已經消失。七叔當年遇到的那個老喇嘛，對日後事態的發展，作了精確的預言，就是奇蹟。當年，大活佛在如此惡劣的形勢下，間關千里，竟能携帶了大批財物和隨從，遠走他方，也不是他領了什麼特別通行證，儘管有勢力絕不想他逃亡成功，可還是成功了！」

我笑了起來：「你不必舉例來增強我的信心，既然決定做了，我就會盡力。」

白素吁了一口氣：「我聯絡上的那位活佛說，他們，一直跟隨大活佛的那一支，從來也不知道二活佛那邊，有過這種事發生。他們只知道，在上一世二活佛圓寂之後，有一個二活佛身邊的喇嘛，名字叫登珠活佛的，突然失了踪，不多久，二活佛的轉世靈童，就被確定了。」

我道：「七叔當年遇到的，就是登珠活佛？」

白素道：「有可能——現在的問題是，大活佛那方面，早已明擺著和外來強勢對

科幻長篇小說



轉世暗號

伍　牽涉重大

抗，所以，登珠活佛留下來的訊息，要讓二活佛那方面的人知道，也要讓一直被外來強勢所矇騙的教徒知道，形成一股尋找眞正轉世靈童的形勢，這才可以對抗強勢的控制和擺佈！」

我說得很鄭重：「這些事，一開始，訊息由我們這裡透露出去，接下來的事，就不必我們直接參與了！」

白素道：「當然，我相信，有關登珠活佛傳出的訊息，現在已經在喇嘛教之中迅速地傳開去了，而且，很容易使人相信，因爲當年也曾有類似的風聲，並且有地位很高的活佛率隊去追尋訊息，這些事，都還有人記得，甚至還有當年的參與者，可以證實其事。」

我吸了一口氣，估計下一步的情形會如何。

白素已說出了我還沒有想到的事：「二活佛方面，多年來一直受到外來強勢的『優待』，甚至不在他應該駐守的寺廟之中，這也引起了不少有地位活佛的不滿。我想，當訊息傳遞到了一定程度時，一定會有一批有地位、有影響力的活佛，會設法想和當年與登珠活佛有緣會晤的那個漢人會晤，因爲只有那個漢人，才有眞正二活佛轉世的第一手資料！」

我呆了半晌，倒了一杯酒，緩緩地轉動酒杯。白素所說的，與登珠活佛有緣的那個漢人，自然就是七叔。我也同意白素的推斷，要使人確信二活佛有眞有假，就必須有十分確鑿的憑據，絕不是空口說白話就可以的。

這是非同小可的大事，只怕是自從幾百年前，正式確認二活佛的地位之後，最重要的教中大事。

七叔自然是一個關鍵性的人物。但是，別說根本沒有人知道七叔在哪裡，就算知道了，七叔出現了，也沒有用，更重要的是，白素剛才所說的「第一手資料」——那三件法物！

想到這裡，我的思緒又紊亂了起來，我忽然想到，七叔自那年年初七離開了老家之後，自此就沒有了音訊，會不會和他有了那三件法物有關？

當年，已經有不同勢力的喇嘛，勞師動眾，間關萬里，追踪七叔，要索取那三件法物，雖然被七叔打發走了，但是事情牽涉到了如此巨大的財寶和權力上的利益，對方肯就此算數？

那就大有可能，七叔在離家不久之後，就遭了暗算，中了埋伏，早已遇害了。不然，如此大規模地打探，不可能一點消息也沒有。

我又想到，七叔當年，在大堂之中，在幾百個族人的面前，展示這三件法物，可能別具用心——他的目的，是要許多人看過這三件物事，留下深刻的回憶，在若干年之後，還能說出當時的情景來。

像現在，若是要求證登珠活佛留下的訊息，找不到七叔，找不到那三件法物，突然有一批人，堅稱當年確然曾見過這樣的三件異樣物事，對於想查訪眞相的人來說，自然有一定的說服力。

七叔是不是早已料到了自己會遇害，所以才預先作了這樣的安排？

我把我所想的，說了出來，白素很是重視：「當年見過這三樣物事的族人，能召集多少人？」

我苦笑：「家族早就散了，眞要努力，花一番功夫，七個八個，總可以找得到的。」

白素雷厲風行：「託小郭，立刻進行，備而不用。」

我道：「只怕不是備而不用，是非用不可，因爲眞有活佛想來求證的話，這是唯一的證據了！」

我的意思是，既然七叔和那三件法物再無出現的可能，那麼，自然只有依靠當年目擊者的證明了。

但白素卻沒有同意我的話，她緩緩搖了搖頭。我忍不住問：「你的意思是，有可能找到七叔？」

白素仍然在搖頭：「不，我看不出有任何可以找到七叔的可能，但是這封信來得蹊蹺——知道登珠活佛所傳訊息的，不止

七叔一個人，這個發信人，重要之至，應該把他找出來。」

我同意白素的想法：「找人的事，自然少不了委託郭大偵探。」

白素笑道：「託小寶去找他，叫小寶把經過向他說一遍，我們就省了事了。」

我和白素想省事，事實上，真的省了事，因為溫寶裕一離開，已想到了要把那發信人找出來，所以早已去找了小郭，透過他去找那個發信人。

而小郭也已經採取了行動，他的行動並不誇張，很是大路。他透過錫金當地的各種傳播媒體，發出了這樣的訊息：「曾寫信給衛斯理轉衛七先生者請留意，衛七先生多年不知下落，以致尊函無從轉交。請立即和衛斯理先生聯絡，對閣下而言，可能極其重要。」

這訊息傳遞得很好，尤其是最後一句。我們的假定之一是，那發信人有可能是真正的二活佛轉世，那麼這一句話，就一定可以吸引他，使他露面。

小郭在電話中告訴我：「估計不必三天，就可以有消息了。」

可是小郭估計錯誤，三天之後，什麼反應也沒有。於是小郭又把傳播媒體的範圍擴大到了印度北部的幾個邦和尼泊爾、不丹。

但又是三天，仍然沒有音訊——小郭那方面，事情進行得沒有進展，可是整件事，卻有了石破天驚的大發展！

第七天一清早，我還沒有醒，大抵天色也未曾大放光明，就聽得乒乒乓乓的聲音，夾雜著老蔡的喝罵，和溫寶裕的大呼小叫。

溫寶裕叫的是：「不得了啦！不得了啦！」

老蔡年紀大了，起得早，本來，他的耳朵已不太靈光，可是由於溫寶裕叫得實在太聲音嘹亮（大有乃母之風），所以他也聽到了，於是他也高聲回應：「辣塊媽媽，什麼事雞毛子喧叫的！」

溫寶裕還在叫：「快來看！快來看！」

陸 賞格

小魚930729

科 幻 長 篇 小 說

轉世暗號

陸賞格

儘管我知道，溫寶裕一向行事誇張，但是出現了這樣的場面，也可以知道，一定事情非同小可，我自床上直跳了起來，白素欠身坐起，低聲道：「別緊張，只不過是有人出重酬，要知道七叔的下落。」

我不禁大是驚訝：白素她是怎麼知道的？

白素笑道：「昨夜我聽廣播聽到的——看來，全世界的電台，都在傳播這個訊息。」

這時，已聽到溫寶裕奔上樓來的聲音，在他未曾敲門之前，我總算及時把門打開，閃身出去。

只見溫寶裕捧了一大疊報紙，滿面通紅，喘著氣，把報紙向我一送。

我接過了報紙，就看到了頭版上的「尋人懸賞啓事」六個大字。

接著便是尋人的內文，內文並不驚人：

「尋找衛七先生，衛先生多年前，曾於錫金剛渡，與登珠活佛會晤。亟欲與衛七先生會晤。」

啓事並未說明是什麼人亟欲與他會晤，但是卻提出了嚇人的重酬：「凡通風報信牽線，導致可與衛七先生會晤者，重酬一億英鎊。能提供任何有關衛七先生十年內之訊息者，經查證屬實，也可獲得不少於一百萬英鎊之酬金。總數兩億英鎊之酬金，已存於瑞士銀行，可隨時提取，歡迎向銀行查詢，絕不食言。」

這樣的一則啓事，竟然沒有正式的具名，具名的是：「欲見衛七者」，聯絡的一個電話號碼，看國際地區分碼，是在瑞士洛桑。

我大概只用了二十秒看啓事，溫寶裕已問了三十多遍：「會是什麼人？」

我再看啓事末的附註：「此啓事會於世界各處傳播媒介中出現，持續十天。」

我這才回答溫寶裕：「不——我不知道是什麼人！」

溫寶裕用疑惑的眼光看著我，我搖頭：「當然不是我，你想岔了！」

溫寶裕搔頭：「會是喇嘛教？」

這也是我想到的第一可能。喇嘛教有極雄厚的財力，雖然已失去了根本重地，但是當年大活佛出走之時，聽說把神宮之中，數百年來積存的無數珍寶中的精品，全都帶走了，這些精品，要用數以百計的馬匹來運載，所以大活佛當年的出走隊伍，實在是一個浩浩蕩蕩的大隊伍，而居然未被攔截，難怪白素認爲必然有超自然力量在起作用，屬於神蹟之一。

所以，喇嘛教隨時可以拿出一億英鎊來。

如果是他們，目的是什麼？難道他們也想到了，眞正的二活佛轉世，有助於對抗外來強勢？

一億英鎊，對尋人酬金來說，自然是驚世之舉，但若能恢復喇嘛教歷來的地位，那一億英鎊，也就微不足道，因爲那種抗爭，若是成功，所帶來的利益之巨大，豈能以金錢來衡量。別說瑞士銀行中的一億英鎊，就算整個瑞士國，只怕也及不上！

只不過，想達到這個目的，不知道要經過多少曲折的歷程，而且，還避免不了流血和犧牲——那是要改寫歷史者所必須付出的代價——也避免不了動亂和各種災刼。我閉上了眼睛一會，心情也很矛盾，喇嘛教要謀求自己應有的地位，這自然是他們的權利，我是不是應該積極去參與呢？

白素也走了出來，她看了啓事之後，默默無語。我道：「如果刊登啓事的是喇嘛教，那表示發出去的訊息，傳得極快，大活佛那一方面，已經在積極地利用這個訊息了，他們的行動很快。」

白素默然走進書房，我和溫寶裕跟了進去，白素才道：「也有可能，是不想眞二活佛轉世的反對力量，要找七叔，消滅一切證據？」

白素這樣說的口氣，也很猶豫，我立時否定：「不會是他們——他們的行事作風是鬼頭鬼腦，絕不會鬧得全世界都知道——對他們來說，一個城市是下雨還是出

科幻長篇小說

轉世暗號

陸賞格



太陽，也是『氣象秘密』，不能亂說的！」

白素笑了一下，伸了一個懶腰，丰姿慵美：「我看，這幾天內，一定會有人來找你，向你套取進一步的訊息——喇嘛教也不知道轉世靈童的暗號是什麼，而他們一定很想知道。」

我皺著眉，先向溫寶裕望了一眼。溫寶裕忙道：「我不會說，我沒對任何人說，連對小郭也沒說，這事……事關重大，我不會開玩笑。」

我「嗯」了一聲，拍了拍他的肩頭：「這秘密暗號，只有我們四個人知道，絕不能告訴他人，不然，一傳出去，只怕有上萬人會來爭認是二活佛的轉世靈童了！」

溫寶裕舉起雙手，作罰誓狀，紅綾揉著眼走進來，剛好聽到了最後一段話，她也高舉雙手，然後，她看到那則啓事，很奇怪地問：「這啓事有什麼特別？」

紅綾會有此一問，是意料之中的事。她在蠻荒長大，回到文明世界之後，一直沒有機會接觸金錢。所以，「一億英鎊」這樣的字眼，在她看來，和「一銖泰幣」，並沒有多大的分別，所以她才看不出那啓事有什麼特別之處。

溫寶裕解釋：「這是一大筆賞金，數字極大，足以引發人性中所有的醜惡。」

紅綾對之不感興趣，一個轉身，又走了出去。

白素望向我：「有人找上門來，我們共同應付，尤其是喇嘛教的人——」

白素的話還沒有說完，就聽到了鈴聲和開門聲，接著便是老蔡的怪叫：「我的媽，你們是什麼人？喂，喂！你們這是幹什麼？我又不想上吊，給我這東西做什麼？」

隨著老蔡的怪叫，是一陣宏亮的誦經聲。我和白素失聲道：「來得好快！」

四個人一起行動，自然是紅綾最快，身形一閃，已出了門口，我和白素緊跟著，才出書房門，就看到樓下的奇景，老蔡正在不斷後退，脖子上已掛了兩條白綢帶，一共有三個喇嘛，正走進來，第三個喇嘛，雙手捧著另一條白綢帶，要向老蔡的頸上掛去。

我一見這個情景，想起老蔡剛才所說的「不想上吊」，忍不住大笑起來——向他人獻上綢帶，是喇嘛的禮節，很是隆重，可是老蔡卻聯想到了上吊，豈非滑稽！

我一笑，三個喇嘛一起抬頭向上望來。但是他們只是望了一下，立刻又被已下樓的紅綾所吸引，紅綾來到了他們的面前，圍著他們打轉，神色好奇之至，就差沒伸手去摸捏他們了。

喇嘛的服飾異特，身邊的法物又多，初見的人，都覺得新奇，紅綾天性率真，不知禮儀，自然更是好奇。

這時，三個喇嘛又各自取出白綢，掛向紅綾的頸上，紅綾欣然接受。

有喇嘛找上門來，這本是意料之中的事。意料之外的是，三個之中，有一個年紀老的，我一眼就認出了他來！

上次我見到這個老喇嘛，已是很多年之前的事了。那時，他已經老得不能再老了——那意思是，那時他的臉上，已經沒有空間容納多一條皺紋了，所以事隔多年，他的樣子，也不可能再改變，真正還是老樣子。

這老喇嘛，我熟，白素對他更熟悉。

（上一次，和「神宮」、「喇嘛教」打交道的經歷，是我和白素的冒險生涯之中，最驚心動魄，九死一生的一節，若不是當時年輕，絕不會發生——現在回想起來，猶自會感到寒意。）

（那一段經歷，記述在《天外金球》這個故事中。）

我一眼認了出來，白素自然和我一樣，我們兩人脫口叫了出來：「章摩上師！」

老喇嘛剛才抬頭時已見過我們，這時再抬起頭來：「兩位久違了！」

溫寶裕熟知我的經歷，一聽叫出了名字，他也不禁「啊」地輕呼一聲。

章摩早已被奉為活佛，在教中的地位極高，在五名之內，而且由於他年紀老，早就受到破格的尊敬，如今自然更是地位崇高，連大活佛二活佛，對他也要格外尊敬。

科幻長篇小說

轉世暗號

陸賞格

像他這種地位，一般來說，早已不問世事，至多在寺中向教衆宣解經義，本身也已具大神通的了。

以他這樣的地位，居然登門造訪，可見得這次行動的重要性了。

我還不知道造訪的目的是什麼，和白素互望了一眼，齊聲道：「上師久違了！」

下了樓，照例有白綢掛向頸上，紅綾在我身邊低聲問：「這老人有多老了？」

我想阻止也來不及，章摩已經道：「老得記不得了，你是衛先生的女兒吧！」

對於章摩有超異的能力，這一點我絕不懷疑。紅綾正點頭間，章摩已伸出手來，在她的臉上，撫摸了一下，老臉之上，神情變得驚訝之至。

白素立時問：「上師看我這女兒怎麼樣？」

章摩仍是神情訝奇：「她……她……根本已是神仙中人……她……」

以章摩活佛這樣睿智的人，竟然無法形容紅綾是怎樣的一個人！

這種現象，雖然很玄，但箇中原由，卻也不難明白。

章摩是有神通的上師，也就是說，他有和人心意相通的能力，這種能力是基於他的思想能，和別人的思想能，可以有直接的接觸和感應。

思想能也可以稱爲腦電波，人人都有，不斷在活動，許多不可思議的現象，都與它有關。

章摩有極敏銳的感覺力，他一接觸到紅綾，就感到紅綾的思想能特別強烈，與一般地球人大不相同。他並不知道紅綾曾有奇遇，她的腦部功能經過「釋放」過程。一般人腦部功能的運用，只有萬分之一，而紅綾若是可以運用十分之一的話，已經比普通人強了一千倍，章摩自然要驚訝莫名，一時之間，不知說什麼才好，只好說紅綾是「神仙中人」了。

我和白素見了這種情形，都很高興。章摩還在望著紅綾，臉上的皺紋不斷地聳動著，其狀怪異之至。我忙道：「她有一段奇遇，並不是什麼人轉世，你別誤會。」

章摩古裡古怪地笑：「轉世的人我見得多了，就算積十世之修行，也達不到她這種程度。」

所謂「積十世之修行」，意思就是「積十世之記憶」，章摩這樣說，我也不覺得奇怪，因爲白素的母親所給予紅綾的知識，普通人窮十世之精力，也未必學得全。

章摩雙手合十，喃喃自語，紅綾作了一個鬼臉，後退了幾步。

這時，在章摩身後的一個喇嘛，看來約莫有六七十歲的，忽然開口，他身形瘦削，但是聲音很是宏亮，一開口，令人爲之一怔。

他指著我：「尊駕就是當日在衛七身邊的那孩子麼？」

這句話，令我陡然呆了一呆，他能問出這樣的話來，可知當年那一隊喇嘛，他是身在其中的了！

那也使我很是興奮，因爲我曾作過種種假設，其中的一項，是七叔離開之後，又和那隊喇嘛相遇，被喇嘛所殺害，搶走了法物！

我盯著那喇嘛看，當然無法找出當年的印象來。我沈聲道：「是，當年的事，上師參加過？那正好，我有許多事正想問一問。」

那喇嘛看來甚是粗魯，一伸手，想來抓我的肩頭，但是他才一出手，另一個中年喇嘛就揚手把他的手拍了下去，同時向他怒喝了一聲，令他立時低下了頭，神情甚是惶恐，看來中年喇嘛地位很高。

但地位再高，我知道也絕高不過章摩，所以我向章摩問道：「上師大駕遠來，是爲了——」

章摩又雙手合十：「想請尊駕去見大活佛——大活佛想見尊駕！」

我不禁呆了一呆。不是教徒，大活佛在我的心目之中，也不過是普通人，我不會對他有任何宗教上的崇拜。但是大活佛卻又不是普通人，他的信仰、他的地位，牽涉在極其複雜的勢力爭奪之中，他是一個

科幻長篇小說

轉世暗號

陸賞格

宗教領袖，也是一個政治人物，這是政教合一的結果。他和他的追隨者，都聲稱他的國家、他的人民、他的信徒，均處於外來強勢的控制之下，而他想要改變這種情形。

正如我前面分析過，這種改變，會牽動世界局勢的變化。所以，大活佛可以說是一個超級敏感的人物，通常，他的行動，例如他訪問什麼地方，也會引起國際間的外交風波。

他想見我——我卻絕不想和他的行動，扯上任何關係，那一直是我竭力避免的事，我不喜歡捲入任何這一類型的漩渦之中。

所以我用很堅決的語氣拒絕：「我不去，絕不去！」

章摩竟一點也不感到意外：「是，來之前，我們曾在發言女神神像前拈取卜丸，也知道你不會去見大活佛——」

他說到這裡，我已心頭狂跳。

那發言女神，是供奉在大活佛寢室之內的神像，地位很高，只有很重大的事，才向之請示，拈取卜丸，以定去向，據說極靈驗。為了來見我，他們竟進行了這樣的儀式，可知隆重，也可知事情重大。

可是既然占了卜，說我不會去見大活佛，他們還來這裡幹什麼？

毫無疑問，為了白素。上次，「天外金球」那件事中，最先出手幫助他們的，也是白素！

章摩已向白素望去，我急叫：「別答應他！」

章摩卻自顧自道：「衛夫人可願去見大活佛？」

白素沒有立時拒絕：「不知大活佛要見我，有什麼要商討的？」

章摩道：「天機不可洩露，見了大活佛，衛夫人自然知道了！」

我立即再向白素投以嚴厲的眼光，我實在不想白素答應去見大活佛，就算白素很想去，這也要從長計議，不是倉促可以決定的事。

白素一看到了我的眼色，自然明白我的意思，她想了一下才回答：「上師，我會和我丈夫共進退，他剛才拒絕了，我想說服他之後，再答覆你！」

章摩神情黯然：「女神已預言衛先生不會去，衛夫人你是不是——」

我打斷了他的話頭：「如果大活佛想見我們，是為了二活佛轉世靈童的事，那我們不能提供任何幫助！」

章摩雙手合十，垂首不語，那粗魯的喇嘛忽然道：「不對，當日在戲台上，衛七說過，他如不在，就可以找你負責！」

我冷笑一聲：「七叔也說過，來找我的人要說得出暗號來，你說得出，還是你已找到了說得出暗號的人？」

那喇嘛大口呼著氣，沒有再說什麼。我倒捏了一把汗，因為，他說得出那三樣東西，我也拿不出來！

章摩長嘆一聲，其音幽幽，充滿了蒼涼悲傷：「那就算我打擾了！」

他說著，後退了幾步，看樣子已準備離去。白素欲言又止，溫寶裕自告奮勇：「上師，可有用得著我之處？」

章摩望向他，滿是皺紋的臉上，忽然全是笑意，當真有點神秘莫測。

他應聲道：「有，你可勸衛夫人去見大活佛。」

溫寶裕這小子居然立刻道：「是啊，去見一見大活佛，又不會有什麼損失，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白素已向我望來，我長嘆一聲，沒有再作什麼特別的表示，因為我知道白素心中，實在想去！

去見一見大活佛，本來沒有什麼壞處，但是這卻也表示，我們向這個漩渦，靠近了一步！

一步一步接近的唯一結果，就是被捲進漩渦去！

白素見了我這種情形，就道：「上師，大活佛駐蹕何處？」

章摩高宣佛號：「在瑞士洛桑，衛夫人這就起程？」

科幻長篇小說

轉世暗號

陸賞格

我一聽「瑞士洛桑」，就立時問：「在全世界傳播媒體之中，找衛七先生的是你？」

章摩呆了一呆：「不是。」

我又問那粗魯的喇嘛：「我有些問題要請教。」

那喇嘛雙手合十：「請說！」

我吸了一口氣：「當年你們大隊人馬來找七叔，無功而退，難道就此離去了？」

那喇嘛怔了一怔，望向章摩，章摩沈聲道：「問什麼，答什麼，過往神明在，不能有半字虛言，要如同面對業師一樣。」

章摩吩咐得如此隆重，那使我意外。那喇嘛一聽，立時向我行禮，神態也恭謹之至——喇嘛教中，極尊重業師的地位，那喇嘛自然再也不敢粗魯了。

他吸了一口氣：「當年，帶隊的是寧活佛，他足智多謀，熟讀經書，神通廣大，我們一共是四十九人——中原人民，少見喇嘛，我們行程中也惹了不少麻煩。」

我悶哼了一聲，心想：當年你們如此招搖，自然少不免有些阻滯。

那喇嘛的神情，看來完全沈醉在往事之中，我也使自己的思緒回到了過去。

我道：「請你從頭說起，你們是得到了什麼訊息，才會去找衛七的？」

那喇嘛長長地吸了一口氣——他顯然慣於打坐靜修，這一口氣，吸得極長。

他道：「寧活佛有神通，他在神湖之旁，看到了湖中顯示的異象——」

章摩在一旁道：「曲科吉神湖。」

我點頭：「我知道，那是聖湖。」

喇嘛教有許多信仰神蹟，在神湖之中，會有異象呈現，也是神蹟之一，有神通者，通過「觀湖」的儀式，能夠看到已發生、正發生和將發生的事。

這種神通，相當神秘，有一點類似排教祝由科法術之中的「圓光術」，但規模大得多——圓光術只是在一盆水中觀看，「觀湖」卻是在一個大湖的湖水之中觀看。

那喇嘛道：「寧活佛看到，登珠活佛圓寂了。在登珠喇嘛的法體之旁，正有一個漢人離去，他的脅下，挾著一隻長盒子，聖湖再顯示，那盒子中的東西，對本教有重要的作用——」

那喇嘛所說的「聖湖」顯示經過，我一直抱持懷疑的態度。我作這樣的設想：登珠活佛的地位十分尷尬，他是二活佛的親信，但是二活佛死後，他卻受到了排擠——政教合一的結果，出現了權力爭鬥，宗教的神聖意味，也就大打折扣。

所以，一切權力鬥爭中慣用的手段，也一樣會出現在宗教之中。

所以，很有可能，當年大活佛和二活佛（假的）兩方面，都有人在監視登珠活佛的行踪。七叔和登珠活佛相遇之後不久，就被人發現了，這才是訊息的來源。

當然，我不是懷疑喇嘛教真有「觀湖」的神通，只是我的假設更加合理而已。

那喇嘛繼續道：「寧活佛立時起程，一路召集我們，從各種神示上，知道那攜盒人的行踪，一直跟到了他的家鄉，才知道他的名字是衛七——」

那喇嘛說到這裡，向我望了一眼，意思是以後發生的事，你都明白的。

我點了點頭：「你們離去之後呢？」

那喇嘛道：「在離開之後，我們走出了百餘里，便停了下來，寧活佛說，他又有神示，那長盒子中的物事，重要之極，不能落在外人手裡，衛七一定會帶著長盒子離開，我們就在他必經之地等他，再和他交涉。」

我悶哼了一聲，雖然沒有出聲，可是臉色也難看之極。

章摩嘆了一聲，沒有表示什麼。

那喇嘛道：「等了四天，就等到了！」

科幻長篇小說

柒 緣

© 1993.8 關文信

七叔是初七那天離去的，我送到了碼頭，七叔是坐船走的，但要轉火車，喇嘛等他之處，一定是通向車站的必經之路了。

那喇嘛忽然現出一種古怪的神情，放慢了聲調：「我們住在一間十字路旁的大客棧中，客棧的對面，是一個叫『快活坊』的所在。」

我「嗯」了一聲：「我知道那個所在！」同時，我也知道了那喇嘛何以會有古怪神情的原因了。

那所在，地處水陸碼頭的交滙，是長江以北的第一交通要衝，南來北往的客商和各色人等、貨品物資，都在這裡集中，是個很繁華的所在。

凡是這等所在，除了有大客棧、大酒樓之外，少不免會有聲色犬馬，娛樂消費的設施。那「快活坊」就是這些設施的集中地，青樓艷妓，流氓地痞，三教九流，什麼樣的人物都有。

喇嘛教的清規戒律不嚴，那喇嘛當年正是年輕人，只怕曾在快活坊中有過什麼風流回憶，這時回想起來，神情自然難免古怪了。

那喇嘛繼續道：「我們等到了第四天，就等到了衛七，不過當時的情形很特別……很特別……」

他連說了兩遍「很特別」，神情更是疑惑之至，彷彿情形之特別，他到如今仍然無法明白。

他停了一下：「爲了不惹人注目，寧活佛自己和幾個年高德重的，仍是僧裝，其他人全換了漢裝，四人一組，在碼頭和車站，日夜巡邏，奉命不准開口，不能和人發生任何爭執。」

我心想，這個寧活佛心思倒很縝密，不當喇嘛，也可以去做偵探。

那喇嘛見我沒有什麼特別的反應，就繼續說下去：「我所屬的那一組，負責守在碼頭附近，我們是最早看到衛七自船上登岸的。」

聽到這裡，我自然而然，緊張了起來。因爲當年我送七叔上船，我是最後見到七叔的人，自此之後，七叔不知去向。但那喇嘛這樣說，我就不是最後見到七叔的人，七叔的動向，有新的發展——雖然那是很多年之前的事，但總是新的線索。

我用心傾聽，那喇嘛道：「一見了衛七，我們就照寧活佛的吩咐行事。」

我並沒有問寧活佛是如何吩咐的，反正

不外是嚴密監視之類。怎知那喇嘛說下去，雖然事隔多年，我聽了之後，仍為之憤然。

那喇嘛道：「寧活佛吩咐的是，一見到了他，就下手搶奪他身邊的那長盒子——他必然把那盒子帶在身邊。寧活佛又吩咐了——」

那喇嘛不斷強調「寧活佛吩咐」，自然是因為那些事絕不光彩，十分卑鄙，所以他要推卸責任，表示行動的雖然是他，但是一切都只不過是按照吩咐行事而已。

他續道：「寧活佛說，衛七身手了得，所以下手一定要快，要狠……我們四人的懷中，都揣著利刃，那……」

我聽到這裡，悶哼了一聲，章摩閉著眼，緩緩搖著頭。

那喇嘛道：「我手握住了刀柄，在人叢中擠向前去，卻沒有拔出刀來，四個人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才好，因為衛七身邊，並沒有那長盒子！」

我呆了一呆，七叔從跳板走上船去的情形，多少年來，如在眼前，他把長盒子挾在左脅之下，右手撩著衫襟，步履輕盈。那盒子相當大，絕無法藏在身邊。那四個喇嘛見人不見盒，自然是七叔在航程之中，處理了它！

那一段航程不長，船不會再靠岸，自然可以特別吩咐靠岸，但同船的人多，這樣做會太招搖，也會惹起鼓噪，七叔不會那麼做的。

那麼，七叔是把盒子藏在船上了，還是拋進了江河之中？真是神秘莫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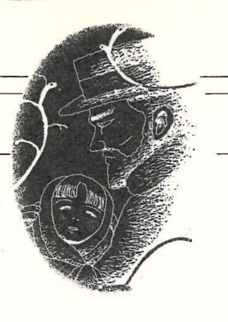
七叔身邊沒有盒子，那倒可以使他免了危險，不然，忽然有四個人持刀攻擊，他身手雖好，也難防暗算。

這個寧活佛也未免太不擇手段了些！

那喇嘛咳了兩聲，搖了搖頭：「他手上也不是空著，而是抱著一個嬰孩！」

我揚了揚眉，對於我那七叔，他有再多的奇怪行為，我也不會意外，但是抱著一個嬰孩，這卻有些匪夷所思，他從來也不

科幻長篇小說



轉世暗號

柒　緣

是一個愛嬰孩的人，我從來也未曾見過他抱過幼年的姪子。

那喇嘛忽然讚嘆了一句：「那嬰孩是一個女嬰，粉裝玉琢，可愛極了！」

他這樣說了之後，意猶未盡：「碼頭上人頭湧湧，何等雜亂，但是衛七抱著女嬰經過之處，人人都會靜下來，停下來，看一看那仙童一樣的女嬰。」

那喇嘛的敘述之中，忽然出現了如此感性的片段，倒是始料不及。

我知道，那一段水路，不過是四五小時的事，我實在無法設想，這麼短的時間之中，在船上發生了什麼事，何以一隻長盒子不見了，卻多了一個女嬰出來！

同樣在聽敘述的人，心中自然也都有同樣的疑問。溫寶裕一揚手：「不對啊，女嬰不能單獨存在，一定有大人跟著的啊！」

那喇嘛點頭：「是，當時我們三個人緊跟著衛七，一個飛奔回客棧，報告寧活佛，寧活佛當時就道：他用長盒子和別人換了女嬰，一定又會換回來的——說法和你一樣。」

溫寶裕問：「你們一定緊釘不捨了？」

那喇嘛道：「是，我們釘到衛七進了一家客棧，要店家找奶媽來餵孩子，那女嬰一聲不哭，雙眼漆黑烏亮，一笑一個酒渦，惹得人人都駐足而觀，衛七也不怕人看，就在大堂之中走來走去，不時用粥水餵那女嬰。不一會，帶來了寧活佛的話，又來了十來人，都是為監視衛七而來的。衛七全神留意女嬰，看來並沒有發現在暗中有那麼多人在監視他。」

我暗自搖了搖頭，那喇嘛肯定錯了，七叔是慣走江湖的人，那些喇嘛雖然換了漢裝，但是行動舉止，必然和常人有異，別說有十來人之多，就算只有一個，也早被他認出來了。

七叔沒加理會，原因我不知道，或許他是真正關心那個女嬰。

那喇嘛又道：「等到天黑，衛七神情焦

急，頻頻問店家，奶媽怎麼還沒有來，正催著，被派去找奶媽的店伙計，滿頭大汗，氣咻咻地趕了回來，一面喘氣，一面告訴衛七，有一個好奶媽，叫莫嫂的，不巧已被穆家莊的莊主請去了！衛七發了急，女嬰也開始啼哭，衛七還沒有開口求，就有兩個婦女，看來是才生產了的，自願奶孩子，衛七這才略略定神，把孩子交給了那兩個婦女——」

他說到這裡，略停了一停：「那天在船上共是七十三人，一個一個我們全是看著上了船的，都沒有人帶著一隻長盒子。」

他忽然又說回了頭，我提醒他一句：「用一張席子捲一捲，就可以把那盒子捲在裡面了！」

那喇嘛呆了一呆，卻又搖頭，否定了我的說法，他的理由是：「寧活佛沒那麼說，所以我們一直監視衛七，注意他的每一個行動。」

那喇嘛繼續述說七叔的行動，七叔打聽到穆家莊去的走法，他向旁觀的人表示，要把女嬰帶著，去找那個莫嫂，不能讓孩子吃百家奶。

那喇嘛側了側頭：「在這段時間中，他說了一句很奇怪的話，他說：『女兒，要有最好的人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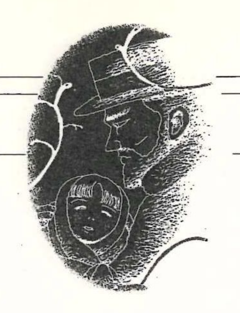
那喇嘛向我望來，我大搖其頭：「你聽錯了吧？」

那喇嘛現出疑惑的神情，我強調：「一定是你聽錯了，七叔怎麼會有女兒？你聽漢語的能力怎麼樣？妞兒、女兒，你分得出來嗎？」

那喇嘛的神情更加疑惑：「或許我聽錯了，妞兒……那是什麼？」

我道：「所有的女孩，都可以稱為『妞兒』，聽起來，和『女兒』差不多。」

這本來是一件小事，聽錯了，也不算什麼，可是那喇嘛竟現出了懊喪之極的神情，用力拍打了自己的頭部三下，喃喃地道：「聽錯了！聽錯了！」



轉世暗號

柒 緣

各人都不知道他這樣自責是為了什麼，等著他作進一步的解釋。

那喇嘛苦笑：「當時，聽得他說那女嬰是他的女兒，我們把這個發現報告了寧活佛，寧活佛想了一想，就說不用再跟了，因為女嬰的媽媽，自然是衛七的妻子，當然早已帶著那盒子遠走高飛，不知道藏到哪裡去，再跟下去，也沒有用處，所以，衛七一上路到穆家莊去，我們就再也沒有跟下去。」

我一聽，就明白那喇嘛沮喪的原因了——由於他誤以為女嬰是衛七的女兒，所以推翻了早先衛七會和什麼人換回盒子的想法。若女嬰不是七叔的女兒，他們就會一直跟下去，可能會有所發現。

由於事情十分複雜，而且處處透著古怪，所以一時之間，我也理不出一個頭緒來。

那喇嘛提及的「穆家莊」，我也知道那個所在，那是一個大莊園，據說，是當年捻軍作反時，一個軍官急流勇退後所建造的，莊中子弟，和我們家族一樣，也性好習武，但是他們很少和外界往來，七叔找上門去，不知會發生什麼事？

我是直到此時，才知道七叔曾和穆家莊有過糾葛，但內情仍是一無所知。

至於那個人見人愛的女嬰，是什麼來龍去脈，更是一點也不知道了。

（那女嬰確然有奇特的身世，更有許多事發生在她的身上，但那些事，不但和這個故事無關，而且和衛斯理故事的關係也不大，所以無法插入敘述。）

白素見我的神情很是疑惑，她道：「至少，知道了和穆家莊有關，要找尋七叔，總算多了一點線索。」

我苦笑：「這線索，可以說是虛無縹緲之極了！」

那喇嘛道：「自那次之後，就再也沒有見過衛七，奇的是，寧活佛也再沒有提起那盒子的事，像是整件事都沒有發生過一

樣。」

我問：「你們之中，可有人知道那盒子關係著什麼？」

那喇嘛道：「沒有人知道，只知道關係著本教大事。」

我心中想，這盒子的事，七叔自登珠活佛處知道了秘密，又告訴了我，直到最近才由白素透露了出去，喇嘛教的眾多活佛，雖然說有神通，但是所知可能還不如我們之多！

一想到這一點，我就向白素望去，意思是問她，大活佛如果問起這件事，她將如何？

白素連想也沒有想，就道：「一切實說！」

我略一思索，覺得也唯有如此，所以點了點頭。我們這種心意相通的溝通方式，行之已久，旁人一點也不知道我們已交換了意見。

溫寶裕大是得意，因爲他只說了一句話，就促成了白素見大活佛之行，他手舞足蹈，對章摩道：「看，你勞師動眾，請不動的人，我一句話就成了，這是什麼道理？」

章摩活佛伸手，在溫寶裕的頭上，輕按了一下，只說了一個字：「緣。」

溫寶裕站著不動，眨著眼，不知道他是不懂，還是在咀嚼這個「緣」字的意思。

白素則在這時，大有深意地望了我一眼。我知道她是在說：你不必不同意了，這件事，會和我們發生這樣的關係，那也是緣。

一個「緣」字，確是玄之又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緣，人與物之間的關係，也是緣，那是天然生成的巧合，絕非人力所能安排。例如我現在在寫字的紙，天知道是由生長在什麼地方的一棵樹的纖維所製成的？我和那棵樹之間的緣，是自從有了我這個人，有了那棵樹那天就建立了的。但爲什麼會有這樣的建立，是什麼力量促

轉世暗號

柒 緣

成這種建立，卻完全沒有人知道。

以章摩爲首，三個喇嘛合十告退，我和白素送了出去，回來的時候，溫寶裕仍然怔怔站立著，看來正在沈思，這小子居然也有沈思的時候，所以我不去打擾他。而紅綾就在這時問：「爸、媽，什麼叫緣？」

我和白素互望了一眼，在紅綾的大腦知識寶庫之中，缺少這類玄妙的概念，我趁機向紅綾，盡我所理解地解釋「緣」這種奇妙的現象——這現象往往被人忽略，誰會去研究何以在馬路上和這個陌生人擦身而過呢？那是每分每秒都發生的普通事，但在每一件平常之極的事件中，都有緣存在，並不一定是驚天動地的事件才有的。

當我解釋的時候，紅綾用心聽著。其實，眞要明白什麼是緣，只怕世上並無其人，我所知道的，能作出的解釋，也只不過是皮毛而已。

紅綾顯然很滿意了：「媽和喇嘛教有緣。」

溫寶裕向紅綾道：「她和喇嘛教有緣，豈止如此，簡直驚天動地——」

紅綾一伸手，抓住了他的手臂：「好，那你就詳細說給我聽！」

溫寶裕也十分樂意，一口答應。

上次的那件事，說來話長，溫寶裕究竟花了多少時間才說完，我也沒有注意，因爲在這時，小郭郭大偵探，大駕光臨了。

小郭帶著不可思議的神情，一見了我就道：「那賞格……那賞格……不是你出的吧？」

我苦笑：「當然不是我，被尋找的人，是我的堂叔。他久已沒有音訊，最後爲人所知的行蹤，超過三十年了，物換星移，滄海桑田，我剛才才知道他曾到過一處叫穆家莊的地方，那個莊子，現在還在不在都不知道了！」

我是當作毫無希望順口一提的，可是小郭聽了，卻精神爲之一振，疾聲問道：「那穆家莊在什麼地方？」

科幻長篇小說

我且不回答，只是直視著他。

小郭忙道：「找人是我們這一行的事業，這賞格已經使全行轟動了！」

我知道以小郭現在的地位，他口中的「全行」，就是全世界的私家偵探。

小郭又道：「不但鉅額的賞金大具吸引力，而且，若是成功，這地位、名譽，更不是金錢所能衡量！」

我笑道：「你前幾年，不是在一次也是找人的事件中，得了什麼偵探之王的榮銜嗎？」

小郭大有得色：「也多虧了你的幫助——已經好久沒有突破了，這次，應該是我大顯身手的機會，何況，要找的人，是我好朋友的親人！」

我當時聽了，並不覺怎樣，後來才知道，我和鉅額賞格所要尋找的人的親戚關係，給我帶來了極大的麻煩。

我很認眞地道：「如果你眞能把我七叔找出來，那麼，你的獎賞之中，還包括了我對你五體投地的敬佩！」

小郭對這份「獎賞」，居然十分重視，以致興奮得漲紅了臉，大聲道：「先謝了——請告訴我，那穆家莊在什麼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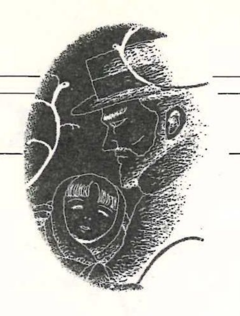
我當時眞有股衝動，想把一切來龍去脈，都告訴他。但略一思索，就覺得還是不說的好。因爲事情不知會如何演變，關係重大，那秘密，暫時只有我、白素、紅綾和溫寶裕四人知道就好了。

當我想到這裡時，我又自然而然地想起了那個發信人，他也知道這秘密，是神秘的第五個知情者。而且，這個人的地位比我們都重要得多，我們不論如何被牽涉在內，始終都是局外人，而這個發信人，大有可能，是眞正二活佛的轉世靈童！

小郭見我沒有立即回答，忽然思索起來，他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只是神情焦急地等著。等到我回過了神來，我才道：「你能在穆家莊中得到消息的可能性，幾乎等於零！」

轉世暗號

柒 緣



小郭道：「只要有一線希望，我也要追查下去，我也要到你的家鄉去追查——這一點，我已經比我的同業幸運得多了，至少我知道從何開始，而他們連如何著手都不知道！」

對於小郭的這種追索精神，我一向十分佩服，他若不是有這種精神的話，也不能成爲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偵探了。說不定在他鍥而不舍的追尋之下，能把七叔失蹤之謎解開來！

爲了這一點，我應該儘量幫助他才是。

我想了一想，先告訴了他穆家莊的所在，那是安徽省北部，和河南省交界處的一個水陸交通要衝，多少年了，是不是連地名也改了，我也不能肯定。

我又道：「我還可以把七叔失蹤之前所發生的一些事，講給你聽，這些事十分奇特，極可能和他的失踪有關。」

小郭一聽得我如此說，簡直是意外之喜，興奮得連連揮拳怪叫。

於是，除了那長盒中的三樣物事是什麼之外，我把一切全部告訴了他，當然，也略去了我打開盒子的那一段。

這一段往事，把小郭郭大偵探，聽得目定口呆，像一個儍瓜。

過了好一會，他才緩過氣來：「難怪會有這樣鉅額的賞格，可是這賞格比起找到衛七之後，所能得到的巨大利益，簡直又微不足道。」

我按住了他的肩頭：「小郭，這事牽涉到巨大無比的利益，牽涉到喇嘛敎的興衰，牽涉到數百萬人民的生活方式，牽涉到一大幅疆土的統屬權，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你若是可以不參加，就樂得逍遙得好！」

我說得鄭重，小郭也聽得認眞，他叫了起來：「不湊這場熱鬧，枉爲人也！」

我知道勸不住他，那就只好提醒他：「這是一塊大大的肥肉，地球上，已很久沒有出現這樣的一塊大肥肉了，想沾點光，嚐

點鮮，撈點油水的人，不知有多少，人類最卑污的手段，都可能在這個過程之中出現，你千萬要打醒精神才好！」

小郭用力點頭，又問：「賞格是喇嘛教出的？」

我搖頭：「不是，很神秘，不知是哪方面出的，喇嘛教的章摩活佛才走不久，大活佛會和白素會晤，我會不斷提供消息給你。」

小郭不住搓著手，直到手心通紅，仍然在搓著。

他來見我的收獲極豐富，一開始，他已比他的同業，領先了不知多少！

他咬牙切齒地道：「好，我這就動身，也會隨時和你聯絡。」

我壓低了聲音：「有關二活佛轉世靈童的事，你絕不能漏半句口風，他們現在正在煞有介事地尋找，找到的當然是假的，可是你絕不能揭穿！」

小郭也吐了吐舌頭：「這事關係重大，我省得！」

他忽然又補充了一句：「事情，現在還只是開始，會有什麼樣的發展，誰也不能預料。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事情一攤了開來，處境最危險的一個人，就是眞正的轉世靈童——只要使他不能出現，現狀就難以改變！」

我同意小郭的分析，但是我不能進一步透露什麼，因爲那涉及「三件法物」的秘密，所以我只是點了點頭，不無感嘆地道：「或許靈童自有神靈庇佑，我們大可不必爲他擔心。」

小郭又發了一會怔，才告辭離去——他這一去，竟然有意想不到的發現，那要等他回來之後再說了。

【下期續完】

【作者簡介】倪匡，名氣太大，無庸介紹；著作太豐，無法備舉。